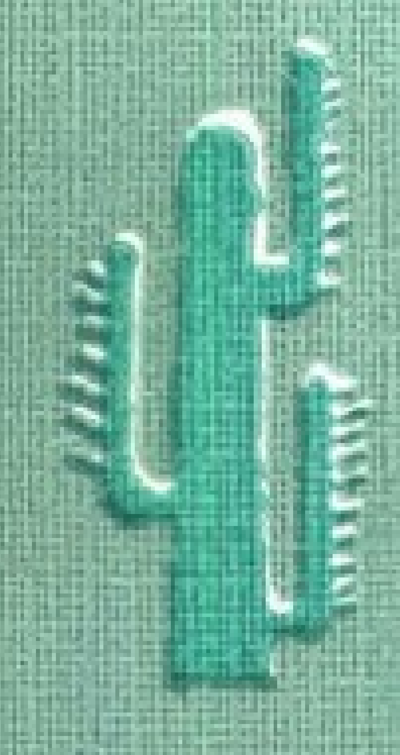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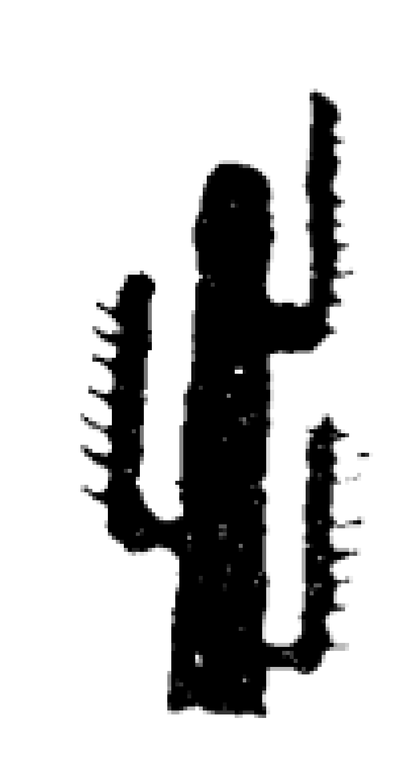
LADING MEIZHOU WENXUE CONGSHU

红唇

〔阿根廷〕曼努埃尔·普伊格著

徐尚志译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

红唇

〔阿根廷〕曼努埃尔·普伊格著　徐尚志译



（滇）新登字01号

Manuel puig

BOQUITAS PINTADAS

根据西班牙巴塞罗那Seix Barral出版社1976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张守义
作家画像：高　莽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红　唇
〔阿根廷〕马努埃尔·普伊格著
徐尚志　张志良译
责任编辑：刘存沛　郭素芹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印装：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云南新华彩印厂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5　字数：160 000
1991年6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二版第2次印刷
印数：1 501—6 500
ISBN 7-222-01809-3/I·467　定价：8.20元



曼努埃尔·普伊格　　　　　　高　莽　画

译者简介

徐尚志　1934年1月出生于江苏无锡县。现为南京大学副教授，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上海分会理事，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1962年至1965年在古巴哈瓦那大学学习西班牙语。回国后，先后在北京语言学院、南京大学任教西班牙语，并从事西班牙文学和拉丁美洲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学的研究工作。翻译出版过《帕斯库亚尔·杜亚尔特一家》、《瓦西蓬戈》、《金蛇》等西班牙语国家的文学名著。发表过《印第安民族和土著主义印第安文学》等若干论文。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

出 版 说 明

拉丁美洲是一个举世公认的充满创作活力的大陆。拉丁美洲文学早就表明，它具有其他地区文坛少有的活力，并且已经占有受到当代文坛特别关注的地位。它为当今世界提供的新的文学发展模式和经验，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为全面、系统并有计划地向我国广大读者、作家和文学研究者介绍拉美优秀文学作品，满足阅读、欣赏、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我社与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经过友好协商，决定从1987年起合作翻译出版“拉丁美洲文学丛书”。丛书以拉美现当代名家名作为主，全部从西班牙及葡萄牙文原文译出。

在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的支持下，我们拟通过几年的努力，使拉美优秀文学作品的介绍工作在我国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特色，为繁荣新时期文学，为世界文化积累和交流作一点微薄的贡献。

前　言

三月的江南是迷人的。在这春光明媚、百花争妍的日子里，我们译完了这部阿根廷优秀小说《红红的小嘴巴》，把它奉献给广大读者，内心感到由衷的喜悦。

本书作者马努埃尔·普伊格（1932— ），是阿根廷的优秀小说家。1951年大学毕业后获奖学金到意大利，罗马继续攻读电影文学。回国后，写作电影剧本，并从事电影摄制工作。1962年侨居美国纽约，1965年又回到阿根廷。1968年，发表第一部小说《里塔·海华丝的叛变》，真实地反映了作者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和社会情况。1970年发表第二部小说《红红的小嘴巴》，它以多样化的艺术手法，生动地描写了一幕爱情的悲剧，深为广大拉丁美洲读者所欢迎。之后发表的小说还有：《布宜诺斯艾利斯事件》（1973）、《蜘蛛女人之吻》(1976)、《天使的命运》（1979）、《永远诅咒阅读本文的人》(1980)和《属于爱情的血》（1982）等。

普伊格以其特有的创作风格，被誉为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后的新一代”的第一位代表人物。他的小说，为当代拉美文学的创作开辟了新的方向。他认为小说创作的关键不在于题材、

情节和结构，而在于语言；他强调创作实践，并主张形式上的绝对自由，不受任何束缚。从1975年以后，颇有一批青年作家追随普伊格的创作道路。

《红红的小嘴巴》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它采用报刊连载小说的形式，分十六期发表；并通过广播剧、电视剧和单行本，在拉丁美洲的公众和读者中广为流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小说的男主人公胡安·卡洛斯是个美男子，在巴列霍斯市后勤处工作，于1936年春天的一次舞会上，结识了奈莉达·费尔南德斯（女主人公，简称妮娜），于是他们相爱了。奈莉达当时在“阿根廷廉价商店”当包扎工。她美貌出众，讨人喜爱，被选为科罗内尔·巴列霍斯城“1936年春天的皇后”。她有两位小学时的同学，一位叫塞莉纳，是胡安·卡洛斯的妹妹；另一位叫玛贝尔，是萨恩斯家的小姐。塞莉纳希望哥哥和玛贝尔结合，从中牵线，于是在胡安·卡洛斯和奈莉达的恋爱生活中产生了纠葛。又因胡安·卡洛斯生了肺病，不得不到科尔多瓦山区去住院治疗，他与奈莉达也只能通过书信表达相互的爱恋之情。在1937年7月至9月之间，他们写了大量情书，这就是小说开头便交代的奈莉达要求胡安·卡洛斯的母亲妥然处理的那一批信件。胡安·卡洛斯与奈莉达的爱情并没有得到完满的结局。奈莉达最后成了拍卖行老板马萨的妻子，而胡安·卡洛斯则于1947年4月18日病死于巴列霍斯家中。

小说还写到了胡安·卡洛斯的朋友弗朗西斯科·卡塔利诺·帕埃斯（简称潘乔），他是一名泥瓦工，后来当上了警察局士官。他追求玛贝尔家的女佣人安车尼娅·何塞法·拉米雷斯（简称拉瓦），并奸污了她，生了个私生子。后来潘乔遗弃了拉瓦，和玛贝尔幽会，经常半夜去她的房间。拉瓦发觉后，有

天晚上，当潘乔从玛贝尔卧房的窗台上跳出时，用菜刀杀死了他。玛贝尔怕丑事被揭露出来，在拉瓦杀死潘乔之后，用安眠药灌入拉瓦口中，让拉瓦不能醒来，她则向警察局谎报称，潘乔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他想再度奸污拉瓦，拉瓦不从，怒而杀之。在拉瓦醒来后，玛贝尔又威胁她照此供述，警方信以为真。直至小说末尾，通过玛贝尔的自我忏悔，事实真相才披露出来。而拉瓦则生活坎坷，几经曲折，后来嫁给了鳏夫洛迭戈。

胡安·卡洛斯和奈莉达的爱情生活是小说情节发展的主线；潘乔与拉瓦的生活纠葛则是副线。这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整个小说的曲折奇妙、波澜起伏的情节；而这些故事又是通过作者的精湛的艺术构思、多样的艺术手法，具体、生动地展现出来。

首先，小说的结构很有特色。一开头，作者公布了胡安·卡洛斯逝世的一则简讯，这是别具匠心的。它起到了渲染整个故事情节的悲剧气氛的作用。接着，以奈莉达写给胡安·卡洛斯母亲的信的形式，让读者对胡安·卡洛斯与奈莉达的爱情生活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如果说，这第一、二两回是小说的开头的话，那么，最后的两回，第十五、十六回便是小说的结尾。第十五回以胡安·卡洛斯的母亲给妮娜的信，以及妮娜和周围人物的生活情景和思想活动，描述了故事的结局。第十六回则是小说的尾声。作者先公布了奈莉达逝世的一则讣告，紧接着交代了奈莉达的家属按照她的遗言处理了前面提到的那一束情书，同时介绍了小说中所有主要人物的归宿。这样，整个小说在结构上，可以说是首尾呼应，前后契合，完整无缺。

细心的读者可以注意到，小说开头部分妮娜给胡安·卡洛

斯母亲的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1947年8月12日，而结尾部分，胡安·卡洛斯的母亲给妮娜的头一封信是1947年8月21日，在时间上是紧紧地衔接着的。这就告诉我们，小说在整体上经过作家的精心构思，达到前后相互呼应。而从第三回至第十四回，便是小说的核心部分。在这里，作者倾注了全部精力，调动了一切艺术手段，进行了大胆的创新。

如果说，作者在开头第一、二两回，是运用了“书信”和“广告”的手法来介绍小说的话，那末，第三回，作者便运用了他所擅长的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的表现方法。一是用“照相簿”中一张张照片，具体地介绍了胡安·卡洛斯的情况：他的诞生地，他的小伙伴们，他的家庭成员，他从孩子到成人的生活历程，等等。并且展示了胡安·卡洛斯周围众多的男男女女的不少生活照片。二是用“小姐的卧室”的放大镜头，介绍了玛贝尔的生活习性，以及她与朋友的交往情况；还利用一本杂志，介绍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阿根廷青年的生活情趣。三是用“日记本”的形式，反映了胡安·卡洛斯的生活，他身体羸弱，患了肺结核，仍好酒嗜赌，不加节制地追求生活的欢乐等等情况。

必须说明，作者对一些重点章节，却又是运用了直接描写的手法。如第四回对奈莉达的家庭生活和工作情况，以及她的思想活动，特别是与胡安·卡洛斯的亲密约会等等情况，都是作直接的具体的描绘，只有这样，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生活，才能细致地展示出来。如果我们再结合第七、八回胡安·卡洛斯住院后写给奈莉达的信来看，那末，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就会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所以说，直接描写的章节，显然是作者重笔浓描的地方。再如第五回对玛贝尔的生活，也是从各个不

同角度，多方面地作正面的如实的描写的。既有对她讲究的穿着、丰盛的食品的叙写；也有对她作为一位女教师的教育孩子们的介绍；又有对她与未婚夫赛西尔谈恋爱的描写。因而，玛贝尔的性格，也是十分鲜明的。

作者还根据艺术创作的需要，同时运用各种方法来刻画人物。在潘乔与拉瓦的爱情生活的矛盾纠葛中，先是运用正面描写的方法介绍两人如何认识：是潘乔趁拉瓦上街购物时走上去搭讪，在认识后又频繁地接触。继而作者便用"记录"式的手法，介绍他们在1937年4月26日举行的民间舞会上跳舞的前后情况：例如约定会面的地点是在哪里？天气怎样？有没有月亮？在黑暗处潘乔和拉瓦的想法各是什么？以及拉瓦的眼泪淌到了哪些地方？等等。后来，便公布了巴列霍斯地区医院的一份"病历卡"，用以说明拉瓦已经怀孕。又用巴列霍斯警察分局审理杀人案件的"原始记录"，介绍了拉瓦如何杀死潘乔的经过。这样，起到了特有的艺术效果：既具体、生动，又显得真实可信，从而使读者产生强烈的真实感。

通过两人的对话来刻画人物的性格，也是作者运用的重要方法。如在第十三回中，写到玛贝尔来到阔别多年的老同学妮娜的公寓，两人进行了大段的对话。通过对话，揭示了玛贝尔为妮娜与胡安·卡洛斯的恋爱生活经历所埋藏在灵魂深处的嫉忌心理和醋意，真是维妙维肖，栩栩如生。又如作者在第十回中，写到拉瓦由于生活所逼，从巴列霍斯来到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找妮娜帮忙谋谋工作做，便是通过打电话的方式进行了大段的对话，通过对话，描述了妮娜婚后的家庭生活，以及同情拉瓦、愿意给她的私生子一些衣服等。

作者还广泛运用人物的内心独白来刻画人物。通过剖示人

物的心灵世界，把人物写活。如第十一回，便写了拉瓦的丰富复杂的心理活动，她边洗衣服边胡思乱想：她想到了小潘乔是不是醒过来了；小潘乔长得与父亲一模一样。而潘乔在她的脑海里又复活起来了：他正穿着制服在鞭打一个囚犯呢！他年纪大了，就可把士官的职务让给儿子；她幻想着小潘乔的两条腿成了罗圈腿了。她又想到，自己即使死了，还给潘乔留了一个儿子；想到与潘乔跳的探戈舞，使自己着了魔似的，自己的心在热血沸腾，后来又把自己置于被污辱的地位；又想到把小潘乔带到他父亲的面前，他们就去教堂接受洗礼；在教堂里，潘乔作出了最后决定，两人结了婚。又想象自己成了瞎子，但潘乔仍然是爱着自己的，等等。通过这些内心独白，把拉瓦对爱情的向往细腻地揭示了出来。用以说明，拉瓦这个劳动妇女，即使在被遗弃后做苦工的日子里，还是幻想自己应该有美满的婚姻和幸福的家庭生活。这对于理解拉瓦这个人物的性格有很大的好处。

特别引起我们兴趣的是作者在对话形式的运用上别出心裁地只让一方说话，而另一方尽管只字未说，读者却完全可以感觉到他的存在，并且能从上下文的衔接中明白无误地了解未说话一方“说”了（因为留出了空格）但未写出的话。例如第六回，在吉卜赛马戏团的临时帐蓬里，一位吉卜赛老太在给一个男青年算命。这段对话自始至终没有挑明谁是那位男青年，但我们仿佛看到一张简陋的桌子上摊着纸牌，一边坐着那位吉卜赛老太，另一边坐的是胡安·卡洛斯！第十四回写玛贝尔在神甫面前作忏悔，又一次运用了这一技巧。它促使读者去进行思索，与作者共同去谱写另一方的声音。事实上，神甫对忏悔者的简短问话、安慰和规劝可以毫不费事地被解译出来。

最后还必须指出的是，作者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采用立体结构的写作方法，在某一特定的时刻，以众多的画面描绘出小说中不同人物的活动和处境。如第九回中写了1938年1月27日那一天，奈莉达、胡安·卡洛斯、玛贝尔、潘乔、拉瓦等人物各自在干什么？想什么？交代得井井有条，清晰明了。

综上可见，作者在小说中运用的描写方法，确实是多种多样的。诸如书信、广告、照相簿、记事本、档案、对话、独白、直接描写等。这些描写方法交替使用，相互补充，使得这部小说风采多姿，样式完美，从而给读者以极大的艺术享受。

《红红的小嘴巴》，是拉美小说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我们愉快地把这部小说介绍给广大读者，并由此而感到莫大的幸福。

限于水平，翻译中有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一九八九年三月

拉丁美洲文学丛书编辑委员会名单

（按姓氏笔画排列）

目　录

I

深红色的小嘴巴

第一章

……是我的整个生命。

阿尔弗雷多·莱·佩拉①

1947年4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科罗内尔·巴列霍斯城出版的《我们的居民》月刊上，登载了一则简讯：

不幸的逝世

胡安·卡洛斯·埃切帕雷先生忍受了长期病痛以后，于四日十八日去世。享年才二十九岁。死者是这个居民区大家所喜欢的后辈。尽管好多亲友已知道他患了重病，但他的去世，使这个居民区的人都感到突然和分外的悲痛。

由于他的去世，我们的世界失去了一个成员。他神采

① 阿根廷探戈舞曲作曲家。

奕奕，品性出众，集众多美德于一身，深受人们的赞扬。他可亲可爱，这使他有别于这些崇高品德的其他占有者，更赢得了无论是自己人或是陌生人的称道。

胡安·卡洛斯·埃切帕雷的遗体在一大批悲痛欲绝的送葬人的陪送下，埋葬在当地的公墓里。

布宜诺斯艾利斯

1947年5月12日

尊敬的莱昂诺尔夫人：

通过《我们的居民》杂志，惊悉噩耗。思考再三，冒昧给您去信，对您儿子的去世，谨致深切的哀悼。

我是奈莉达·费尔南德斯·德马萨，别人都称我为妮娜。您还记得起我来吗？好几年来，我一直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在婚后不久同丈夫一起来到这里的。尽管在我结婚之前，您和您的女儿塞莉纳对我不理不睬，但是这个十分不幸的消息，使我作出决定要给您写几行字。可怜的胡安·卡洛斯！他不顾一切，一直在跟我来往，但愿他安息吧！最后一次我见到他，是在九年之前。

夫人，我不知道您是否还在怨恨我。不管怎样，我希望上帝佑助您。失去了一个已成年的儿子，这应该是很难忍受的损失。

虽然布宜诺斯艾利斯同科罗内尔·巴列霍斯相距有四百七十五公里之遥，此时此刻，我是和您在一起的，即使您不喜欢

我，也让我和您一起祈祷。

奈莉达·费尔南德斯·德马萨

在厨房新的莹光灯管的照耀下，她盖上了小口墨水瓶，看了看手，发觉握钢笔杆的手指上玷有墨水，就朝洗碗碟的水池子走去，洗去了墨迹，用洗碗布擦干了手指，又拿起信封，用唾液把有胶水的一边舔潮了。在几秒钟内，眼睛盯着罩在桌子上油布的各种颜色的菱形图案。

布宜诺斯艾利斯
1947年5月24日

亲爱的莱昂诺尔夫人：

接到您的回信，我是多高兴呀！事实上，我并不指望您会复信，我原以为您永远不会原谅我了。看来您的女儿塞莉纳还是看不起我。正如您向我提出来的，我把信寄到您的邮政信箱，这样，您就再也不必和她争执了。您知道我看到您的信封时，在想什么吗？我想，您的信封里一定是装着未曾拆开的我给您的信。

夫人：……我现在真是伤心！按理我得安慰您，而不应该这样跟您讲，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才好，我跟谁也不能谈胡安·卡洛斯。我整天在想，那么年轻英俊的小伙子，不幸得了这种病。我常常夜间突然醒来，不知不觉就想起了胡安·卡

洛斯。

我知道他有病，又一次到科尔多瓦山区去休养。可是不知为什么，那时并不感到难过，或者是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他会死去。现在我只在想一桩事：既然他从来不去教堂，在死去之前，他忏悔了没有？但愿他作了忏悔。对于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来说，这是最大的宽慰，您不这样认为吗！我已有好长时间没有去祈祷了，那是从三年之前，我最小的孩子瘦弱多病的时候起，但我现在又去祈祷了。另外，使我害怕的是他完成了自己要想办的事情，您了解一些吗？但愿您不了解。夫人，当我晚上醒来的时候，这桩事常在我头脑里盘旋。事情是这样：胡安·卡洛斯不止一次地给我讲过，他希望死了以后，能把他火化掉。我认为这对天主教徒来说，乃是大逆不道之举。因为教规上说，在世界末日的最后审判之后，紧接着就是灵魂和肉体的复活。我因为多年没有去忏悔了，现在也没有习惯去。但我可以就此事去问问神父。是的，夫人，胡安·卡洛斯肯定已安息了。突然之间我确信，即使他还没有升上极乐世界，至少是已安息了。哎呀，是的，我们应该相信这一点，因为胡安·卡洛斯从未伤害过任何人。好吧，热切地等候您的来信，拥抱您。

—

奈莉达

在衣柜的抽屉里，和一串儿童念珠、圣餐仪式上用的蜡烛以及有阿尔贝托·鲁伊斯·马萨小孩名字的集邮簿一起，有一本封面仿珍珠母的书。她翻动了这本书，一直翻

到有一篇是专门讲最后审判和全体死者的复活为止。

布宣诺斯艾利斯

1947年6月10日

亲爱的莱昂诺尔夫人：

今天下午，我从市中心给小孩买了东西回家，看到了您的信。得悉胡安·卡洛斯在死去之前作了忏悔，并且已按对基督教徒的规矩安葬了，我感到极度的轻松，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您近况如何？心情是否好了一些？我的精神还是振作不起来。

现在，我冒昧提出一件事。他去科尔多瓦后，第一次给我写了一些情书，当时我住在巴列霍斯，讲了一些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事。这些，我本来是不应该给人家讲的，因为现在我已是有夫之妇，并有了两个长得挺健康的孩子，两个男孩：一个是八岁，另一个是六岁，这是上帝的恩赐。现已不容我再去回想那段往事。但当我在晚上醒来的时候，总是想再读一读胡安·卡洛斯写给我的信，似乎觉得将从中得到一种宽慰。在发生了和塞莉纳的事之后，我们停止来往，互相退还了信件。这不是我们两人事先商量好的。有一天，我突然从邮局接到了我寄往科尔多瓦的全部信件。于是，也把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退给了他。我不知道他把这些信烧了没有？但愿没有烧掉。我用一条天蓝色的带子扎在一起，因为这是一个小伙子写的信件。然而，当他在退还我的信件时，却把它们乱塞在一个大信封里，这使我很恼火。因为他没有按我们还在谈恋爱时所约定的去做，用红色的带子把信件扎起来。他应该认真地对待别人重视的事情。这些已是生活中过去的事情了。

现在，谁也不知道这些信件是否还在？要是您找到了，会不会把它们烧毁？所有这一切胡安·卡洛斯的个人私事，怎么处理呢？我记得，有一次他保存了一块另一个女孩的玷有唇膏的手帕。他故意讲给我听，是为了激起我的忌妒。于是我想，要是您不认为是坏事的话，找到了他写给我的这些信件后，或许会把它们寄给我。

好吧，夫人，我希望您继续来信。有一件事使我感到惊奇，您在写信时的腕力，像是一个年轻人的手迹，在此特向您表示祝贺。最近以来，您已经受了巨大的不幸，那些信不致于请另一个人写的吧，真的不是吗？

请记住，我的信是用天蓝色的带子扎起来的，这是很容易发现的，因为没有信封。当我把它们收集起来的时候，我很蠢，把信封都扔掉了，因为我认为这些信封都已经过他人的手触摸过了。您不认为我这样做有一定道理吗？信封在邮局里接触过好多人的手，但是里面的信笺，只有可怜的胡安·卡洛斯碰过，然后是我，只有我们两个人，没有其他人碰过。这样，您就知道，只要凭蓝色的小带子，不必再读落款，就可以知道哪些是我的信件了。

好吧，夫人，希望这几行字能使您高兴起来。

拥抱和吻您！

妮娜

她封上了信封，打开收音机。然后，脱下了旧的家用便服，换上了上街时穿的时装。《探戈舞曲和博莱罗舞曲》的音乐节目刚好开始，可以轮换听到探戈舞曲和博莱罗舞曲。探戈舞曲叙述了一个不幸的人，在冬雨的淋漓

下，回忆起一个明月高挂的炎热夜晚结识了他的情人，可第二天下雨的晚上，他又失去了情人。他害怕即使第二天太阳出来，她也不会再来到自己身旁，这可能只是她死亡的预兆。最后，他祈求如果他情人回来不成的话，那么庭院中的天竺葵也无需再开花了，因为花瓣很快就将凋落。接着，博莱罗舞曲描绘了一对情人的分离，尽管他们十分相爱。这次分离是由于男方有秘密的原因所造成的。他不能向女方吐露实情，只是请求她相信，如果情况许可的话，他会回来的。如同渔船没有被加勒比海的暴风雨所吞没，平安驶回港湾一样。

音乐节目结束了。她面对镜子，继续不断地照着。用过唇膏和鹅绒粉扑后，把头发往上压紧，想做出一个几年之前的流行发型来。

布宜诺斯艾利斯

1947年6月22日

亲爱的莱昂诺尔夫人：

我没有等您的回信到达，正要动笔给您写信的时候，恰巧您的信又来了。我很高兴地知道，由于去看望您的人少了，您能过得更为安静一点。人们这样做是出于好心。殊不知看望的人多了，反会引起麻烦。

我正要写信给您，因为在上封信中，我忘记了问您，胡安·卡洛斯是不是土葬的？葬在墓穴里呢？还是葬在哪个家族墓地里？我但愿他没有随土葬掉。您从来没有进入正在挖掘的土

坑吧？要是您把手去摸一摸土坑坚实的泥土，就会觉得既冷又湿，还夹杂着锋利的碎砖瓦砾块。要是摸到比较松软的泥土，那就更糟了，泥土里尽是小虫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些小虫子，为了寻找它们的养料……，唉，最好是不提它吧！我不知道这些小虫子是怎么钻进那又厚又结实的木头盒子里去的。除非是好多年以后，盒子腐烂了，虫子也就能进去了。但我又不懂为什么不做铁的或钢的盒子呢？经过回忆之后，现在我又记起来了。好像小虫子是我们把它们带进去的，也好像在哪里读到过，说医学院的学生在停尸房解剖尸体时，发现了虫子。我不清楚是在书上看到的呢？还是有人给我讲的？葬在墓穴里虽然不可能同时放进好多花束，但要好一些。我倾向于葬在一个漂亮的家族墓地里，即使这个墓地并不属于他家族，因为它似乎更有气派。夫人，现在我想起来谁给我讲的了。我们身上带有虫子，这话听了很不舒服，可正是胡安·卡洛斯自己讲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愿意火葬，不想让小虫子吞噬了他的尸体。如果这引起您一些什么想法的话，请能原谅我。但我若不跟您，又能跟谁谈及这些往事呢？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怎么给您讲，与胡安·卡洛斯的通信是怎样开始的。事情真奇怪，只有天蓝色的带子，您找到了那么多的信了吗？真奇怪，胡安·卡洛斯向我发誓说，是第一次和女孩子书信往来。当然，后来又过了几个年头，但是即使我们再书信往来，也不管用了，因为我们已分手了。我脑子里想起了他已断绝了再和女孩子书信往来的念头。这是我突然想起的，仅此而已。

他写给我的信，信笺是用同一本白纸本。那是在他去科尔多瓦时，我亲手买的，并和自来水笔一起，作为礼物，送给他

的。我自己也买了一本。这是一种白纸，纸上的褶子好像生丝一般。信的抬头有时是变换的，没有写我的名字。因为他讲这是与他有牵连的，如果我妈妈看到这些信的话，我就可以对她说这是给另一个女孩子的信。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信上有从1937年7月到9月的日期。要是您读一读那时的信，可千万别相信他讲的一切都是真的。那都是胡安·卡洛斯的事情。他总是喜欢惹我恼火。

我请求您尽可能地找到这些信，并十分感谢您能把它们寄给我。

亲切地吻您！

[illegible]娜

她还没有开信封[illegible]起来。[illegible]墨水瓶开着，钢笔放在吸墨水纸上，纸[illegible]现一个[illegible]的墨点。她把折起来的信塞到了围裙[illegible]。[illegible]卧室的门，清除掉了粘附在卢[illegible]女像[illegible]的绒毛。[illegible]女像刻得极为优雅，是用来装饰衣柜的。她倒躺在床上，一只手揉捏着床罩上的丝流苏。另一只手放在枕头中央穿着女奴服装的玩具旁边，摊开了手掌，一动也不动。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几分钟之内，一直抚摸着流苏 忽然，听到了孩子们进入公寓大楼、从楼梯上来的脚步声。她放开了流苏，在袋子里摸了一摸，确信谁也不会发现她藏的信了。

布宜诺斯艾利斯

1947年6月30日

亲爱的莱昂诺尔夫人：

我真高兴。在比我猜想的更早一些时候接到了您的来信。但是读后得知您没有接到我上次的信，不由得令人扫兴。我是在一个星期之前给您去信的，会出事吗？我怕有人已经把信从信箱中取走了。怎样才能让塞莉纳不再去寻找那些信件呢？或者是不让她知道您的邮政信箱？要是塞莉纳找到那些信，或许会把它们烧毁了的！

夫人，要是得花您很多时间来认出那些是给我的信的话，您就把信全部寄来。我会把不属于我的信退还给您。夫人，我非常爱胡安·卡洛斯。请愿谅我可能为此而造成的不良后果，一切都只是为了爱情。

我恳求您能立即答复我，紧紧地拥抱您！

妮　娜

她站了起来，换了衣服，数一数钱包里的钱。来到街上，走过六个街角，到达了邮局。

布宜诺斯艾利斯

1947年7月14日

亲爱的夫人：

十天之前，我就给您去信了，至今没有收到回信。我是为了想把脑子里想到的事情讲给您听，可是那封信您没有收到，谁知道它会被丢到哪里去了？之后，我又给您写了一封信，还

是没有收到吗？也许您已改变了想法，不喜欢我了。有人给您讲了些什么？讲了我的坏话？他们给您讲了些什么！您真不知我的情绪很低落，对什么也提不起精神来。我对丈夫和孩子当然不可能讲什么了。今天，孩子们一吃完午饭，我就上床睡了。这样，至少我可以不用遮遮掩掩。我面容消瘦，我对孩子们说我头痛，这样孩子们就会让我安静一会儿。

每天上午我去市场买东西，然后回家做饭，女佣则打扫卫生。孩子们从学校回来后，就一起吃午饭。我丈夫中午是不回来的，整个上午就这样马马虎虎地打发过去了。但是，夫人，下午却令人忧愁。幸好，女佣近来洗过碗碟后，就回家去了。昨天和今天女佣没有来，昨天我还花了点力气洗了碗碟，之后，就睡了。但今天可不行了，再也忍不住想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了。我连饭桌也没有收拾，就上了床。这是唯一可以让我思想上得到轻松的机会。我把房门关得严严实实。于是我想象，我和您一起，来到可怜的胡安·卡洛斯墓前，两人一起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现在是下午四点钟，又是春光明媚的好天气，本来应该出去走走，但我现在是关在屋子里，以免让人看到我。厨房的洗碗池里，堆起了所有用过的脏碗，过一会，我得去取出来。您知道吗？今天我的女邻居还来了我昨天借给她的熨斗，我几乎无缘无故地不予理睬。我怕我的丈夫提早从写字间回来而周身发抖，但愿他迟一点回来，这样我就可以从容地寄出这封信，我想一定会是这样的。我很想见见您，请您谈谈胡安·卡洛斯这几年里的情况，这几年我没有见过他，很想知道有关他的一切。夫人，我向您起誓，我和马萨结婚的时候，我没有再想起胡安·卡洛斯，只是把他作为我的朋友而已，但是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搞的。我想，要不是塞莉纳讲我的坏话，

或许这个时刻，胡安·卡洛斯还会活着，已经和哪一个好心的姑娘或者和我结婚了。

随信给您寄去《我们的居民》的剪报。我估计这是1936年春节时出版的。是的，很显然，因为那时我正满二十周岁。一切都是从那时开始的。如果不给您增添麻烦的话，请您能把它退还给我，这是一个纪念品。

春天里的一次盛会

按照惯例，“社会”体育俱乐部为春天的到来，在九月二十二日星期六举行了盛大的舞会。由当地的“爱乐”乐队伴奏，在半夜休息时间，迷人的奈莉达·费尔南德斯小姐被选为1936年春天的王后。她苗条的身影就出现在本刊上。与这位刚夺魁的女郎一起的，是她的前任、1935年的王后、令人神往的玛丽娅·伊内斯·利努西。接着，俱乐部节日委员会向大家介绍了事先准备好的，题为“华尔兹的三个时代”的图片。舞会是由业余爱好者劳拉·德巴尼奥斯夫人主持的。她咏唱了几首动听的自由变奏曲。

这次音乐舞会在奈莉达·费尔南德斯小姐和胡安·卡洛斯先生以无比的热情跳出的上世纪末风行于维也纳的华尔兹舞中结束。正如德巴尼奥斯夫人在诵词中所说，他们两人令人信服地表明了“爱情的力量足以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罗德里格斯、萨恩斯和费尔南德斯三位小姐鲜艳的服装，辅之以舞伴们的温文尔雅和无可挑剔的大礼服，令人特别显眼。另一方面，放弃睡觉和休息，仅仅经过数次偏促的排练，就能深刻而流畅地表达出作品的历史和音乐

含义，确是一桩棘手的任务，不容易的使命。这里就提出了一个哲学思考题：有多少人在这个演员的世界里行走，每天都有人到达时代的终点，而不知道在生活的舞台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呀！尽管是最后一对舞伴博得了最热烈的掌声，本编辑部同样地向所有人表示祝贺。这是一次赢得人心的，从各方面来说，令人难忘的盛会，它把大群的人聚集在一起，兴致勃勃地翩翩而舞，直到二十三日的凌晨。

好了，我发觉还没有把给您写信的主要原因告诉您。请尽快给我写信，要是我继续这样神魂不定的话，我怕我的丈夫会发现什么的。

拥抱您！

您的妮娜

附言：您不再给我写信了吗？

她把信和剪报折成三折，放进信封。突然又把它们取出来，把信打开，又读了一遍，拿起那张剪报，吻了好几次，又把信纸和剪报折起来，放进信封，封好了信，把它紧贴在胸口，打开了厨房碗橱的抽屉，把信藏在餐巾中。

她一只手伸向头顶，手指插进头发，用剪得短短的涂成深红色的指甲搔头皮。同时，又点上了煤气炉，打算用热水洗碗碟。

第 二 章

我本想和雷内谈……
谁知他已不复在世，
我要和您谈，
一起交谈，度过这忧郁
傍晚，
我开始感到伤感，
我们一起交谈，还有您在。

鲁伊斯·鲁宾斯坦①

布宜诺斯艾利斯
1947年7月23日

① 阿根廷作曲家。

亲爱的莱昂诺尔夫人：

您让我等了多长时间，却音讯杳然呀！快四个星期没有接到您的信了，但愿不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吧！肯定不会的。我认为现在您可以掌握我的命运了，不是吗？要是我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我不知道怎么能忍受得了。为什么您不给我写信呢？

今天是星期六，下午我打发我丈夫带了孩子们到附近的里弗球场去观看球赛。感谢上帝让我一个人待在家里，因为要是我丈夫再来诘问我的话，我同样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说我近来整天愁眉不展。

您情况如何？在巴列霍斯的时候，星期六的下午，总会有女孩子来我家喝马黛茶。我想要是今天我路过您那里，由于塞莉纳的关系，我可不会到您家去喝马黛茶了。那是肯定无疑的，因为一切纠葛已经开始了。在小学时期，我就是塞莉纳和玛贝尔的同学。事情就出在我在“阿根廷廉价商店”当包装工的时候。她们那时已经当上了小学教师。此外，玛贝尔又是个有钱人家的女孩。而我从这时起，便开始上“社会”俱乐部去。

夫人，我承认干了傻事。问题就出在开始时没有听我妈妈的话。她并非是居心不良的女人，所以不愿意让我去“社会”俱乐部跳舞。什么样的女孩子才去“社会”俱乐部呢？须是穿着十分整齐的女孩，或者是父母亲地位显赫，再或者是小学教师才能去。但是您会想象得起来，商店里的女孩，更确切地说，只能去“娱乐”俱乐部。妈妈给我说钻到那些不该去的地方，只会惹出麻烦来。然而我却说干就干，自行其是。就在那一年，为筹备迎春晚会排演节目，选上了我，而塞莉纳没有被

选上。大家都知道玛贝尔是会选中的，因为她的父亲在俱乐部里是个为所欲为的人物。第三个女孩子也不是会员，但那是另外一件麻烦事，同我没有什么关系。在第一次排练时，在场的有我们被选中了的三对，还有弹钢琴的德帕格利奥洛夫人。德巴尼奥斯夫人用有详细图解的专门教材指导我们舞步，她让我们所有的人从这边“移到”那边。并且提出首先由德帕格利奥洛夫人连续弹三个华尔兹舞曲，好让我们听着。正在这个时候，塞莉纳出现了。她开始凑在我耳边讲话，而不让我专心听音乐。她对我说，她不想再做我的朋友了。由于她的原因，我才得以进入俱乐部，如今她被排除在迎春晚会的演出之外，我却不站出来为她说话。她要求我不要接受俱乐部的邀请，但是她没有同样要求玛贝尔，这样就惹我恼火了。为什么没有勇气给玛贝尔讲呢？还不是因为玛贝尔有钱，我没有钱吗？或者是因为她是教师，而我只唸过六年书？我不明白为什么塞莉纳要牺牲我，而不是另一个女孩。我已经给塞莉纳重复过不知多少遍，不要去填补空缺，问题是在她个子矮小，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租来的服装都是中等号码的。德巴尼奥斯夫人看到我们不是在听音乐，而是在讲话，大发雷霆，从那时起，就对我另眼相待。

最使我恼火的是塞莉纳想让她兄弟和玛贝尔相好。您知道胡安·卡洛斯在和我谈恋爱之前曾向她求过爱，不过后来他们中断了恋情。好像塞莉纳还希望和玛贝尔家结成亲戚的呢。

平时，我在下午七点钟离开商店，看不到塞莉纳和玛贝尔，但是星期六中午休息时，她们两人来我家喝马黛茶。妈妈还为玛贝尔晚上去跳舞梳理头发。玛贝尔是个连梳头也不会的女孩子。第一次排练是在星期一，我记得很清楚，这以后整个星期我没有碰到过塞莉纳。事情真奇怪，星期六到了，只有玛

贝尔一个人到我家来。要是玛贝尔不来，我已决定不再去排练了。但愿她没有来，但是她来了。应该说命运之簿中就是这样写的，虽然想到这里就有点害怕。那天下午，玛贝尔用双手敲着栅门叫喊我，一切都已注定了。我相信，那时，我是那么高兴，把手里的东西都抛了起来！现在我已完全变了。今天我很想死去，连头发也没梳理。

但是为了结束跟塞莉纳的事，我坦率地告诉您，她在我耳边讲的话是：要不是多亏了她，我是进不了“社会”俱乐部的，还说大家都知道阿斯切罗医生的事。

在到“阿根廷廉价商店”工作之前，我替阿斯切罗接待病人，为他注射作准备工作。当我突然离去后，人们议论说我们两人之间必定有不可告人的勾当。他是一个结了婚、有三个孩子的人。好吧，夫人，最好我现在就搁笔，因为要是我丈夫进来，看到信的话，会怎样想呢？待星期一他不在家时，我再给您写信。

25日　星期一

我亲爱的朋友：

我活在这世上，一个人，很孤独。要是我离开了人世，孩子将由我的婆婆或者任何一个人抚养，都会比我更好　昨天，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的丈夫破门而入，我以为他会把我杀了，但结果没有碰我。他走近床边，把我翻过身来，因为我把头埋在枕头里了。我像发疯似地，朝他脸上吐了口沫。他说我将会为此付出代价，但他克制住并没有揍我，我还以为他会把

我打得头破血流呢。

更糟糕的是今天早晨阿斯切罗突然在我脑中涌现，他还是当年那个模样，这使我情绪更加低落。我不像爱胡安·卡洛斯那样爱他，我唯一所爱的人是胡安·卡洛斯。但愿不要把他火化掉。现在问题是，在我这一生里再也看不到我的胡安·卡洛斯了。阿斯切罗是个坐享渔利的人。正是由于阿斯切罗和塞莉纳，我失掉了胡安·卡洛斯。如今他已永远离去，而我这一生要忍受讨厌的马萨。塞莉纳是个罪魁祸首！您的女儿是条毒蛇！得留心她。既然我们互相信任，我可以告诉您，我是怎样失足而终身遗恨的。我十九岁的时候，跟阿斯切罗当护士。有一天在门诊所里，没有其他人。我咳嗽，他就给我听诊。紧接着，他伸出手来抚摸我。我羞得满脸通红，逃到厕所里，重新穿上了外衣。我跟他说是我的不好，因为我想省得去找另一个医生看，请他原谅。您看我那时多傻，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但是我做了一夜的梦，我害怕会再一次陷于窘境。

有一天，我们开车到一个小庄园去进行一次紧急输血，病人是一个产后出血的妇女，经过我们流了好多汗抢救以后，她得救了。在要离开的时候，主人家请我们喝酒，大家都很高兴，我也喝了一点。半路上，阿斯切罗让我斜靠在车窗上，闭着眼睛，可以在途中休息上半个小时，我听了他的话，刚闭上眼睛，他轻轻吻了我一下，我什么也没有讲，汽车就停下了。我想讲这类废话只能是浪费笔墨。一时的糊涂让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呀！从那以后，我们在一切可能的场合碰头会面，在门诊所也是如此。门诊所隔着一架墙就是他妻子的房间。后来她发觉了，我只得到商店里去当包装工了，而他也就不再来找我了。

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您看，我过着这样的日子真要命，整天在家干活，和孩子们嘟囔。早晨，几乎每天早晨，我总得把他们从床上拖起来。大的孩子最糟糕，他已八岁，在二年级读书；小的孩子正巧今年上幼儿园。要给他们穿衣服，给他们喝牛奶。送他们到学校，少不得还要揍几下。男孩子真使人讨厌，一个停了，另一个又来烦你的心。从学校回来的时候，我就去采购，东西都是在市场里买的，因为便宜，但也麻烦得多，要一个一个摊子去跑，还要排队。这个时候，雇来的女佣已经在家打扫卫生了，还替我洗衣服，我就做饭。要是有时间，上午还熨烫衣服。中午，简直没法使孩子们午睡。孩子小的时候情况完全不一样，多可爱！我恨不得把他们一口吞掉，小宝宝真是天真烂漫，只要在街上或者从照片上看到一个小宝宝的话，我就像发了疯一样。但是他们很快就长大了，长得像野人一样。我的孩子在午睡时间总是大吵大闹。十二点半，他们就到家了，有几条街穿越很危险，我让雇来的女佣去接他们。

在巴列霍斯时情景多不一样呀！我不在商店工作的时候。下午，朋友来了，我们聊天，听广播小说。但是在这里，我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后，得到了什么呢？我举目无亲，邻居是一些才搬来的意大利人，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那么缺乏教育。其中有一个金黄色头发的女人，我丈夫确信，她是由一个男人出钱供养的。我不知道可以和谁聊天，一个人也没有。下午，我一边督促这两个小家伙做作业，一边想做点针线活。您知道孩子关在屋子里的样子吗？他们在家具之间奔来跑去，玩小汽车。幸好我还没有添置好家具。为此我也不想邀请巴列霍斯的人来家访问，免得有人来后批评说我的家具摆设没有一点气派。这

种事已发生过一次，我不愿意给你讲她是谁？她这样说得到了什么……

现在是下午六点钟，像平时一样，我头痛得像劈开来似的。我丈夫回来后，情况就更糟，要是晚饭还没有准备好，他就催着马上要吃晚饭；要是晚饭已经准备好了，他又要先洗澡了。您看，这也不算什么坏事。但是，他还没有跨进家门，我就乱了方寸。他的来到，惹我恼火。但这是他的家，他回自己的家来，又有什么过错呢？您可能会说，为什么我要结婚呢？但在刚结婚的时候，我还是有耐心的。现在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生活了，每天都是同一个样子，枯燥无味。

今天上午，我又到动物园去了一趟。动物园离家一点也不远，乘公共汽车十分钟就可到了。因为有天一个小家伙对孩子们说那里有只刚生下来的小狮崽子。昨天星期日我们去看过了，多可爱呀！要是我有钱的话，下月初就去买一只机灵的小狗或小猫。小狮崽可爱极了，蜷缩着身子依偎在母狮旁，母子俩表示出一股亲热的劲头 今天早晨，我控制不住自己，一个人又去看了一次，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小狮崽躺倒在地，脚爪朝天，打滚戏耍。之后，躲进了母狮的身下，好像才出生几个月的娃娃。每天我总得到外面去，我记不清跟谁讲过，这个家我再也呆不下去了，对孩子也再无法忍受了！喔，是的，我记起来了。是跟商场里的一个女摊贩讲的，一个水果摊贩，一个老太婆。有一天她对我说看起来我老是神色不安，不想找个人看看？于是我说有什么办法呢？她回答我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人会平静下来的。喉！难道要我在年轻的时候虚度自己的年华，到老了什么都没有了，就这样死去吗？要是他再不注意，我只能让他见鬼去了。您认为我还能再碰到能第二次给我

生命的男人吗？

我喜欢过去的年轻人，现在的年轻人一个个脸像火鸡似地，但我相信还不至于那么严重。有一天，我突然看到了一群很漂亮的青年，好长时间以来我没有见到过一个真正漂亮的男青年了。那是我到一个俱乐部去给孩子们办理登记，这些小伙子很像"社会"俱乐部里的男人。显然，年龄都不到二十五岁而我已快到三十岁的人了。但是您看多么不幸，俱乐部要求必须由会员给我们作推荐。可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地方，我们举目无亲。我跟我丈夫讲后，他没有给我答复，好像在说你自己瞧着办吧。

哎呀！亲爱的夫人，您会想象到过一会儿，我又得见到他那副脸相了。要是他不在这里，有人会注意到我吗？但是我已经作了准备，只要天地混沌世界末日的最后审判的时候来临，我就要跟胡安·卡洛斯一起去。夫人，全体死者的复活对于我们来说，是多大的安慰呀！为此，要是胡安·卡洛斯被火化，我真会感到绝望。他多漂亮呀！夫人，您有一个了不起的儿子，而您那个女儿，真是卑鄙！要是她在我身旁，我一定会把她掐死。她妒嫉我。您瞧，我知道她的底细，在她十六岁的时候，就让阿尔瓦雷斯家的一个人抚摸过了。后来，又从这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到了二十岁的时候，在舞会上谁也不愿意再和她跳舞了，因为老是缠着人不放，直到进入推销员的柜台里去。在那里，不乏跳过舞后陪伴着她回家的人。

但是她恼火的是我得到了她的兄弟，为此，她对您说阿斯切罗曾经抚摸过我。不过，只是一个人抚摸过我，而且那时我还年幼。相反，对她来说，人们已玷污了她的名字，甚至厌弃她了。她至今尚未成婚，这是她恼火之处。让她当老处女吧？这

个傻瓜不知道结婚以后情况更糟，一个女人守着一个男人直到死去。我倒是想当单身女子。她不知道最后取胜的是她自己，自由自在，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而我则已被判处终身监禁了！

她用力把钢笔扔向洗碟池子，拿起写好的信纸，撕成粉碎。一个孩子从地上拣起钢笔，看了一看，告诉他妈妈钢笔被摔坏了。

布宜诺斯艾利斯

1947年 8 月12日

亲爱的莱昂诺尔夫人：

希望这封信能给您和您的家人带去平安。经过再三考虑，我才给您写信。不过首先我该向您说明，感谢上帝，我有一个为很多人所羡慕的家庭，我丈夫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为同行们所推崇，他使我什么也不缺少。我的两个孩子长得聪明活泼，虽然作为母亲我不应该这样自夸。既然我们真诚相待，我得如实地把事情讲给您听，这样，我就对什么也无可抱怨的了。但我的这些信也许会使您产生一种奇异的想法，从而把我看作是个软弱的人。我对您作为母亲在这种情况下经受的打击，想得很多，为此我想当您知道我也在分担您的痛苦，或许会从中得到安慰。我曾经分担过您的痛苦，可是现在您不再给我写信，说明您是不需要我了。事实是谁也没有把我当作厨房的抹布看待。

我不理解您沉默的原因，就你的疑虑来看，可能有人在您

耳边说了谎话，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嘴巴让您知道一切真相，然后，您可以对我作出判断。我唯一的请求是：要是您已决定不再给我写信了，至少您得把这封信寄回给我，我想信已被打开，表明您已经看过了。我这个要求是不是过份了？

好吧，我不应该跟你这样讲，好像您是有责任似的。其实有责任的是给您讲谎话的人。既然他们不让您了解事实真相，让我来揭露真相吧。这就是我的一生……

我父亲无力让我念书，送我到林肯学校读师范要化很多钱，而他只不过是个花匠，但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妈妈给人家烫衣服，她把收入都存入了银行，以便当我结婚时，屋子里什么都不缺。现在我应有尽有了，不过没有用可怜的妈妈辛苦操劳积攒下来的钱，因为那些钱在我父亲去世时，都花在医药费上了。总之，塞莉纳有机会学习，她比我幸运。

很好，不久前，在胡安·卡洛斯那次感冒还没有痊愈的时候，我们和他讲过，现在塞莉纳该记得这一点：晚上我在小栅栏里和他聊天，谈话越投机，他到寡妇迪·卡尔洛那里去就越晚。别人都跟我这么讲的，胡安·卡洛斯是穿过道口的铁丝网径直到那假装正经的寡妇的家去的。是她而不是我吸去了他的血。后来，他便停止去那里，因为要是他继续和她来往的话，我不愿意再看到他了。当然我这样做是出于恋人自私的妒嫉。我怎么会知道肺部透视的片子上有阴影呢？请注意，如果说胡安·卡洛斯和我订婚后，仍旧去那寡妇家，那末，是因为他在我面前的举止是个正人君子。

后来，他就到科尔多瓦旅行，三个月后回去，精神挺好。

我直截了当说吧。尽管阿斯切罗的妻子在女佣面前大叫大嚷他丈夫同我有关系，欺骗了她，可什么证据都没有。但您是

相信这些谎言的，因而反对我们的婚约。我有过错的证据何在呢？从来就没有。

但胡安·卡洛斯继续和寡妇有来往吗？没有。顺便告诉您，我一直把这看作是肉中刺。因为有一天，就在我们永远分手前不久，我从胡安·卡洛斯的谎言中抓到了把柄。他把一块女人用的香水手帕藏在大衣口袋的底里。我没能看清手帕上用好多装饰品绣起来的第一个字母。但我敢肯定不是“E”字①，寡妇迪·卡尔洛名叫埃尔萨。他对我说是他在科尔多瓦时认识的一个女孩子的。他说他已是个男子汉，还得过日子。但当我向他提出把手帕交给我的时候，他把它抢走了。那就是说是巴列霍斯的女孩子的，您不这样认为吗？我那时真不知道该抓住谁！我跟他讲我要把那个不要脸的寡妇的头砍掉，他认真起来了，向我保证说寡妇不会再来“纠缠”了。他用男人们讲的这种字眼，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多么伤心呀！尽管他是指埃尔萨·迪·卡尔洛。从此，我就一直视之为肉中刺。

后来就出现纠葛，我们也就分手了。但遗憾的是您没有再给我写信，因为我们两人也许能够弄清楚坑害胡安·卡洛斯的真正凶手，是您的女儿塞莉纳而不是我。既然塞莉纳是一个单身女人，她有自由支配时间。她可以干些有用的事，有助于弄明真相。

回到胡安·卡洛斯信的事上来吧。您平心静气地问问您的良心，看看那些信究竟是否应该属于我。

此致

奈莉达

---

① 埃尔萨外文为Elsa，第一个字母是E。

又及：要是您不给我回信，这是我写给您的最后一封信了。

在桌子的对面，一个孩子用铅笔在练习簿上专心细致地填上四行“咪”字和四行“汪”字。另一个孩子在桌子和椅子脚之间寻找玩具小赛车。

第三章

散发着香气的迷人姑娘，
我想得到您们红红的小嘴巴的亲吻。

阿尔弗雷多·莱·佩拉

照相簿

封面是用黑白色的牛皮做成的，里面各页都是羊皮纸。第一面上有用墨水的签字："胡安·卡洛斯·埃切帕雷，1934年。"第二面是空着的。第三面上印的是"祖国和我"四个粗犷的字迹；以及长矛、套索、马刺和高乔人的皮带等图案。右边的各面开头都有题词，而左边的各面则没有。题词有"我生在这美丽的草原"，"我尊敬的爸爸"、"像萨米恩托① 那样上学去"，"要文明、不要野蛮"，"我长大成人的第一个标志"，"和女孩子们相爱"，"有了第一个，才有第二个"，

① 阿根廷政治家、作家、教育家，1868年至1874年曾任阿根廷共和国总统。

"为祖国效劳"，"一个高乔人和女孩子的婚约"，"简朴婚礼上的糖果"和"我的小狗"。最后三副题词故意被大照片加以全部遮没。按同样的方法，右边其他面上都是大的照片，而左边各面都附上了分组的小号照片。左边的第一组照片分别是：一幅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的坐照；老太的半身照；老头的半身照；巴斯克地区① 一小镇的街道；一个婴儿；一匹白马拉着双轮马车上的一家。

右边第一张大照片是：光着身子的黄头发婴儿。左边第二组照片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男人穿着马甲和长礼服，女人穿的是齐脚跟的长长的黑色衣服；同一对夫妇抱着两个孩子；穿长袍的女人同两个老人和两个孩子的三个镜头。右边第二张大照片：在桔树和棕榈树之间，有一个水池，水池周围拦以线条简单的铁栅，一个三岁的孩子光着脚，只穿了一条白裤子坐在水池边，一面用奶嘴吸着小瓶里的牛奶，一面晃动着两条腿。在他旁边一个穿白色长袍的女人手里抱着一个几个月的小女孩，小女孩赤身露体，正玩弄着女人项链上无数转动着的小珠粒。左边第三组照片：全家穿上了时装和戴上日本式帽子在海边玩的各种镜头。右边第三张大照片，可见由小圆坪组成的一个花园，小圆坪四周盛开的广藿香和风信子紧依着由金属丝编成的栅栏，中央都栽上一株短棕榈树，它们的一半已被一个男孩的身体挡遮掉了。孩子穿着圆边的西装上衣，佩了波希米亚彩结的领带，裤子紧贴膝盖，下面是浅色的绑腿。还有一个女孩，鬈鬈的头发上，耸起一朵又大又白的透明彩结，身穿白色衣服和被衬裙鼓起的短裙子。左边接下去的各组照片一直

---

① 位于西班牙北部

到照相簿的最后一页，都是属于二十、三十年代不同时期的照片，其中经常有一个年轻人出现。他长着一头浅栗色的长发，一直遮没耳朵，体貌像是个运动员，总是微笑着。右边的其余各面正如前面指出的由一张大的照片占着。照片是按这样一个次序：一片空闲的土地，有吊床，体育活动所用的单杠、双杠和吊环，背景是金属丝网栅栏，再远处是散落在草原上的几幢房屋，粗壮茂盛的野草。一个浅栗色头发的小伙子靠在吊环上，眼睛望着镜头，颈部的衬衣扣子敞开着，领带和手臂上的袖章都是黑颜色的，半长的裤子遮没了膝盖，长长的黑袜子一直拉到大腿，脚上穿着麻鞋。在他的身旁站着另一个小伙子，巴斯克贝雷帽下，露出了鬈曲的黑发，穿着已磨损得发旧的衣服，他单手拉住吊环，全身悬在空中，两条腿和身体成直角形，脸上露出不掩饰的欢笑；一个年轻的下级警官，亮光光的黑鬈发，乌黑的眼睛，端端正正的鼻子，鼻翼鼓起，浓浓的小胡子，大嘴巴，题词写道："送给胡安·卡洛斯，胜似友人情同兄弟。潘乔"。前面描述过的两个青年，微笑着一起坐在一张桌子旁，桌子上有啤酒和四只杯子，在他们两人的大腿上，坐着两个年轻妇女，敞开着领口，酥胸坦露，脸部由于打扮过度而变了形。这家酒吧兼食品店里满是小口大肚瓶，柜台后面，放着一只中等大小的酒桶，架子上装有罐头、各类调料、香烟、瓶酒。一幅角豆树下的乡村景色，草地上铺着一张台布，台布上摆满了炸肉丁、水煮鸡蛋、玉米煎饼和水果。背景是一群悠然自得的男女青年。靠着台布，一对年青人坐在草地上。女的留着黑色波浪形短发，发丝紧贴着她鹅蛋形的脸部，一双深陷的黑色大眼睛，小鼻子，小嘴巴，显露出心不在焉的神态，上身穿着一件紧身的印花纱衣服。男的浅栗色头发，敞

开着衬衣，露出了胸口的毛，手中握的叉子，像把匕首，威胁着朝一盆肉丁刺去。前面照片中同一个女青年，坐的姿态像在研究照相术，但表情冷漠。她穿一身呢料的服装，挂了珍珠项链，长而又平垂的头发，从中间分向两边，发尖鬈曲着，题词写道："亲切致意，玛贝尔，1935年12月。"同一个女青年的脸部，同样的发型，前额角上别了一个成发髻的束发带。题词是："玛贝尔的留念，1936年6月。"三对男女青年组成的一组照片，穿着分别属于"时新"、"第三帝国"和"世纪之末"公司的时髦服装。象征最时新的一个女青年离镜头最近，金黄的头发向上梳着，露出了后颈，明亮的眼睛闪烁着观察或想象某一桩好事所特有的神采。轻度的鹰钩鼻子，长长的脖子，苗条的身材。另一幅照片的背景是山和杨树。那个长着一头浅栗色头发的男青年，身影比前消瘦，但皮肤给太阳晒成了青铜色，身穿彭丘①，宽大的白色长裤高过腰部，束住羊毛套衫，露出特有的微笑。题词是：我永远爱的妈妈和妹妹。胡安·卡洛斯，1937年于科斯金。"在生日蛋糕旁，一个个子矮矮的女青年，前额上留着一堆高高的额发，四方的大领口，每个角上别着一颗饰针，正同一个衣着朴素、上了年纪的女人和一个浅栗色头发的男青年，举着倒满苹果酒的杯子。那个男青年又瘦多了，眼睛显得特别大，深深地在面颊上凹下去，以不易察觉的微笑望着他的酒杯。浅栗色头发的男青年驾着双轮马车，背景是山和大花仙人掌。由于照片几乎是在逆光的情况下拍摄的，其他细节已无法分辨。

① 一种无袖斗篷，状似一块长方毛毯，中间开有套头的口子。

小姐的卧室　1937年

靠左边进去，是一张双人床，床头紧挨着墙，上方是耶稣受难像，包括木制十字架及一个铜制耶稣像。床的左边，一个由四个架子组成的小图书馆，架子上放着师范学校的教科书和几本小说。教科书用咖啡色的纸包上封面，上面贴的标签是“玛丽娅·玛贝尔·萨恩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皮拉尔教会学校”。床的右边床头灯柜上，有一只木烛台，灯罩跟窗帘和床罩一样，是用带小绿点的白纱做成。在烛台玻璃下面，有一张拉普拉塔“海的明珠”码头的明信片，一张门多萨河①印加桥的明信片和一张胖墩墩的男青年的照片。年轻人身穿讲究的乡村服装，站在一匹马和一个扶着马肚带的雇工的旁边。在床的脚部，铺着一张有黑白和咖啡色条纹的兔子皮。床对面的一堵墙上有一扇窗，窗的一面装了一块放玩具娃娃的搁板，娃娃的头发很逼真，眼睛会转动。窗的另一面是一张带镜子的斗橱，在斗橱上有一面手镜。把柄是天鹅绒制成的各种刷子，成圆形地散放在有照片的塑料镜框周围。照片上是一个坐着的女青年，穿着呢制的服装，挂着珍珠项链，平垂的头发从中间分向两边，发尖鬈曲。墙上其他的装饰品有：珍珠母的洗礼池，三面学校里的小旗，一尊木刻的圣·特莱莎神像，一个玻璃镜框，内有四张某次野餐时拍摄的照片，照片里是一个穿着讲究的乡村服装的胖青年。在天花板的中央，挂着一盏吊灯。门对面的一堵墙全被一口衣橱挡掉了。床、床头灯柜、斗橱、镜子、吊灯，称之为普罗旺斯或乡村式样、由深色木料打成的包铁衣橱；搁板和木料

---

①　系阿根廷一条河流，长375公里，流经门多萨省。

光滑、涂漆的书架；衣橱里挂上了外衣、上衣和两条打过宽褶、经过浆洗的白围裙。在挂衣架的杆子上，系上了一卷用丝绸包起来的薰衣草的干枯香花。在衣橱的一边，一排抽屉里分别放了内衣、女衫、手帕、袜子、毛巾和被单。在绣花被单里面，藏了一个热水袋的套子，套子上有羊毛装饰成的花，锯齿形的边。在套子里面有两本科学丛书，书名分别为《婚姻教育》和《爱情真谛》。在两本书中间，夹着一张照片，一对男女青年和其他青年一起坐在野餐台布旁边，女青年心不在焉，男的用叉子对着一个碟子。在照片的反面，写着下面一段话："亲爱的，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我从未想到过你会成为我的。这就是春节那一天，请藏起这张照片，直到一切都圆满解决为止。我故意写了这些冒失的话，为的是你不把照片给任何人看，因为在这个镜头里，我像一只小火鸡，而且有点'激动'，你知道吗？那里的人们想给我冠以'酒鬼'的美名。在这个时刻，我抓住了你的手，把你带上了天，或者至少可以说到一个远离这儿的什么地方去。你还记得湖边的垂柳吗？我可一直没有忘记它们。我爱你，深深地爱你。胡安·卡洛斯，1935年 9 月21日。"

在同一只抽屉里，在底部用图钉钉住的纸板下面，藏有两本在1936年 4 月30日和 6 月22日出版的《女性世界》杂志。在《读者之心》的专栏里，刊出了署名为"迷惘的人"的女读者来信和专栏编辑玛丽亚·鲁伊萨·迪亚斯·帕尔多的有关答复。第一期刊物上的内容是：

亲爱的朋友：一年多来我一直购买这份杂志，并且总是阅读你的专栏文章。一般来说，都是使人激动的。但是

我没有想到有这么一天我要听取您的教诲。我现在十八岁，才当上了小学教师，我父母亲家境富裕。一个人品很好但前途未卜的小伙子爱上了我。他还很年轻，可以有所作为，但是我家里的人不喜欢他。他担任会计师职务，由于经常旷工，和上司关系很别扭。有一段时期他曾不断地患感冒，并且总是感到疲乏无力。我充分信任他，但他周围的议论则认为他太好寻欢作乐，是个酒色之徒，每星期至少有一次要和他的“哥儿们”喝得酩酊大醉。

几个月来，他陪我散步和跳舞。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是全身心地爱他。每天，他在下午下班后就来到我家靠街的门口，我就等在那里，这样他就不用进门或按铃。我们在附近的街上或广场里转游一会，要是天气很冷的话，我们就躲在门厅里面，我家亲友不会从那里经过。但是，当他离开后，我一走进屋子，就得忍受父母亲的责备。这些责备的话语天长地久像滴水穿石一样，打动着我。就这样，我每天高高兴兴地期待着他的来到，但是我还没有隐约见到他那潇洒的身影靠近，就紧张起来了：我想妈妈或者更糟的是爸爸会走出来，要求我的求爱者作出解释，或是给他一些令人难堪的暗示。这一切导致了他经常发现我性情暴躁。我对他解释说，这不过是我第一年当小学老师，并且是教五年级而产生的自然紧张。但使我极度烦恼的是这样一个疑问：我爱他还是不爱他？最近，这场矛盾之中又出现了第三个人物：一个祖上是英国人的年青庄园主，虽然没有“他”那么漂亮，但是待人接物更讨人喜欢。他利用和我爸爸的关系来到我家，向我频频献殷勤。有件事我不知该如何作出抉择……他邀请我和一位同伴（我选了一位姨母）

5月25日去他的庄园度四天假。我父母坚持要我去，可"他"则坚决反对。我已经决定……去了，因为这样我就可以体验到是不是会想念"他"。但是，我不知道"他"是否会像对我威胁的那样，从此不再理我？

亲爱的朋友，我等候您宝贵的意见。

您的迷惘的人（布宜诺斯艾利斯省）

编者的回信是这样写的：

令人羡慕的迷惘的人：

我不是羡慕你精神上的惶惑，而是羡慕你在生活中享有的很多的东西。我相信你并不想由于爱你的求爱者而同父母决裂。你的情况对于生长在幸福、富裕家庭里的女青年来说，是很典型的。继续和你的恋人（请原谅我用这个词）保持关系，那就意味着破坏家庭的和谐。正如你所预感的那样，这种和谐已经受到了威胁。你相信我的话吧！不要为了一个恋人付出如此大的代价，你还很年轻，可以等候一个白马王子的到来的。希望你在庄园里过得愉快。学习英语，要想法学会在最后而决不是在开头讲"yes"（意思是同意）这个词。只要少用这个单音节词，你将征服世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将确保你和你父母亲的幸福。一切听候你的吩咐。

玛丽娅·鲁伊萨·迪亚斯·帕尔多

1936年6月22日的一期刊登来信的内容是：

亲爱的朋友：

生活给我开了个恶作剧的玩笑。你给我提出的建议是正确的，但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事实上，我的求爱者对我去那个庄园度假恼火了。由于这件事情，我俩就断了关系。我向你坦白承认，在庄园的情况并不如我原先想象的那样。因为我和那位绅士待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面面相觑，好长时间一言不发。当我们分手的时候，他要我答应他。但我对他说，既然我在语言和表情上无法从对方得到什么启示，似乎时机尚未成熟。他回答我说英国人的性格就是如此，言语不多。他很妒嫉那些口若悬河的拉丁美洲人。又说，即使默默地跟我在一起，也觉得很愉快。至于真情实意，这仅仅是我表达的一种形式而已。那就是说，他没有摘花给我，或者没有放我所喜欢的唱片（总是让我听一些他所偏爱的唱片。）但是他理解错了。他还以为我之所以责怪他，是由于他不想大胆地同我亲热。对此，他申明说如果我们两人的生活有可能联结起来的话，来日方长呢！真太不罗曼蒂克了，您说是吗？我真诚地希望一个热烈的吻，以便尽早知道他是否会讨我喜欢。不管怎么样，我什么也没有答应他。“Yes”是什么意思？我不懂这个词！正如您事先提醒我的，已产生了效果。因为他已经写信给我的父母亲，邀请我们全家去度从7月9日开始整整两个星期的寒假①，我们可能会接受这一邀请。但是

① 阿根廷位于南半球，四季与我们正好相反，七月份是冬季。

现在我要给您讲的事是那么令人伤心，它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从乡村回来后不几天，爸爸把我叫到一旁。在他的写字间里，我们的家庭医生在等着我们，他以完全信赖的语气对我说，根据最近的化验结果，我过去的那位求爱者的肺部有问题，患上一种尽管是初期但高度传染的疾病。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甚至怀疑这是爸爸使用的一个计谋。医生接着说我应该避免和他接触，还说既然在两个星期之前就出现了麻烦，我应该利用这个借口，在他治愈之前不再见他。第二天，在一家商店里，我偶然遇上了我过去求爱者的母亲和妹妹，发觉她们对我很亲热，但是情绪十分忧伤。我相信了医生的话，不幸都是真的。此外，第二天，妈妈事先并没有和我商量，和医生约好了，下午五点钟让他给我拍几张片子。现已知道了拍片的结果：我一切正常。

现在好了，为了帮助我，亲爱的朋友，我该怎么办呢？此时此刻，我为让他感到难过而羞愧。也许有一天，生活会重新把我们联结起来，因为我想我是真正爱他的，或许这仅只是一种同情？亲爱的顾问，我请求您帮助我澄清我的真实感情。热切地盼望着。

一个迷惘的人（布宜诺斯艾利斯省）

编辑的答复是这样的：

迷惘但慷慨大方的人：

我坚信你能继续前进！现在你对他的感情无疑是同情，一种夹杂着对过去欢乐日子思念的同情。我请教了医生，医生对我说你可以朋友的身份去看他，但要采取预防措施，要习惯于在遇见他时只拍拍手，也不能和他靠得太近，只有在和他告别的时候，才和他握手。紧接着必须用肥皂洗手。之后，你再把双手浸在酒精里。是的，你可以向他表示友谊，但不能采用突如其来或者一种令人怀疑的方式，要等待有合适的机会，因为害这种病的人非常敏感。不能让他觉察到你的同情心，从他的个性来看，那是最损伤他自尊心的。

至于你的未来，不要忘了学英语，英语是一种奇异但又美丽的语言。

再见！

玛丽娅·鲁伊萨·迪亚斯·
帕尔多

在同一期《女性世界》杂志上，有两页缺少图片，是用剪刀剪去的，这些图片的文字说明分别是：

“受到‘梅托罗·戈尔德温·迈耶公司’的豪华巨片、莎士比亚的不朽之作《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启发所设计的新款式服装，用波纹丝料做成，配以朱丽叶式的软帽，是参加鸡尾酒会的迷人套装。M—G—M摄”和“引起轰动的新片《黛安娜·杜尔宾》向年轻的姑娘们展示了一套可用于自行车运动的服装，白色运动线衫，饰边成锯齿形，鲜红色。环球照相馆摄”。

在前面已描绘过的卧室窗子的外面，可以看见一个院子，

它被葡萄蔓所遮盖。这些葡萄蔓攀缘和卷曲在作为天棚的铁丝网上。再远处是玫瑰花和茉莉花花坪，最后是一棵无花果树，它的高度远远超出了和一块地皮毗邻的土坯墙。这块地皮将作为建造新警察局两层楼房之用。建筑工地上有一个泥瓦工，他用巴斯克贝雷帽挡住太阳。贝雷帽下露出了黑黑的鬈发。他的头发像他大嘴巴上浓浓的胡子一样黑，像他从脚手架上正在观望的一双眼睛一样黑。他的目光透过了无花果树的树枝，投向有玫瑰花、茉莉花和萄葡蔓的院子，投向带小绿点白纱窗帘遮起来的窗子。

记　事　本　1935年

三月

14日，星期二，圣女马蒂尔德，女王①。破旧的和封面发毛的记事本呀！今天我开始记事，先写写同寡妇的事。

15日，星期三，塞萨尔圣者，殉道士。我要求提前支取十五个比索，用来买礼物给寡妇邻居和日常开支。

18日，星期六，加百列圣者，大天使。在拉克里奥利亚赌钱。佩里科驾车经过。

19日，星期日，何塞圣者。俱乐部举办米隆加舞会，我邀请了贝贝和巴罗斯兄弟，购了两张门票。下一次该由他们请我了。

22日，星期三，圣女莱亚，修女。与克拉莉塔的约会在下午十九点钟。

---

① 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一些信奉天主教的国家中，根据圣徒祭日表指出一年之中每天纪念的圣徒名字。

23日，星期四，维多里亚诺圣者，殉道士。与玛丽娅约会，地点，拉克里奥利亚，想法搞到汽车。

25日，星期六，圣母玛丽亚领报节，寡妇，早晨二点钟。

26日，星期日，复活节。答应同妈妈、塞莉纳一起去做弥撒，十点钟（用担架抬去吗？）。

30日，星期四，阿马德奥居家修士。和阿玛丽娅约会在拉克里奥利亚。向佩里科借车子。因感冒取消约会，让潘乔通知阿玛丽娅。不行，潘乔靠不住。他在等胖女人，胖女人为了使自己不觉得累，正坐着。

四月

4日，星期二，伊西德罗圣者，殉道士。领到了扣去提前支取后的工资。婊子养的！

6日，星期四，塞莱斯蒂诺圣者，殉道士。没去上班，咳嗽，旧病复发，卧床休息。

7日，星期五，阿尔贝托圣者，殉道士。没去上班，咳嗽，卧床休息。

10日，星期一，特伦西奥圣者，主教。没去上班，咳嗽，起床，没出家门。

11日，星期二，莱昂一世，教皇。又套上了枷锁。

20日，星期四，圣女阿达尔希莎，修女。在俱乐部赌钱赢了一百二十美元！

22日，星期六，安塞尔莫圣者，主教。把潘乔带到拉克里奥利亚赌场，巴罗斯兄弟发誓要赢我。

23日，星期日，阿尔贝托圣者，殉道士。出门去做弥撒，向克拉莉塔请求宽恕。

经她祖母劝说，和克拉莉塔的事已了结，我以名誉起誓对

温静的寡妇的忠实无欺。

27日，星期四，圣女伊达和圣女西塔。由于在拉克里奥利亚喝醉了酒没有赴寡妇的约会。好显摆的潘乔吐了一桌子。记住要向人称“好心人”的寡妇请求原谅。

七月

7日，星期五，圣女里塔。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的火车带着度假的女学生二十点十五分到达，浏览一下。

8日，星期六，阿德里安圣者，殉道士。社会俱乐部举行米隆加舞会。借钱给潘乔去拉克里奥利亚赌场，他输了钱。在社会俱乐部我又喝上了酒。

9日，星期日，普罗科佩奥圣者。没有去做弥撒，不可原谅。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子因一个可怜虫的失约而空等。整天关在屋子里，原因是免得咳嗽，而事实上是，一直睡到十二点钟，多美呀！

10日，星期一，费利克斯圣者，殉道士。我看见她了！她相信了我妹妹的谎言，谢谢你，塞莉纳！“看起来你是个尽责的人，宁可星期日待在家里，等感冒好后，星期一上班去。”她看上去真漂亮。

13日，星期四，阿纳克莱托圣者，教皇。三天没见到她了。二十三点三十分和寡妇约会。

14日，星期五，布埃纳文图拉圣者。谢谢你！好运气①！我在九号大街口遇见了她。玛贝尔，玛贝尔，玛贝尔，玛贝尔。她约塞莉纳和她哥哥（即本人）二十二点去看电影。这是一生中最没看懂的一部电影。

① 此处为双关语。布埃纳文图拉(Buenaventura)在西文中的意思是“好运气”。

15日，星期六，恩里克圣者，皇帝。在玛贝尔家举行米隆加舞会，在门厅里告别。世界是属于我的。

16日，星期日，卡门圣母。又回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来了。我可以当修士，住进修道院。这是我的使命，谁能阻挡我呢！

……

九月

10日，星期二，卡西密罗圣者，殉道士。只差十天了。

11日，星期三，赫尔曼圣者，国王。只差九天了。

12日，星期四，塞拉芬圣者，主教。只差八天了！

13日，星期五，爱德华多圣者，国王。只差七天了。

14日，星期六，卡利斯托圣者，主教。只差六天了。在拉克里奥利亚，他们赢了我九十七美元。

15日，星期日，圣女特莱莎，修女。履行诺言，去做弥撒。只差五天了。

16日，星期一，加略圣者，殉道士。只差四天了。和阿玛莉娅在拉克里奥利亚约会，向佩里科借了车子。

17日，星期二，圣女埃图维希丝，殉道士。只差三天了。

18日，星期三，圣路加，福音书作者。后天！

19日，星期四，德阿尔坎塔拉之彼得圣者。明天！

20日，星期五，圣女瑞涅，修女。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火车二十点十五分到达。

她比我想象中的还漂亮得多！！！在老太太的面前，我们握了手。

21日，星期六，圣马太奥，信徒。春天的节日①，学生的

① 阿根廷的九月份为春天。

节日。你怎么到晚了！到拉卡罗拉庄园去野餐旅行。

约好七点半在“现代”咖咖馆门口集合，塞莉纳带好了吃的东西……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我向上帝保证我要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那样言行。我发誓向谁也不讲，我要和她结婚。

22日，星期日，毛里西奥圣者，殉道士。火车十点三十分开出。十二月，多么遥远的日子呀！当着她母亲的面，她用手向我投了一个飞吻。现在这个时刻，大概已到达学校了。

第四章

探戈舞曲带给舞池的阴影
使我有必要回顾自己，
我正在思考，痛心不已，
而我的纬缎礼服
在举步起舞时闪耀。

奥梅罗·曼西①

1937年4月23日星期四这一天，早晨五点五十分，太阳出来了。微风轻轻由北向南吹去，天空中飘曳着云彩，气温是摄氏十四度。奈莉达·恩里克塔·费尔南德斯一直睡到七点四十五分。她母亲把她叫醒了，奈莉达的头发用纸条子扎成了一个个小绺儿，团一个黑的发网紧紧压住，而网纱却罩住了整个脑袋。她常把一件黑色的衬裙当作睡衣，穿一双后跟没有加皮的

① 阿根廷作曲家。

麻鞋。她用了三十七分钟梳洗和化妆，包括她母亲递给她马黛茶时中断的时间。她在梳理的时候，想起了前一天和商店里女出纳员之间发生的纠纷；想起了早饭不宜吃牛奶咖啡加上面包和黄油；想到了上午十一点钟将会感觉到胃的疲惫无力；想起了应在衣服袋子里放上一小包薄荷香精片；想起了每天中午回家时总是跨着兴奋而又急促的步子；想到了昨天晚上在她家前厅门口同胡安·卡洛斯进行惯常的争辩的情景，还想到了要用合适的液体，把白鞋子上的泥斑去掉。她在化妆打扮的时候，想到了她的脸蛋可能焕发的诱惑力；还想到了她听到的对于她的黑眼窝自然的明暗层次所引起的是肯定还是否定的议论。

八点三十分，她离开了家，穿上了一件钮扣在前面、长袖圆领的蓝色棉布制服。八点四十二分，她走进了阿根廷廉价商店。八点四十五分，她站到了包装台后面自己的岗位上，和出纳员及计算箱在一起。其他的职员一共是二十七人，也都已经各就各位，准备就绪了。九点钟，商店开门营业。九点十五分，女包装工捆扎了第一笔生意，一打半用于男人服装的钮扣。在十一点到十二点钟之间，她得抓紧捆扎，以免顾客久等。十二点钟停止营业。十二点零七分最后一位顾客走出商店。十二点二十一分，奈莉达走进家里，洗了洗手，发觉她父亲——在里面的棚屋中正磨着修枝剪——看到了她进门，但低下了头，没有和她打招呼。她走到桌旁，背对着烧木柴的灶头坐下。她父亲走进门来，在放着脏了的带柄浅口锅的水池子里洗手，责怪她说，前一天晚上，虽然刮着寒风，从二十二点开始，她仍和胡安·卡洛斯一起在前厅门口聊天，差不多到半夜才分手。奈莉达喝着汤，没有吭声。她母亲送来了煮土豆和油煮猪肝，各人都喝了大半杯子酒。奈莉达讲女出纳员在她进店

时没有理睬她。她在一串葡萄上摘了几颗，走到房间里去休息了。她想起了商店经理，想起了他经常穿的硬领子可以装拆的衬衫。想起了被人家暗指为经理情人的女售货员；想起了正巧在地下室里撞见他们，她便答应不去声张，让他们相信她为人谨慎，能信得过她。她想起了阿斯切罗医生和他那吸引人的短袖工作服以及吊在背上的背带；想起了他脱去短袖工作服时，会怎么样对她不利；想起了阿斯切罗太太的一颗从中国进口的丝钮扣；想起了女佣拉瓦迪莉娅的灰色工作服；想起了阿斯切罗医生家的房屋正墙，一公尺高的黑色大理石底基与粉成白色的墙的其它部分形成了鲜明对照；想起了胡安·卡洛斯家房屋砖砌的正墙。想起了从街上就可以看得见的有棕榈树的院子。想起了胡安·卡洛斯那件领子上过浆的条纹布衬衣；想起了胡安·卡洛斯抱怨上浆的领子刺得他颈部的皮肤都红肿了；想起了胡安·卡洛斯要求她吻一吻他的红肿的皮肤；想起了万一胡安·卡洛斯证实了在她的生活中还有另一个男人后可能会抛弃她，之后她所作的最后挣扎；想起了胡安·卡洛斯在他们结婚之前仅几个星期对此事得到证实的可能性；想起了胡安·卡洛斯在新婚之夜得到证实的可能性，想起了胡安·卡洛斯新婚之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旅馆里把她掐死的可能性。想起了阿斯切罗医生的门诊所里消毒剂的气味，想起了阿斯切罗医生绿橄榄色的小轿车；想起了他们在农场里救活的那个女病人；想起了窗子里射进来的太阳光使她不能入眠；想起了她费劲地从床上爬起来，关上了百叶窗；想起了房间里阴暗的光线能使她的视力感觉轻松一点。

十三点三十分，她母亲把她叫醒并给她送来了甜的马黛茶。十四点钟，她已一切就绪，准备出发。十四点十三分，由

于走路匆匆忙忙，她喘吁吁地进入商店。十四点十五分，她准时站到了包装台后面，突然发觉一个中号线卷用得已剩下不多了。她用目光寻找经理，但没有找到。她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想，当她去地下室找必需的备用品时，经理经过这里，看到她不在岗位上的可能性。女出纳员还没有坐到凳子上。奈莉达就朝地下室跑去，但没有找到备用纸。回来的时候，正好碰上了经理。他马上把手往腰里一插，用严肃的神态，从口袋里掏出怀表。他跟奈莉达讲你迟到了。奈莉达回答说是到地下室去找东西的，可是没有找到。她站在位子上指给他看所剩无几的纸卷。经理回答她说纸卷足够用一天，要是用完了，可以用大号纸卷，把纸卷的宽度当作物品的长度来处理。他瞧也不瞧奈莉达，接着说，办要事动脑子。首先，必须在规定时间到达岗位。他在讲最后一句话的时候，转过身去，走开了，为的是不让她再作任何回答。

十四点三十分，店门开了。形状方正的物品和“高级杂货部”的商品，是很容易包扎的；而包扎帽子则很难办。平时，奈莉达最愿意包扎的物品，是排成正方形后缝在硬板纸上一打打叮叮作响的钮扣之类的特别赠品。相反，她最怕包扎的是新增设的“万年青苗圃”的植物盆景。她和顾客友好地交谈着，顾客看着她在包装过程中小心翼翼，避免把帽子的羽毛碰变了形，很是高兴。女出纳员也加入了交谈，讲了一些奉承话。顾客走远以后，女出纳员今天第一次正眼看了看奈莉达，并且说，经理不是个东西。

十八点五十五分，商店开始停止营业。十九点二十分，最后一个女顾客拿着一个装有闪光拉链的包裹和相应的发票走出店门。奈莉达在离开之前，用没有人称的表达方法，跟经理说

地下室里没有中号纸卷的备用品，不等回话就离开了。室外温和舒适。她想过一会儿在她家前厅旁待着就不会再冷了。在经过拉乌尼翁酒吧间时，她没精打采地往里面望了一眼，看到了胡安·卡洛斯，蓬头散发，背向着她，正在一张四人桌旁玩骰子。她停下来站了片刻，等待胡安·卡洛斯转过头来。但又禁不住想看看其他桌子上的情况。阿斯切罗医生正和一个朋友在喝开胃酒，同时正看着她。奈莉达脸上发烧，又继续走路了。

她母亲正在擦干浴室的地板，跟她讲剩下的热水不多了，因为她爸爸才洗过澡。奈莉达很不高兴地问浴缸是否已经洗干净了。她母亲则反问她，她妈妈是不是一个乡村脏老太婆，并提醒她每次从商店回来，浴缸都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奈莉达感到恶心地拿起一块洗衣肥皂，她得用这块肥皂来洗澡。她泡在盛了一半水的浴缸里，只把头搁在水面上。她想起了“馈赠珍品”部的一件新产品，那是一只椭圆形的无色赛璐珞盒子，里面装满了使洗澡水散发香气的鲜绿色半透明的薄片。她对廉价肥皂有可能把消毒剂的气味留在皮肤上惊慌不安。在她刚把身体仔细地冲洗一遍后，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已经凉了。她擦干身子，闻了闻自己的手，心神开始安定下来了。她想起了胡安·卡洛斯星期日下午没有带她到社会俱乐部去跳舞，带她去了电影院，想起她在俱乐部里已没有其他女朋友了。她想起了塞莉纳，想起了塞莉纳的绿眼睛，想起了绿眼睛的猫；想起了她有可能成为一只雄猫的朋友，一只雌猫的朋友，抚摸着猫的背脊。她想起了一只身患疥疮的老雌猫，想到怎样去治好它的疥疮，给它吃东西，从食品橱里拣最好的食品给它吃，让它喝新鲜的牛奶；想起了胡安·卡洛斯的母亲星期日从九号大街回来时，他们正好从电影院出来，她毫不热情地向他们打了招

呼。她想起了阿斯切罗医生的妻子会自然死亡或死于偶然事故，接着阿斯切罗有可能再次结婚，娶她为妻；而在度过蜜月之后，阿斯切罗又遗弃了她。她想到了在纳韦尔瓦皮湖雪后的掩蔽所里和胡安·卡洛斯的约会，而阿斯切罗正在火车里，身上穿着丝绸睡服从盥洗室里出来，通过走道向包房走去，轻轻地用手指节敲着门，徒劳地等待着里面的回音。最后打开门一看，发现了一封信。信上说她已在前面一站下车，不用再去找她。与此同时，胡安·卡洛斯应约来到掩蔽所内，看到她穿了黑色的裤子，高领子的黑套头衫，浅黄色头发散披着，他们互相拥抱，奈莉达最后投身于真正的爱情的怀抱里了。奈莉达想起浴室的地板可能还没有拖干，穿上了衣服，把地板拖干。她母亲把她们吃剩下的肝吃了，奈莉达吃了肉丁、凉拌莴笋和水煮鸡蛋，而她父亲则习惯于在晚上不坐到桌子上来吃饭。

二十点三十分，她们打开了收音机，调到了一个正在播放西班牙歌曲的电台。她母亲边听歌曲边收拾饭桌。奈莉达用一块湿抹布擦了擦桌子上的油布，打开了针线盒，取出还没有锁好扣眼的衣服。二十一点钟，西班牙歌曲的节目结束，开始了乡村歌曲演唱。二十一点二十分，奈莉达开始重新梳洗打扮。二十一点四十八分，她等在屋子的进门处靠着前门厅。二十二点零五分，遥见胡安·卡洛斯在一个街区的远处出现。二十二点二十分，奈莉达和胡安·卡洛斯看到她父母亲卧室的灯已经熄了。他们跨过了人行道，向街心移了几步 像往常一样，奈莉达背靠支撑着用熟铁皮做成的屋檐的金属柱子。她习惯性地闭上了眼睛，接受晚上的第一个吻。她下意识地决定，要是教堂门廊里的乞丐老太婆放一把匕首在她手里的话，她会很乐意地把塞莉纳杀死的。胡安·卡洛斯又吻了她，这一次用双臂紧紧地把

她搂住。奈莉达接受了他的抚摸，接受了更多的吻和对她的恭维话，以及不同热烈程度的拥抱。她闭上了眼睛问胡安·卡洛斯他是否想利用假日好好休息，又问他今天下午去酒吧间之前干了些什么？他没有回答。奈莉达张开了眼睛，发觉他松开了自己，向她父亲精心修剪过的女贞树栅跨了一步。奈莉达又张大了眼睛，看到胡安·卡洛斯伸出一只手，折了一段树枝，接着便说，她已经讲过了当天所做的事情，不明白为什么胡安·卡洛斯不能同样做。胡安·卡洛斯分辩说男人们有必要对某些事情保持沉默。奈莉达察觉他茂密的头发中有几绺是散披的，在街中心一盏小路灯的白光照射下变成了金属色。她不知道为什么想到了晚上在路灯照耀下长满了草木丛和歪歪斜斜牧草的荒地。奈莉达又看了看他那双明亮的眼睛，它和塞莉纳的绿眼睛不一样，是淡栗色的。她不知为什么想到了盛装蜜糖的精巧罐子。胡安·卡洛斯闭上了眼睛，听凭她抚摸自己头发蓬乱的脑袋。奈莉达看着他呈弓形的浓密睫毛，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了秃鹫展开的双翅。她看看他笔直的鼻梁，漂亮的胡子，厚厚的嘴唇，她让他把牙齿露出来给她看看。她不知为什么想到了在教科书上看到的那种有着白色扶手杆、高大优雅的暗色柱子的古时房屋。奈莉达看了看他脖子里两块粗壮肌肉之间的喉结，宽宽的肩膀，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了荒野草原上满是节疤、坚忍不拔的树木，其中树商陆和崩断斧是她所喜爱的两种树木。

二十三点二十分，奈莉达同意他把手伸到她的衬衣里面去。二十三点三十分，胡安·卡洛斯向她告别，同时责怪她太自私。二十三点四十七分，奈莉达干完了用纸把头发分扎成许多个团卷。在入睡之前，她想起了胡安·卡洛斯那完美无缺的脸面。

前面提到的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四那一天，胡安·卡洛斯·哈辛托·欧塞维奥·埃切帕雷在他母亲敲门进到房间来的时候，才醒过来，那时是九时三十分。胡安·卡洛斯没有回答他母亲亲切的问话。沏好的茶已放到了灯桌上。他披上晨衣，去刷牙齿。嘴里一股难闻的味道在漱过口后，已闻不到了。他回到卧室，茶还未全凉 他叫了他母亲让她把茶热一热。九点五十五分，他喝下了一杯几乎是滚烫的茶，他相信这滚烫的茶对他的胸口会有好处。他想起了有可能经常喝热的东西，把自己裹在热的毛毯里面，脚部放一只热水袋，把头钻在羊毛围巾里，只把鼻子和嘴巴露在外面，以便可以改变他呼吸器官虚弱的境况。他想起了有可能要成天成夜地躺在床上，一直到干热把他肺部的潮气吸干为止，潮气和寒冷使他的肺部都长苔藓了。

他又睡了。接着就是做梦，梦见了红色的砖头，一个搅拌制砖用泥的土坑；一个正在燃烧着的石灰池；软软的砖坯，正在烧制的砖，出窑后坚不可摧的砖；新警察局建筑工地露天堆放着的砖。潘乔指给他看一堆已经断了的没有用的砖，这些砖要经过打碎后重新回炉烧制。潘乔向他解释说，在工地上什么都不会浪费掉。

十二点钟他母亲来叫醒他时，他正好在出汗。起床时，觉得全身软绵绵的。他问母亲是否有热水可供他洗澡，还问胡子是否长得太长了；胡子没有刮掉就应约去看医生是否合适？他母亲回答说是该刮刮胡子了，而且在每天起床后就该刮胡子。胡安·卡洛斯说那是因为上一天晚上睡得太晚，还说，即使在去看女孩子之前没有刮胡子，女孩们还是照样会喜欢他的。她打

断说，像他这样的小伙子，回到单位工作后，要习惯在早上起得早一点，刮刮胡子，因为办公室虽不是谈情说爱的地方，却更要注意仪容衣着。这时塞莉纳到了，她穿了一件教师用的白色罩衣，手里拿了几本练习簿。她母亲对她使了一个眼色。她就问胡安·卡洛斯昨天晚上直到凌晨三点钟，一直在哪里？是否赌输了钱？胡安·卡洛斯回答说没有在赌钱。他母亲说那么就是跟奈莉达在一起了。胡安·卡洛斯点了点头。他母亲问奈莉达的父母怎么会让她一直在人行道上聊到清晨三点钟。看到胡安·卡洛斯没有作声，就说，如果他想在吃午饭之前洗澡和刮胡子，那就马上去吧。十二点五十五分，胡安·卡洛斯淋浴后走出来，但是还没有刮胡子。他走进餐室后，就开始觉察到自己周期性的灼热症状。他母亲和塞莉纳已坐在桌子旁。胡安·卡洛斯移动了他的椅子，又想回到卧室去躺下。她们俩看着他，胡安·卡洛斯坐了下来，先喝蜜饯香橼汤，之后是炸肉块和土豆泥。胡安·卡洛斯盘子里的一块牛排是他所喜欢的，多汁，炸得嫩。可是他要去切牛排的时候，已觉得额角上湿透了汗。他母亲劝他去睡一会，因为出了汗以后再受凉是危险的。胡安·卡洛斯没有答话，向他的房间走去。几分钟之后，她们把饭放在托盘里端到他的床上。胡安·卡洛斯发觉牛排已经凉了。她们又把牛排放回到烤炉上去，塞莉纳把牛排在烙铁上翻了几秒钟，不让烤得太熟；可是胡安·卡洛斯却认为烤得过头了。他母亲和塞莉纳站在房间里看着他，等着他有什么吩咐。胡安·卡洛斯招呼她们先去把饭吃完。他没有胃口吃，但还是把饭吃光了。当他母亲把点心烤苹果端进来的时候，胡安·卡洛斯觉得好了一点。他说在最近这一阵感冒和支气管炎发作之前，常常淋浴以后，就觉得很热。他和家里人对此都迷惑不

解。他午饭吃得很配胃口，他母亲和塞莉纳睡午觉去了。他穿了吃午饭时穿的衣服——灰法兰绒的裤子，天蓝格子的绒布衬衫，蓝色长袖子的外衣；此外，深咖啡色的拉链皮外套，独自上街去了。这件皮衣是典型的农村富有庄园主穿的服装，在街上引起了人们不同的反应。胡安·卡洛斯发觉了正在人行道上和供销员交谈的面包店主人对他投以鄙视的目光，他满意地笑了一笑。太阳使空气也变得灼热了，但在阴暗处还是冷的。胡安·卡洛斯选了一条有太阳照到的人行道，打开了皮外套的拉链。

十四点四十八分，他来到了拉乌尼翁，这是一家级别最高的酒吧间。一个坐在桌子旁边喝咖啡的银发老人看到他进门，高兴地挥手向他打招呼。胡安·卡洛斯答应了陪他去离村镇几公里远的一个庄园的饲养场。但在此之前，他要了一杯咖啡，打了一个电话。他不想让任何人听到他在打电话，并找了一个借口，跟护士讲不去看病了。胡安·卡洛斯想，有可能医生在再次检查后，会对他讲，一个星期的休息还是有效果的。他想到有可能在下星期他的假期满后再给他延长一段休息的时间。想到有可能像他自己所暗示过的那样，让他整个冬天都待在家里休息。有可能在已拍出来的片子上发现一个天大的误会：那张右肺上有一个轻度阴影的片子不是他的，而是二、三年内既不能亲近女人又不能尽情欢乐，注定要死去的一个可怜的家伙的。

十五点五十分，胡安·卡洛斯迎着阳光走在与饲养场相连的草地上，悠闲地散步。他的朋友正在饲养场和雇工们讲话。大地呈一片咖啡色，或浅或深。在一个澳大利亚式蓄水池周围，长满了茎绿、花色白黄的矮小母菊。胡安·卡洛斯回想起

在童年时代有人对他说过，不能嚼母菊的花，因为花粉是有毒的。十六点十五分，太阳光慢慢地弱了。胡安·卡洛斯想要是去了门诊所，这个时候医生早已对他讲了他的健康情况。十六点三十分，他的朋友在新警察局建筑工地前面停了车，让胡安·卡洛斯下车。分手时约好稍晚一些时候在酒吧间见面。胡安·卡洛斯进入工地，向一个电气瓦工打听潘乔在哪里？在正要建造的新警察局的院子里，三个工人正在粉刷供下级人员使用的厕所和淋浴间的墙壁。潘乔高声答应说他只差十五分钟就要下班了。胡安·卡洛斯耸耸肩，潘乔把袖子一摔，继续干活去了。但几秒钟后，又向他跑来，装出一副做淘气事的怪样子，向他朋友递去他最喜爱的礼物——香烟，供他消遣。胡安·卡洛斯站在人行道上抽着烟，一口一口清醒地吸着。一个差不多已成年的女孩子经过这里时看了他一眼。十六点五十五分，两位朋友来到铁路车站对面小饭馆的酒吧间里，那是潘乔穿了连衣工作裤胆敢进去的唯一的地方。胡安·卡洛斯问他，为了活下去，是否值得不去找女人、不喝酒、不抽烟？潘乔回答他说不要再谈这方面的事了。干过一杯酒后，胡安·卡洛斯又说他是正正经经提的问。潘乔没有回答。胡安·卡洛斯的话到了嘴边又咽下去：如果一个人要放弃像健康人那样地生活，那就不如死去；虽然他不必放弃女人和抽烟，但为此他必须像一头牲畜那样，在为四个生太伏①而整日劳碌之后，还要回到牧场，在水泵的龙头下洗澡的话，也还不如死去。

胡安·卡洛斯又向他要了一支烟，潘乔没有表示反对，又给了他。胡安·卡洛斯深表感谢，又要了一点酒。潘乔问他有

---

① 阿根廷币制，一百生太伏合一比索。

否利用白天的时间看看正在盖建中的警察局院子。胡安·卡洛斯则问潘乔昨天晚上他是否又和女人在一起睡觉了。潘乔说因为是月底，没有钱去拉克里奥利亚。胡安·卡洛斯答应下个月第一天陪他一同去，并劝他要同时和阿斯切罗医生家的女佣人拉瓦迪莉娅拉上关系。潘乔问为什么称她为“拉瓦迪莉娅”①。胡安·卡洛斯回答说，她小时候屁股尖尖地突出来，像一只母鸡的屁股尖一样。她由姨妈抚养长大，在牧场时，人们就这样开始称呼她了。

十七点四十分，他们结束了有关拉瓦迪莉娅的议论。胡安·卡洛斯向潘乔建议说，如果不赶紧去抓住她，别的哪一个人要抢先下手了。

十八点正，胡安·卡洛斯一个人进到拉乌尼翁酒吧间，发现没有一个老主顾在咳嗽。在靠窗的一张桌子旁坐着农学家佩雷蒂，商人华雷斯和兽医罗略。胡安·卡洛斯心想，他们分别是乌龟王八、倒霉者和吝啬鬼。在邻近的一张桌子旁坐着三个银行职员，胡安·卡洛斯心想，那是三个饿死鬼。在另一张桌上有阿斯切罗医生和珠宝钟表店老板罗伊格。胡安·卡洛斯心想，他们一个是有像狗一样嗅觉的婊子养的，另一个是围着女人裙子转的小人。胡安·卡洛斯向靠里面的一张桌子走去。那里有人在等着他玩扑克。三个牧场主正围坐着 又是一个乌龟王八，再加一个乌龟王八和一个走运的酒鬼。胡安·卡洛斯这样想着。他身上又发热了，但是在脱去了皮外套后，这种感觉就消失了。他希望或许会像昨天一样赢钱，他要靠赢钱来支付两周假期内在酒吧间和电影院里的一切开销，玩牌时全神贯

① 拉瓦迪莉娅原文是Rabadilla，意为尾部，屁股。

注。一小时以后，他觉得喉头在发痒，他尽力抑制住咳嗽，而第二次咖啡还没有送到，他用目光在寻找服务员。他又觉得两条腿在发冷，相反，从腰部向上却散发出一股热的哈气，于是他便解开了领口的钮扣。服务员送来了咖啡，他的喉头作痒更加剧烈了。胡安·卡洛斯立即撕去了糖块的包装纸，没等糖块全部溶化，赶紧把咖啡一饮而尽。他悄悄地摸了摸额部，觉得很热，但还是干的。他想一切都该归咎于妮娜家冰冷的前门厅。他忽然又想起了近来她已走出前门厅来到人行道了。二十点十五分，他在输掉了几个生太伏后，就回家了。他直接去盥洗室，用专用的肥皂、刷子和他母亲递给他的一杯热开水，刮了胡子。二十点四十分，他们坐到了桌子旁。塞莉纳讲玛贝尔的母亲十分恼火，因为女佣不在，正好又赶上庄园做生意的季节，玛贝尔的未婚夫经过巴列霍斯，又经常到家里来作客，迫得她不停地干活。晚饭后，塞莉纳拿起了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寄来的新歌选，封面上印着《何塞·莫希卡和阿方索·奥尔蒂斯抒情歌曲集》，弹奏了一支曲子。胡安·卡洛斯提醒她们该是抽经过医生同意的每日一支烟的时候了。于是，他母亲尽量想把这事看得无关紧要，而问他下午医生是怎么讲的。胡安·卡洛斯回答说由于要出急诊，医生整个下午都不在诊所。

二十二点正，胡安·卡洛斯走出家门，走了两个街区的土路后，与奈莉达相会。当他们确信她父母亲已睡了的时候，他们在花园里互相接吻拥抱。胡安·卡洛斯像往常一样，请求奈莉达满足他的要求。她也和往常一样给予拒绝了。胡安·卡洛斯想到了奈莉达是1936年春天的王后，用力紧紧地搂住她，又第二次吻了她。他想到了在勾引其他很多女人时曾使用过的伎俩，肯定无疑他也可以让她就范的。但是胡安·卡洛斯没有把

他的手向妮娜的腰部以下伸去。她正好要给他讲，他并不傻，只是装傻罢了。“咳，孩子，你虚弱多病，不要脑子里尽想着女人，要设法减少接触的次数。我不再给你多讲了，下一次再这样，作为家庭医生，我就要告诉你母亲了。”

胡安·卡洛斯由于激动，突然抓住她的手轻轻地往下面按，一直按到他裤子的襟门前面，但是没有让她的手碰到襟门，这是他惯用的战略中的第一招。妮娜的手作出的反应是温和的。胡安·卡洛斯犹豫不决起来。他想在妮娜家花园里不长野生母菊。据有人讲，母菊的花是有毒的。真是这样吗？今年冬天，前门厅里会是很冷的。在天气开始转冷之前，他的秘密计划能实现吗？他想起了一种蜂鸟，从一个花冠飞到另一个花冠，从所有的花冠中吸吮花蜜。那么母菊花里有花蜜吗？因为看起来母菊花好像是干枯的。他想到了自己已二十二岁了，行为举止得像一个老手那样。他猛然松开了奈莉达，向女贞树栅栏走前一步，恼怒地折断了一枝树杆。

二十三点二十分，他考虑有必要抚摸抚摸她的乳房了，把手伸到了她的衬衣和胸罩的里面。因为他认为应该让她对自己继续感到兴趣。

二十三点三十分，他们告别了

二十三点四十六分，胡安·卡洛斯经过警察局的建筑工地。在这条街的所有屋子里，已经没有亮着灯的窗子了，人行道上也空无一人。他看到了在一个街区以外的地方，一对情人朝他的方向走来，五分钟以后才过去，在街角拐弯，然后消失了。胡安·卡洛斯重新回顾四周，连一个人影也看不到。已是半夜，是约定的时刻。他的心跳动得更厉害。他跨过马路，进到了建筑工地。白天在阳光照耀下他已把院子里的一切都记得

清清楚楚，所以摸黑跨步要比前一天晚上容易多了。他想一个老年人要想爬上近三米高的土坯墙，没有梯子是不行的，根本不可能像他那样从脚手架上爬上去。在土坯墙的顶上，他又想到一个老年人不可能向院子里跳下去。不知道为什么他又记起了下午见到过的那个差不多已成年的女孩子来了。她的身影刺激了他的神经，他决定总有一天要去盯她的梢。她住在郊外的一个小庄园里。胡安·卡洛斯把沾满了泥灰的脏手在皮外套上搓了一搓，打算往下面跳了。

第五章

……人们羡慕星星，

没有她们，我不知怎样生活。

阿尔弗雷多·莱·佩拉

前面提到的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四那一天，当玛丽娅·玛贝尔·萨恩斯——大家都称她为玛贝尔——在早晨七点钟张了张眼睛，正好她的瑞士闹钟响了。她还是不能长时间地把眼睛张开着。于是，又入睡了。七点十五分，厨娘敲响了她的门，告诉她早饭已准备好了。玛贝尔觉得全身像用蜜和果酱裹包起来似的，昏昏欲睡，神经变得麻木不仁了。所有的摩擦和声音一经传到她身上的感觉器官，就变得低弱了。她的脑袋里空洞洞的，只装满了暖和的空气。她的嗅觉还灵敏，鼻子靠在白漂布的枕头上，抽缩了一下，她嗅到了扁桃精的芬芳气息，嗅到了枕头上残留的发油香气。这股味道震动着她的胸部，渐渐到达四肢。

七点二十五分，她一个人单独坐在吃饭间里，喝着几乎是冷了的牛奶和咖啡。她不想再让厨娘去热一热。于是，只吩咐要几片刚烤好的面包和巴蛋杏仁糖，把牛油和面包片及杏仁糖混在一起吃。

七点四十六分，她走进了隶属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教育厅的第一学校。

七点五十五分，到院子里集队的铃响了。玛贝尔站在五年级B班学生队伍的前面。校长说："孩子们，早晨好！"学生们齐声回答："校长，早晨好！"八点零一分，铃声再次响起。每一排队伍朝他们自己的教室走去。玛贝尔第一堂课教的是历史，内容是有关印加人。课间休息铃分别在九点、十点和十一点钟敲响。上午课程结束的铃也准点在正午响起。玛贝尔完成了她上午半天的教学计划：解释利润、比率和资本等新的内容。为了省得把在公文夹里的学生练习簿带回家去，当学生在草稿簿上做算术的附加题时，她就抓紧时间在课堂上批改作业。在一次课间休息的时候，她通知塞莉纳说，吃过午饭后可能上她家去。她尽量避免和坐在教室后排、已近成年了的男学生接触。

十二点二十分，她到了家里，肚子已很饿了。她母亲问她能否等到十四点钟，以便同他父亲，还有可能同她那刚做完牲口生意才回来的未婚夫塞西尔一起吃午饭。玛贝尔对如何回答她母亲的话，早已有了打算。厨娘为她煮了几只馄饨，再加上鸡汤。她母亲因为要去洗澡和换衣服，不能再陪她了，整个上午她忙着在打扫卫生。对于这一类话，她是不习惯的。玛贝尔吃过馄饨后，尝了尝烤鸡，但没有用点心。她解释说要请塞莉纳帮忙备语文课，要是留在家里的话，就得去应酬塞西尔，从吃午饭到饭后喝完白兰地，至少得耽搁半个下午。十三点四十

五分，她没有敲门就进了埃切帕雷的家。应玛贝尔的请求，塞莉纳让她直接进到自己的房间。玛贝尔觉得两眼的眼皮沉沉的，使她很难集中注意力去听塞莉纳的抱怨。诸如胡安·卡洛斯待母亲和妹妹不好，肯定是妮娜的指使；他不注意保养自己，昨天晚上和那个微不足道的女人一直谈到清晨三点钟，这样，就很容易得上肺病。玛贝尔则跟她讲，自己在昨天晚上也只睡了四个小时还不到，因为要在一旁陪着塞西尔和她父亲一起聊天。如果塞莉纳同意的话，她就留下来和塞莉纳一起午睡。塞莉纳让出了床，自己躺在地板上的大垫子上。玛贝尔在十四点十分闭上了眼睛，接着就睡着了。摆钟指向十七点钟的时候，塞莉纳叫醒了她，递给她一杯茶，玛贝尔不想喝茶，她出了门急急忙忙跑回家。她已经答应陪她母亲去看下午的专场电影。在快到她家的街角时，看到了她父亲和塞西尔在门厅里讲话，正准备上汽车。趁他们未看到自己，玛贝尔进了街角上的一家杂货店，她买了一大盒饼干，以便找个理由说明她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她在自己喜爱的两种牌子之间犹豫不决：一种是洛可可式①的贵夫人的图案；一种是穿着入时的一对漂亮的情人的图案。十七点十五分，她进到家门，总算完成了她下午的计划，躲开了她父亲，睡了一个恢复体力的午觉，否则他会强迫她去陪伴塞西尔的。尽管时间局促，母女两人还是打开了才买来的饼干盒。十八点零五分，进入了安达卢西亚影剧院。这是村镇上仅有的一家电影院，由西班牙互助会管理。在用花式瓷砖装饰成的门厅里，玛贝尔细心观看了当天上映的电影广告，发现时装式样至少是三年之前的，她很沮丧地证实了美国时髦电影很

① 洛可可(Rococó)是十八世纪法国盛行的一种浮华的艺术风格。

迟才能到达巴列霍斯。放映的是一部豪华的喜剧片，配之以令人神往的布景：宽敞的大厅里，黑色大理石的楼梯和镀铬的金属扶手，白色无靠背的坐椅，白色的纬缎窗帘，白色长毛地毯，桌子和椅子的腿都是镀铬的。在大厅里，坐着一位漂亮美丽的金发纽约女郎——一位打字员。她勾引自己潇洒的男主人，通过搞阴谋诡计迫使他和自己才貌出众的妻子离婚，最后还是没有得到他。但是又遇上了一个老头儿——一位银行家。老头向她求婚，并带她去了巴黎。在最后一个镜头里，可以看到那位女打字员在她的巴黎住宅前面，从一辆豪华的白色轿车上下来，抱了一只白色的丹麦狗，她裹在轻软的白色羽毛围巾里，不失时机地和司机交换了一个会心的眼色。司机是个英俊的青年，穿着靴子和一身黑制服。玛贝尔想起了富有的前打字员和司机了间的私情。想到有可能因为司机伤风得厉害，他们热烈相爱，但是没有接吻。不互相接吻确需一种超人的力量，他们可以相互爱抚，但不接吻。两个人整个晚上拥抱着，但没有丢掉脑子里的念头——接吻的愿望，他们为了避免传染，许诺不接吻。一个晚上接着一个晚上，同样的磨难。一个又一个晚上，当激情对他们冲击时，他们的身躯在黑暗中象镀铬似地闪闪发亮，像镀铬似的心脏开裂了，涌出了鲜红的热血，向外四溢，染红了白色的坐椅，白色的纬缎和白色的羽毛；当镀铬的金属已无法制服灼热的血液时，两张嘴巴凑到一块。每天晚上，互相赠送着被禁止的吻。

十九点五十七分，玛贝尔和她母亲回到了家。二十点三十五分，父亲和塞西尔进来了。他们为明天的一笔生意，也是秋季交易会的最后一笔生意，一切都安排就绪而感到满意。塞西尔在玛贝尔的面颊上吻了一下。他们喝了开胃的香艾酒。二十

一点，他们坐到桌子旁，吃了沙丁鱼，土豆和蛋黄油，后来又吃了葡萄牙式烤肉、干酪和冰激凌。席间，主要是她父亲和塞西尔在谈话，他们议论上午的买卖，第二天可能要办的事，想提前对一个星期的交易作一番估算等等。到了喝咖啡和白兰地的时刻，他们就向厅堂里的大扶手椅走去。父亲提起了对赫里福德公牛的一笔价格是否有错，把塞西尔拖到了写字间。玛贝尔给他们端去了巧克力和杯子。然后同她母亲坐到大厅里，评论刚看过的电影。

二十二点三十分，玛贝尔和塞西尔两人单独留在大厅里，他们坐在一张长沙发上。塞西尔无数次温柔地吻她，抚摸着她的后颈。他讲他感到很疲劳，等交易会结束后要到庄园去休息休息；讲到他打算读一读刚从英国寄来的历史书，因为阅读有关历史方面的书籍是他的一种爱好。在吃晚饭的时候，他喝了两杯香艾开胃酒和三杯葡萄酒，在写字间里的时候，又喝了两杯。他和玛贝尔坐在一起的时候，一共喝了三杯白兰地酒。二十三点零五分他告退了。玛贝尔感到如释重负，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她看了看她父母亲卧室的门是否开着，门已经关上了。她把白兰地酒瓶带到自己的房间里，藏在枕头下，又回到饭厅里，打开食品柜，取了两只酒杯，与藏起来的瓶子放在一起。她走进盥洗室，又梳装打扮起来，给自己涂抹上最昂贵的法国面霜。穿上一件短袖细薄棉布女衫，找了两本杂志，把窗子虚掩着，重新把瓶子和杯子整理好后，就上床了。

二十三点三十七分，她舒舒服服地躺好，开始阅读《女性世界》和《时髦的巴黎》杂志。她先看了《时髦的巴黎》杂志，很快地翻阅了体育时装和城市居民时装的部分，头脑里继续想着塞西尔。对她来说，同塞西尔在一起，时间似乎越来越

漫长，这不禁使她惊慌不安。再往后翻几页，是有关鸡尾酒会的服装。玛贝尔仔细看了一会，并没有使她感到兴趣。接着，一方小篇文章《香水的语言》引起了她的注意。文中法国专家建议说，在上午，新鲜的熏衣草会激发起男人对女人的兴趣；晌午，在博物馆蹓跶和小憩喝茶期间，柔和的香水会焕发出越来越强烈的魅力……杂志的最后几页是一篇关于毛皮衣服和首饰怎样才能和谐的文章。文章建议，对于浅色水貂皮大衣，适宜使用海蓝宝石或紫水晶；对于毛丝鼠皮大衣，就只能戴钻石戒指；而对于深咖啡色的貂皮大衣，则适宜戴翡翠的戒指和耳环——最好是直角形的。

玛贝尔把这篇文章读了两遍，她决定把有关首饰的事情在哪一天向塞西尔提出来。她想塞西尔没有姐妹，他母亲不知哪一天就会在英国的北坎伯兰的家中死去。她看了看闹钟，已是二十三点五十二分，她关了灯，从床上起来，打开窗子，朝无花果树的方向看去。院子已沉没在一片漆黑之中。

前面提到的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四那一天，虽然天色还没有放亮，弗朗西斯科·卡塔利诺·帕埃斯，大家也叫他潘乔，像往常一样，在五点三十分就醒来了。他家没有闹钟。黑朦朦的天空挂着一弯新月。棚屋的边上有一台抽水机，他用水潮了一潮自己的脸和头发，又漱了口。因为怕麻烦，他睡觉时不穿背心。室外的空气有些冷，他走进房间，穿上了连衣工作裤。在一张大床上，躺着他的两个妹妹，他的一个兄弟睡在房间一角的帆布行军床上，潘乔自己睡的是一张弹簧床，有粗麻布的褥子。房间的地面是泥土的，四周是土坯墙，铁皮的屋顶。在屋子的另一个房间里，睡着他的父母亲和七岁的小

弟弟。潘乔是男孩中间的老大。厨房还在建造之中，潘乔已开始着手用废旧的现代化建筑材料来砌造。他打开了煤炉，准备沏马黛茶、煮牛奶。他又寻找面包，可没有找到，就叫醒了他母亲。在装瓜类的袋子里还藏着两块面包，是他母亲特地留给他的，两块用面粉和油脂做成的白面包。潘乔的牙齿成四方形，又粗又大，玷有斑迹，因为抽水机抽出来的水含有盐碱物，潘乔的牙齿变成了黑色。他想胡安·卡洛斯这时还可能正在做第一个梦呢！他可能会一直睡到中午，不过他身体并不好，而自己则身强力壮。他想到那位小学女教师应该在七点钟起床，可能没有睡好觉。胡安·卡洛斯讲过，她是当地最漂亮的姑娘，特别是穿上了游泳衣，更加美妙动人。但她的皮肤是浅紫色的；而另一位姑娘长着金黄色的头发，白皙的皮肤。他母亲在问他饼干有没有霉味？潘乔回答说还没有。同时看着他母亲印第安人的黝黑色皮肤，平垂而又不驯服的土灰色头发，镶嵌着银白色的条纹。潘乔通过俱乐部铁丝网的网眼，看到过玛贝尔，但她的皮肤是浅紫色的。另一位姑娘的大腿是白白的，她进店上班总是不穿袜子。潘乔拿一把粗大的梳子插进他呈卷状的乱发团里，木梳给卡住了。他母亲跟他说，他长着一头像他母亲一样的细密头发，像本地人，但又是鬈曲的，像他出生在瓦伦西亚①的父亲。他的一双黑眼睛，可不是印第安人、而是几个世纪之前占领瓦伦西亚的摩尔人的遗产。母亲让他把手臂的肌肉收紧，上前去摸了摸。他儿子个子不高，长得倒挺结实。母亲不知道为什么又想起了在巴列霍斯看到的一个马戏团里的一只小熊崽。她递给了他一杯加牛奶的马黛茶。潘乔想到了妮

① 瓦伦西亚系西班牙东部一省名

娜已休息了整整一个晚上，她的房间紧挨着她父母亲的，一个人要进到她的房间里去而不被发觉是办不到的。他想到了拉克里奥利亚酒吧间的女孩子们。在抽水机的后面，把他家和邻居的地皮隔开来的桩子篱笆已经散开来了，桩子上长满了苔藓。潘乔的目光不知道为什么又在寻找新的目标。东方太阳正在升起，高处红霞万道，玫瑰色和姜黄色的云霞围着太阳。在太阳的背后，天空是金黄色的，再高一点的地方，是玫瑰色的，再高处是红色的了。棚屋遮没了对面的地平线，到现在为止它还是黑色的，之后变成了深蓝色。当潘乔向新的警察局建筑工地出发时，这条地平线和另一条地平线一样，成了蔚蓝色了。几个村落里的村妇已经起身了，在打扫院子，喝着马黛茶。

另一位姑娘的头发自前额上方长出，一点儿也不粗硬，相反显得十分柔软，形成一个个金黄色的自然发鬈。她的面颊、嘴唇上部和下巴间都看不到汗毛。她的皮肤白皙而光洁。她的双眉不像猫头鹰那样连在一起，而几乎像两根曲线，眼白也不呈黄色，眼睛明亮（是蓝色的吗？）有一点儿鹰爪鼻，玫瑰色的嘴巴。她个子并不矮，略胖而又健壮；几乎跟他一般高。她的细腰几乎可以被他那泥瓦工的一双大手包起来。她的腰部以上逐渐扩展，显出白白的上半身；往下扩展到臀部。金发女郎的阴部难道不长毛吗？在拉克里奥利亚，有一个染金发的女人的阴部是黑黑的。潘乔不知道为什么想象起妮娜来了。她躺着，两条大腿微微张开，阴部象个小女娃还没有长毛。她夏天进商店上班不穿袜子。妮娜从来不穿麻鞋，而是穿高跟鞋。她的脚不出汗，也不必像女佣那样要擦洗地板。妮娜不是一个粗野的印第安女人，讲起话来像电台中的艺术家一样，在说每个以“S”结尾的单词时从不忘记把这个字母的音发出来。

六点四十五分，潘乔进入了建筑工地。工头吩咐他和另外两个泥瓦工一起把满载的砖头从一辆卡车上卸下来，搬到为建造下级人员房间的院子里。

八点零七分，工头吩咐他在靠近土坯墙的地方挖一个L形大坑。潘乔得使劲用铲，伙伴们都取笑他，跟他讲他正巧碰上一块凝灰石的地皮，这是在大草原上土质最硬的泥土。妮娜白白的小腿，拉克里奥利亚姑娘们黑黑的大腿，玛贝尔暗黑的阴部，拉瓦迪莉娅深色的臀部，妮娜不长毛的洁白的阴部。……凝灰石的尘埃粘在他的两个鼻孔里，一直下落到咽头。

十一点四十五分，工头用一根木棍敲打着一只旧平底锅，作为休息的信号。潘乔在水龙头下洗了洗脸，用梳子理了一理他浓密的头发。在回家之前，绕道多走了两个街区的路，为的是想经过阿斯切罗医生家门口的人行道。他没有看到拉瓦迪莉娅。潘乔走了十一个街区才到自己的家。他姐姐为他准备了土豆和南瓜，几块肉片漂在杂烩汤里，这就是他的午饭了。潘乔问她的关节炎怎么样了。要是能重新工作的话，就该及时告诉他，他可以去跟营造商，砖窑的主人和胡安·卡洛斯商量，把姐姐介绍给他们当女佣。

十三点二十五分，潘乔回到工地上。工头表也不看，还没到点就要上班，继续挖坑。潘乔没有表，只得服从了，可是他断定还没有到开工的时间。他拿起了铲，向凝灰土挖下去。心想工头可能已在营造商和警察局长面前替他说了好话。

十四点三十五分，工头派人接替了他，让他去老警察局找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运来的存放在副局长办公室里的一扇铁栅栏，用来装在拘留所里。潘乔鼓足勇气和警察局副局长讲了他想进警察局当士官的愿望。这位官员回答说，需要像他那样健

壮的年轻人，但他应该有一点积蓄来支付在省会六个月训练班的费用。潘乔问训练班是否要付学费，官员解释道："训练班不收学费，还供给食宿，但六个月内不发工资，要是省会的警察局同意的话，巴列霍斯警察局就可以派人参加。一切都取决于省会。潘乔扛着铁栅栏，装作毫不费力的样子。他怕警察局副局长走到人行道上来看他，所以他在有两个街区长的一段路程中，没有停下来休息。

十六点三十二分，他很高兴地接待了朋友胡安·卡洛斯的来访。

十六点四十五分，工头又敲响了平底锅。潘乔朝胡安·卡洛斯的脸上看去，想找出一点他在发病或者康复的征兆。两个人坐在小饭店里，潘乔对他说要当心，在别人家里过夜会被人发觉，他有了妮娜为什么还不满足呢？胡安·卡洛斯说事情还没有达到他所希望的地步，妮娜就不干了。并要求潘乔发誓跟谁也不要讲出去：玛贝尔已经答应去说服那个英国人，让他担任两个庄园的管家。胡安·卡洛斯接着补充说，一个主人不能同时待在两个庄园里，这样，管家就好像是两个庄园中的一个庄园的主人了。潘乔又问他在得到这份差使的情况下，是否继续和妮娜往来。胡安·卡洛斯回答说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说明他对女人的事一窍不通。潘乔很想学一点，但是却装出他只是开开玩笑。胡安·卡洛斯说妮娜和其他所有的女人一样，要是待她好了，她就自以为了不起；要是待她不好，她就不再理睬你。重要的是挑起玛贝尔的嫉妒心，使她不忘记应该为他办成这件事。

十八点二十三分，潘乔在棚屋里用水泵抽出的凉水洗了一个澡。

十九点零五分，他母亲和他的姐姐，举着沉重的步子，慢慢走进屋来。今天下午她姐姐觉得腰部痛得厉害，同她母亲一起去了医院，问问有什么办法医治。医生一再向她们表示，这是因为她作为洗衣工，五年来一直把手臂浸在冷水里而引起的关节炎。她可以继续做工，但是不能再当洗衣工了。应当尽可能不把手臂泡在水里。

二十点零五分，中午吃剩的杂烩汤已经热好了。他们在一起吃饭。潘乔几乎没有说话。二十点三十分，他出了门，慢慢地向村镇中心走去。建筑工地的伙伴们或许在小饭店的酒吧间里。他想要是警察局的官员看到他在小饭店里可不太合适。最好找个机会让警察局的官员看到他同后勤处的职员胡安·卡洛斯在一起散步。从意大利人经营的鸡场里走出来一个女青年，提了两只光鸡，原来是拉瓦迪莉娅。他加快了步子，偷偷地赶上了她。两人几乎是肩并肩走着。潘乔很有礼貌地说："晚安。"拉瓦迪莉娅回了声晚安。潘乔问她这两只鸡意大利人要了多少钱？拉瓦迪莉娅轻声回答了他，并说她得尽快回家去，因为女主人正等着她。潘乔请求她是否能答应让他陪着走到修女学校的拐角处。拉瓦迪莉娅吱吱唔唔地表示同意，后来又说不行。潘乔陪着她，了解到拉瓦迪莉娅星期日下午将去在普拉多·加列戈举行的露天舞会，以庆祝一个季节的结束。潘乔完成了他朋友的嘱咐，建议她改换主人，到萨恩斯家去。拉瓦迪莉娅回答说抛弃她的女主人并不合适。在修女学校的拐角处，潘乔想到可能要走三公里的杂草地才到拉克里奥利亚酒吧间，他想见到在那里的女友们，他闭上了眼睛，涌现的却是另一个女人。他一个人去走那段路实在太长了，同胡安·卡洛斯一起走的话，就热闹得多。他并不缺钱花，尽管他向朋友撒了谎。

他从地上捡起一根修剪下来的蓝桉树枝，用手握住了树枝的两端，轻轻地把树枝弯折，于是纤维开始断裂。他加大了力量，纤维断裂得更厉害了，并开始发出吱吱的声音。树枝并不像砖头那样粗硬，而是很柔韧，也不像警察局里的铁栅栏那么沉重，而是很轻软。树枝剥落掉咖啡色的树皮，露出浅绿色的光滑表面。潘乔两臂加大用力，枝杆就嘎吱嘎吱作响，他轻轻地把弓形的树枝放松，又重新用力，枝杆又一次嘎吱嘎吱作响，跟着就折断了。

二十一点四十七分，潘乔回到了家里。大家都聚集在母亲的房间里，听电台里广播的探戈歌手唱的歌。潘乔想睡了，上了床，没有和家庭其他成员一起听广播。他想起了他的姐姐，要是她不能把手放进水里洗衣或洗碟子的话，很难找到帮佣的活干；此外，在省会，六个月不发薪水将是够长的了。他瞧了瞧兄弟睡的没有褥子的行军床，他想到自己睡的倒是弹簧床，有棉花的垫子，不过可花了他一个多月的工资。出于一时的任性，他不想买一张旧床。他为花了那么多的钱而感到后悔，当然咯，他兄弟睡的是行军床，而他不睡行军床。几分钟之后，他就睡着了。

前面提到的一九三七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四那一天，安东尼娅·何塞法·拉米雷斯，有些人称她为拉瓦迪莉娅，而另外一些人又称她为拉瓦，被栖息在院子里角豆树上的鸟的叫声吵醒了。她第一眼看到的是她房间里一大堆放置在一边的东西：洗涤剂瓶，小口大肚酒瓶，食油听，一只欧波尔图葡萄酒桶，一串挂在墙上的大蒜，土豆和洋葱袋子，火油铁筒和肥皂。她的卧室也被当作贮藏室用了。在院子的深处，有一个老式的农村厕

所，还有一个水池子，算作是盥洗室。

六点三十五分，她在那里洗了脸、脖子和两腋。之后，她洒上了一点女主人为她买的红色防汗液。在穿上长袖的灰围裙之前，她像鸟儿一般地抖动着两只手臂，为了让双臂下的红色液点尽快干掉。女主人跟她讲过了，要不这样做的话，液体会腐饰衣服的。她点燃了柴灶，喝了一杯牛奶咖啡，还有面包和黄油。洗男主人的汗衫背心、衬裤和衬衣，一直干到七点四十五分，叫醒了女主人，并为阿斯切罗夫妇和孩子们准备早餐。她把桌子铺在厨房边上的吃饭间里，准备先烤面包，再洗刷吃早餐用的碗碟，打扫清掸诊疗所、候诊室、孩子的卧室、大人卧室、起居室和吃饭间的尘埃，最后清扫大门前的人行道。在干活期间，两次为女主人所打断：一次要她到肉店去退掉电话订货所预定的肉；另一次到杂货店去购买磨碎的干酪粉。一个孩子把一杯牛奶打翻在接待室地上，女主人建议利用这个机会把水磨石地板冲刷一下，很快上一次蜡。

十一点三十分，女主人再次打断她手中所干的活，要她在女主人洗澡的时候，把桌子铺好，准备午饭。

十二点正，女主人和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坐上了桌子。

十二点三十分，三个人朝学校走去。女主人就在那所学校当教师，孩子们在上学。与此同时，拉瓦在打扫洗澡间。这个洗澡间拥有一切现代化的设备。

十三点十分，男主人从医院里回来了。拉瓦把女主人已准备好的午饭端给主人，男主人望着她的两条腿。像往常一样，拉瓦总是避免和男主人靠得太近。

十三点四十五分，拉瓦坐上桌子，饱餐了一顿主人吃剩下的

丰盛饭菜。

十五点零六分，她洗了碗碟，打扫好厨房。男主人在家的时候她无法边干活边唱歌，干活变得难以忍受。而在上午，她总能哼上几首曲子，一般是探戈、米隆加、探戈歌曲。这些歌曲都是她在看电影时从她最喜爱的歌唱演员那里学来的。

她用水池里的凉水洗了个澡，就躺下去休息了。她想起了女主人的劝导，在女主人看来，女佣人不应该让与自己不同社会阶层的男人陪着在街上走，在民间舞会上跳舞也不能超过两首舞曲。女佣人首先应该舍弃大学生、银行职员、旅游者、商店老板和营业员。据说，这些人通常找有钱人家的姑娘谈恋爱，还装出一副正经的样子，背地里却干着诱骗女佣的勾当。由于她们无知，最容易受骗上当。阿斯切罗太太忘了，在名单上还应该包括那些已结了婚的男人。她建议说，女佣可以接触任何干力气活的男青年，这话的意思是指各种各类的工人。拉瓦想起了上星期五观看的一部阿根廷电影，那是由她喜爱的歌唱演员主演的。影片中一个膳宿公寓里的女佣人爱上了一位法律系大学生。怎么让这个大学生爱上她呢？姑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经受了很多磨难。拉瓦领悟到其中的要点：女佣从来没有向他表露过爱情，而是这个大学生开始爱上了她，因为在他眼里这个姑娘心地善良，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甚至甘愿充当膳宿公寓女主人的女儿未婚所生孩子的母亲。后来，大学生当上了律师，在法庭上为她辩护，因为姑娘已经像生身母亲一样爱上了那个小孩，最后一切都得到了圆满解决。拉瓦决心要是某一天一位比她社会地位高的人向她求婚，她不会予以拒绝，不会去干那傻事。当然，她决不会去挑逗男人，尽管不少勤快的好小伙子，比如面包送货员明基多、老乡阿乌莱利奥、泥瓦工潘

乔、报贩齐切等都很讨她的欢心。可惜第二天在民众的星期五她也许不能去电影院看她经常看的电影专场了，因为主人们要邀请客人来吃晚饭。拉瓦不知道为什么从地上捡起了一只麻鞋，用力朝家具架扔去，一只洗涤剂瓶倒下摔破了。拉瓦拾起了碎片，擦干了地板，又躺倒在床上。

十六点正，她起床后，放好了桌子，准备女主人和孩子们的点心。她叫醒了一位上了年纪的太太，这位太太作为护士，协助男主人行医。拉瓦像往常一样给她送上一杯茶。

十七点二十八分，洗完了吃点心的碗碟，她穿过马路，来到阿根廷兼价商店，提取女主人命令她买的擦布。妮娜问她新来的女护士待她如何？自从妮娜走后，已经先后换了三个护士了。拉瓦想起了她上小学时坐的凳子。她和现在市后勤处长官家的女佣人坐在第四排，第二排上坐的是妮娜和凯拉·罗德里格斯，第一排是玛贝尔·萨恩斯和塞莉纳·埃切帕雷。玛贝尔和凯拉已快要结婚了。尽管妮娜和阿斯切罗医生之间有些纠葛，塞莉纳的兄弟还是要和她结婚，这可能吗？以往妮娜总是送一些旧衣物给她。在巴列霍斯，有多少人知道事情的经过呢？拉瓦想起了再向妮娜要几件旧衣服。妮娜已经给了她那么多用过的好东西。作为报答，难道她自己的行为能说得过去吗？但是塞莉纳已经答应把她介绍给玛贝尔的母亲，让她去当女佣了。他们家已有厨工了，这样可以少干一些活，阿斯切罗医生老是瞟着她的大腿，这类事再也不会有了。休息铃响了。玛贝尔、塞莉纳和妮娜跑出教室去跳绳，一、二、三、四，到第二次响铃的时候，她们已经跳了一百下了。妮娜替她把擦布扎成一个小包，朝她望了一望，但没有像过去那样同她说话。是的，是妮娜把她介绍给了阿斯切罗，由于老同学妮娜这位护士的

关系，他雇她当了女佣。妮娜和阿斯切罗医生在一起工作时，妮娜也送过她旧衣服吗？对了，有一件上衣，一件外衣和一件女人的大衣，还有一双鞋。拉瓦走出店门时没有再向女包装工要旧衣服。

十七点五十分，她熨上午洗涤的衬衣。十九点五十三分，把女主人准备好的晚餐摆到桌上。二十点二十一分，去养鸡场庄园提取作为礼物送给她主人的鸡。二十点四十分，泥瓦工潘乔走近她和她搭讪，拉瓦力图掩饰自己的喜悦。潘乔穿的是一件短袖衬衫，短袖子里伸出两条肌肉发达长满黑毛的手臂，衬衫的领口敞开着，隐约可见长满了黑毛的胸部。拉瓦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了可怕的黑猩猩，浓浓的眉毛，清晰显现，睫毛形成弓形，胡子遮没了大嘴巴的一部分。女主人看到拉瓦和他在舞会上跳舞时，并没有为此而生气。拉瓦在泥瓦工的旁边走着，不时地抚摸着头发。她的土灰色头发长自前额上方，平垂又细密。

二十点五十二分，她独自走过安达卢西亚影剧院，看到预告，第二天——民众的星期五——将放映一部阿根廷的喜剧片。尽管没有放映她喜爱的歌唱演员主演的电影，她和市后勤处长官家的女佣都不愿错过星期五的专场电影，票价是女客五个生太伏；男客却是十个生太伏。但要是客人吃晚饭耽搁很久的话，她不是就不能去电影院了吗？对此她已不抱什么希望。不过，星期天舞会潘乔会到场，并且已经表示过想和她跳一个舞。拉瓦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了院子里一棵树上的鸟儿。它们大概已经栖息在窝里了，一只紧挨着另一只，互相保护得好好的。此时她真希望自己能躺在床上，被窝暖烘烘的。有一个寒冷的夜晚，女主人进入她的房间，找木桶里的欧波尔图葡萄酒

来招待她丈夫的朋友，看到拉瓦已经睡了，女主人问她是否还要加一条毯子。拉瓦想盖得暖暖地躺在床上，要是女主人进到她的房间来，就告诉她碰到潘乔的事情。二十一点二十分，她坐下来吃剩下来的晚饭。

二十二点十五分，拉瓦洗完了碗碟和打扫好厨房后，发现没有窗帘要洗，也没有木地板要刷，她觉得这一天干的活，还是比较轻松的。

二十二点二十五分，男主人让她到酒吧间去买一包香烟。

二十三点零二分，她上床睡了。她想，如果同潘乔结婚的话，她可以将就住在只有一间房的铁皮顶屋子里，但是不允许在房间里置放不应该有的东西。她将要求潘乔至少搭一个屋披，以便存放洗涤粉瓶子，小口大肚瓶、木桶大豆袋子、一串串的蒜头和煤油听。突然她记起潘乔是塞莉纳哥哥的朋友，塞莉纳的哥哥和妮娜订婚了。她想过去亏待了妮娜，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拉瓦合起双手，向上帝请求宽恕。她记起了妮娜说的话，“要是你暗算我的话，上帝会惩罚你的。”

第六章

……我已压抑不住，
泪珠夺眶而出。

阿尔弗雷多·莱·佩拉

吉卜赛马戏团的临时帐篷内。
地点：科罗内尔·巴列霍斯。
时间：1937年4月25日，星期六。

我并不认识你。到这里来，你只要付一个比索，我这个可怜的吉卜赛女人就会把一切都告诉你。但是你得把所有的朋友招呼到我这里来，我的预卜可是百求百灵的。我可以告诉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只要讲未来么？那好，我就给你讲未来。只要男青年来到帐篷里，至少要问问现在的情况：女青年是否喜欢他们？你要不是长得那么漂亮，对你来说已无关紧要，因为你肯定已赢得了姑娘的欢心。不过要我把一切全给你讲，只付一个比索我可不想干。你长得漂亮，不过体弱多

病，纸牌将会告诉你一切。至于她爱不爱你，对你来说无关紧要。你很清楚，像你这样的人是很难找到的，因为你属于那类生来就长得漂亮的人。你对死亡不感兴趣，因为你还不算老，看起来还挺健康。可以肯定你想知道的是能不能挣到钱，能挣到多少钱。你还没有掷牌，我就猜中了，不是吗？但是你若要我预卜你的未来，首先你得讲明，你要我什么都讲呢？还是只讲吉利的？　　　你长得那么漂亮，这件皮外套那么贵重，你再给我这个可怜的吉卜赛女人五十个生太伏行吗？这样，我就把吉利的和倒霉的全给你讲。你用左手把这一叠牌切成两堆。　　　现在用左手再切一次，分作三堆。这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好，现在我们把牌翻过来。看看是什么牌？金杯花K，倒着的。你瞧，他把皇冠盖到了眼睛，为的是不让它掉下来。天鹅绒的披风挺重，不过可以抵风御寒。——一个保养得好的人，已是半老头子了。他不喜欢你，老与你过不去。要是我没有搞错的话，你一生中最喜爱的，就是钞票。这恰好是他不会给你的。——旁边的一张牌也是倒着的，是剑花中的第十张牌。你瞧他的手松开着，好像要给你点什么东西。但是要当心，因为她双脚向上，全身用金丝绣花的红布料裹着。请注意，在袖子管里，可看到守灵用的紫色衬里。而头发呢？——不是金黄色的，也不是褐色的，更不是红色的。你认识秃发女人吗？　　　我没有看到她的头发。——幸好右边的牌是剑花二，你瞧蓝色的剑花有多么漂亮的蔷薇寄生花。纯银的长柄正朝着你，——表示一次陆上旅行——，你是否认识某一位刚结束旅行的染发或者戴假发的女人？请帮帮忙，我不明白为什么是光头……喔，对了，我明白了。纸牌上是黑色的头发，但是你刚才把这叠牌分开的时候，我看成没长头发了。要是你根本不

认识没长头发的女人，那么去旅行的就是你自己了。你作此旅行是为了从老人和秃发女人所设的圈套中解脱出来。要是你见到的女人不长眼睛，那一位女人就是厄运。她在后面追赶，并且将赶上你。对她来说，老头、年轻小伙子或者娃娃，长得漂亮还是丑陋，都无所谓。厄运是瞎子，但又是秃发。这张金杯花十可有点奇怪。让我来洗洗牌，我在和牌的时候，请别看牌。你知道那褐头发的老头儿是谁吗？那是跟你在一起的那位姑娘的父亲，他不让你待在他家里，秃发女人帮了你的忙。那位姑娘的头发是金黄色的还是褐色的？　　你可以肯定她的头发没有染成褐色或者戴上黑色的假发吗？　　现在你再用左手分成三堆。棒花二，两根小棒，多倒霉的事儿！这张牌可不妙，——有人要背叛你，不是老头儿，也不是秃发女人。——不过正好在剑花A边上，你还算有运气，纯银的长柄都在你一边。看来吉卜赛王很喜爱这些皮条。你知道吉卜赛王除了这些肮脏的帐篷，一无所有。要是可能的话，我真送他一把纸牌上画的那种剑——是的，那个暗算你的人是你万万没想到的，不过当你掉进水沟的时候，你就会发觉祸兮福所倚。——一个金发女郎将会爱上你。金元花十露出大腿，用右手在向你做手势。——嘿，你运气来了。不过你得当心，我可不喜欢金发女郎，当然这个看法是题外之言，和纸牌没有关系。但是金发女郎有白嫩的肉，让你相信她的心也是洁白的，她把心掏出来放在手里给你看。等一下，我看到的是她把心掏出来给了你，你可千万别放掉金发女郎腐烂了的心，你得紧紧抓住它！一位神灵给我讲，一个金发女郎的心像鸡蛋一样破裂了，里面出来了一个居心叵测的人，——不过，这张金元花十的牌即便是金发女郎，也对你有利，纸牌是这样讲的，尽管我还是不喜欢她。

不，人生的线索还在后面，你得等最后一次切牌。现在像刚才那样，你把这十三张牌一分为三。　　金杯花七，婚礼！小伙子，你得请我吃喜糖了。不过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结了婚的人，但愿还没有。因为杯子倒下了，酒洒到了地上，真可惜呀！我是喜欢酒的，喝酒有助于健康。不过酒淌到地上以后，散发出一股使人恶心的味道。是你要结婚吗？不，因为旁边又出来了一位老太，棒花十。她右手拿了一根棍棒，不过是为了保护你的，另一张牌是金元花六。

不，小伙子，金元花六单独出来意思是钞票，但是在棒花十旁边，说明死人把钞票带走了，留下来的只是一片诚意。

你喜欢六个黄色的圆点，以为是一枚枚金币，不过它们在棒花十或者马的边上，说明棒花十或者马对你有好处，虽不会给你带来金钱，因为它们并不富有，却能给你真诚，这是精神的黄金。　　不，那不是你妈妈。这位上了年纪的女人并不以母爱待你，不过她心地善良。而你，小伙子，也许是因为你穿了皮外套的缘故，或者是由于你长相的原因吧，到处有你要找的女人。瞧，你不高兴了。你不喜欢到马戏团来，这我知道。要不，吉卜赛王就要让我们立刻结婚了，我不过一时高兴说说趣话。现在你再切一次牌。　　现在好了！人生的线索的牌出来了。你得在这些分散的牌中挑十三张，不过不能把牌翻过来，否则，死人就会缠住你。曾经有一个吉卜赛女人把牌翻了过来，结果死人就在她的食物中投了毒。因为要是一个活人提前翻了一张牌，一个死人就会从天上掉下来。　　是的，掉进了地狱，因为要是提前翻了牌，一个死人就会在天上受到诱惑，他从天上往下望，看到在人世间有个人正在赤身裸体洗澡，邪恶的念头顿时在他的头脑里萌生。圣徒们于是就把他送进地

狱，由于你的过错，他就被火化掉了。　　　现在可以了，开始翻牌，把牌摆成一条线。剑花五代表流言蜚语，恶意中伤像把刀子，乱砍乱刺，——不过对你有什么关系呢？对于女人来说，剑花五可以把她们置于死地。而对于你来说，流言就愈多愈好。我说的没有道理吗？——金元花二，是未婚夫妻关系——我第一次看到你在谈恋爱了，因为有关爱情的牌你一张都没有出来过，那么多女人，你一个也不喜欢——不过我没有看到你要的女人，好像已经出现的女人中一个也不是。要是那游手好闲女人中的一个，小伙子，生活已使她模样大变，我认不出来了。　　　不，金元花二并不代表金钱，而代表未婚夫妻关系，两个大的金元花是两颗心，两颗一样的心，代替了你所喜欢的大钱币。噢，小伙子，为什么你挑了这张糟糕的牌？棒花四表示重病。不过要是旁边翻出的一张牌是十或者是马，或者是国王的话，你就得救了。等一下，让我来摸一点吉卜赛尘土，你也摸一摸这小口袋里的尘土，现在把另一张牌翻过来。金元花四表示眼泪，可能是你还有救，也许有对另外一个人的。赶紧，下决心另翻一张牌。　　　我跟你讲不是。表示钱财的唯一的牌是金元花A和六，这些牌都没有出来，要是别的吉卜赛女人不这样解释，那她是哄骗你的，为了让你高兴高兴。不过你要我把吉利的和倒霉的全给你讲，那现在别说话，把下面一张牌翻过来。　　　棒花马！你得救了。一把匕首从我的心头拔掉了。亲爱的，为了拯救你，我甚至愿意抓住厄运和眼泪。把我肩上和脖子上的尘土拍掉一点，等我解开衣服。快……为什么你感到恶心呢？你不会是死海螺① 向我提示过的魔鬼吧！快帮

---

① 根据古代传说，蜗牛或海螺是罪恶与怠惰的象征。

我把尘土打掉，是灰烬，是死人的骨灰或狗的骨灰，对你来说都无所谓。谢谢，谢谢你，小伙子，因为死海螺曾对我讲过，对魔鬼要时刻提防着点儿。魔鬼会不知不觉地附在你的身上进到我的帐篷里来，然后再转移到随便哪一个人身上去。

疾病？哪一个？是的，让我瞧一瞧，棒花四，不过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褐色皮肤的人逮住了它。棒花马——一个身强力壮、心眼也不坏的人——，把下面一张牌翻过来……棒花六，你看这些棒上长满了刚冒出的新枝，还有树刺。牌是倒着放的！这张牌是接吻，是温存，是疯疯癫癫的爱情。倒着放，该是那个女人要背叛你，不过我什么也不清楚。再翻另一张牌，啊，灰喜鹊！请别给我看灰喜鹊，别让我看你的死亡，那不是你……有人因病暴卒，你也得当心。棒花六后面跟着剑花六说明死前曾高声喊叫。会不会有人要杀害你？再翻另一张牌，又是金杯花十！不过现在的牌是从右边出来的。　　　怎么没出来过？肯定出来过了！秃发女人，我跟你讲过她紧跟着你。

你说对了，是剑花十。我年纪大了，因此你讨厌我了……那么金杯花十是什么呢？我看到的是个褐皮肤的女人，牌并不坏。不过，要是你有运气，要死去的倒是她。快看另一张牌！倒着的剑花A。看着我，宝贝，看着我，我要看看你的眼底，以便解开疑团。有时我要往水坛、酒坛或者玻璃里看，往任何可以充当镜子的物体里看，我不知道……不过好几张坏牌连在一起。假如剑花A在右边出来，你就完全得救了。不过一连串的厄运还没有完结，让我看看你的眼睛，我是喜欢浅栗色的眼睛的，但是什么也没有看到，只看到我自己。小伙子，你是否知道过去我是长得多么漂亮！在帐篷里，当一个像你一样的男子汉走进我的帐篷，我总是让一个吉卜赛女人留在外面

值班，要是我一叫喊，她就进来。男人们都想勾引我！……现在掷另一张牌，不要忘记有人得暴病倒下了。当心，别卷到危险中去。我看到了鲜血，听到了有人受了致命伤后的叫喊声。再掷一张牌，——最后总算好了。金杯花三表示欢乐，经过了那么多的苦难后，你得到了极大的欢乐。再翻一张牌，剑花二，又是一次旅行。　　　　不，傻瓜，不是到另一个世界去旅行，而是在陆地上旅行，再说，旅程又不很长，对你来说一切都很好。再看一张牌，现在只剩两张牌了。金杯花五，靠右边，是张好牌。就是说，你跟人家交谈得很多，达成了协议。最后第二张牌是个漂亮的金发男子，就是说你到老年时可以生活得很幸福，能得到一位很好的伴侣。现在，金发男人，摸一摸灰土，把右手的五个指头伸到小袋子里去……因为最后一张牌好极了……我挑的……翻过来。　　　　棒花十，一位老太重新从左边出来。小伙子，你长得真漂亮。这张牌是说，你和你妻子将同享高寿，你去世时妻子将陪伴在你身旁。因为棒花十是个老太婆，像我一样……，　　　　你满意了吗？给你卜算一生只花了你一个比索五十个生太伏，你还以为太贵了吗？　　　　不，应该是我要向你道谢。把你的朋友招来，但愿他们都像你一样。

1937年4月26日，星期天，在普拉多·加列戈举行的民间舞会的进程及由此引出的后事：

舞会开始时间：下午十八点三十分。

门票价格：男宾每张一个比索，女宾每张二十个生太

伏。

爱乐乐队演奏的第一首舞曲：探戈《堂璜》。

舞会上最引人注目的女宾：拉盖尔·罗德里格斯。

占优势的香味：普拉多·加列戈周围蓝桉树叶子散发出来的香味。

多数女宾的显眼打扮：用丝带束住头发，使卷曲的头发向上隆起。

多数男宾选来插在西装上衣扣眼上的花：康耐馨花。

最受欢迎的舞曲：华尔兹《心灵深处》。

节奏最快的舞曲：进行曲《圣物盒》。

节奏最慢的舞曲：哈巴涅拉舞曲《你》。

舞会高潮时刻：在奏华尔兹舞曲《心灵深处》时，露天舞池里出现了八十二对舞侣。

参加舞会的人担受的最大惊吓：二十一点零四分的时候，一阵狂风刮来，预示可能会下倾盆大雨。

舞会结束时的信号：二十三点三十分，两次短暂的熄灯。

关门的时间：二十三点四十五分。

参加舞会的人中间最显眼的女宾：安东尼娅·何塞法·拉米雷斯，又称拉瓦迪莉娅或拉瓦。

拉瓦的同伴：她最要好的朋友、市后勤处长家的女佣。

拉瓦跳的第一支舞曲：蓝切拉调《我的小牧工》。伴舞的是多明戈·希拉诺先生，也被称作明基多。

专为结交拉瓦而来参加舞会的先生：弗朗西斯科·卡塔利诺·帕埃斯，也叫潘乔。

拉瓦和潘乔跳的第一支舞曲：探戈《一个恩特雷里奥斯

人》①

拉瓦和潘乔的面颊靠在一起时跳的第一支舞曲：哈巴涅拉舞曲《你》。

拉瓦喝的由潘乔付钱的饮料：两瓶桔子汽水。

潘乔为了和拉瓦谈对于双方来说至关重要的事情所提出的条件：在拉瓦女友不在场的情况下，陪送她去家。

拉瓦提出的条件：先陪送她的女友到后勤处长的家，她和潘乔两个人再从那里去阿斯切罗医生家。

拉瓦指定交谈的地点：阿斯切罗医生住所临街的那扇门口。

使潘乔感到不快的情况：后勤处长家在柏油马路地段内，是在全村镇光照最明亮的地方，离阿斯切罗医生家只有两个街区远，而离泥土路、绿树成荫和光线昏暗的地区，包括普拉多·加列戈在内，却很远。

看到拉瓦在潘乔陪伴下向阿斯切罗的住处走去时，替拉瓦担心的女人：市后勤处长家的女佣。

促使潘乔容易达到目的的气候条件：温度适宜，气候凉快，摄氏18度，没有月亮。

促使潘乔加快达到目的的偶然因素：一条长得可怕的野狗逼近他们，使拉瓦吓了一大跳。这给潘乔提供了一个显示自己胆量的良好机会，在拉瓦的心灵深处唤起了一种受到人保护的热烈情感。

另一个偶然因素：附近有一个建筑工地，要到达这个工地，只需从原来的路再多走一个街区就到了，

潘乔和拉瓦讲的重要事情：希望能得到拉瓦的陪伴。这一

---

① 恩特雷里奥斯为阿廷东部一省名。

愿望弄得他日夜不安，像着魔似地。

潘乔用来劝说拉瓦从新警察局建筑工地走的理由：他想和拉瓦多聊一会，不希望在阿斯切罗医生住处的街门口交谈，以免引起可能的非议。

在黑暗中，潘乔面对着拉瓦，脑子里出现的主要想法：牧草茂密的地方，野苋菜花该割掉了。工头来了，潘乔紧握铲子；用锄砍牧草，这个地方真暗，连猫咪也看不见我们；胡安·卡洛斯从远处的土坯墙上跳了下去，并没有钻进野苋菜花中去；“当你和一个姑娘在一个谁也看不到的地方时，不要多说话。”“为什么？”“是让你不干蠢事。”野苋菜的根在刚犁过的干涸的土壤里，我揪了一把野苋菜，连根拔起，根带着泥土，光溜溜的，在凝灰土上长不出野苋菜花来。拉瓦的头发自前额上部长出，有点粗硬，比野苋菜的根还漂亮，虽呈泥灰色，但不沾尘土，可以舒心地抚摸。拉瓦可多干净呀！两只手臂是咖啡色的，两条腿的颜色比咖啡色更深。腿上没有长毛吗？不，有一点毛。妮娜到店里去的时候不穿袜子，要是摸一摸的话，她的肉体一定很柔嫩。“你不让吻吗？”她连亲吻也不懂，唇上有一点胡子，黑黑的腿，黑黑的脸。“我们亲热一下好吗，可爱的宝贝？”我把砖头传给了另一个雇工，我们把砖头从卡车上卸下来，两块或三块一次地传递，砖头像凝灰土一样干硬，把我的手掌指纹磨光了。“必须按上手印。”一只脏手挡在招工名册上已捺不出纹路了。“您的手指已经没有纹路了，砖头把它们吞吃掉了。”不过小指头上还有点纹路，小指是最偷懒的一个指头。我抚摸着你，你的皮肤是光滑的。“要是你不去碰她，人们就要认为你是傻瓜。”我要对她说，我是真心地爱她，最好她能相信我的话。她很美，人家给我讲她也很勤快，

帮女主人家打扫得干干净净。“对于像这个黑女人来说，我还能多讲什么呢？”她真温存，天真无邪，我占她的便宜真有点遗憾。“要是你不去占有她……”她相信我爱她，她相信明天能同我结婚。黑女人的小胡子是柔软的绒毛。我肩扛铁栅栏能走几个街区，我要是愿意，可以把你紧紧抱住，把你驯服。你瞧我力气多大，不过不是为了揍你的，是为了保护你，不让狗欺侮你。我的黑女人多温存，不过要是你过于拘谨的话，同样，你就要完蛋了，你瞧我有多大力气。

在黑暗中，拉瓦面对着潘乔，脑子里浮现的主要想法：女主人没有看到我，我也不去跟我的女友讲。我没有和银行里的人跳舞，没有和大学生跳舞，我没有跟你对我说过的永远不能在一起跳舞的人跳过舞。有些人订婚后，又在女佣人身上打注意，潘乔不属于这一类人。他人品好，又肯干。要是女主人吩咐我干什么，我从不拖延，双手立即握起扫帚，开始打扫，用鸡毛帚掸去家俱上的尘埃，用湿抹布和肥皂对地板加以清洗，肥皂和木桶就放在洗衣池子里。他买了一张一个比索的男宾票，桔子水多新鲜。我作为女宾进入舞场，付了二十个生太伏。有些去跳舞的姑娘，尽管只是女佣人，也同商店的女职员，服装设计师的女助手，或者当教员的小姐一样，都买了女宾的票。他手上起了老茧，那么硬的老茧摸得我痒痒的。他是怎么狠狠地驱赶野狗的！要是有一天，主人想占我的便宜，我就跑，去叫潘乔。他忘了在领子上安放鲸须①，领子角都翘起来了。下次再见到他时，我把主人用的鲸须给他。哎哟！在我身上抓得多么痒呀！吻我多么热烈呀！他一定是爱我的了。热烈地吻和轻柔

① 放在领子角上的一种饰品，可使领子角挺直

地抚摸之后，我起了鸡皮疙瘩。

1937年4月26日，拉瓦在阿斯切罗医生住所临街的那扇门口同潘乔告别时产生的新情感：希望第二天晚上在某一条暗黑的人行道上看到潘乔出现。他衬衣的领子上没有放上鲸须，这样她就可以把从阿斯切罗医生那里偷来的鲸须放上去了。

拉瓦的眼泪流经的地方：她的双颊、脖子，潘乔的双颊、手帕、衬衣领子，野苋菜花，长满牧草的干土，拉瓦上衣的袖子和她的枕头。

1937年4月26日星期天晚上由于气温突然下降，提早枯萎的花：阿斯切罗医生花园里的白百合花和玫瑰花及科罗内尔·巴列霍斯郊外道路两侧水沟里长出来的一些野花。

没有遭到损伤的夜间昆虫：建筑工地上的蟑螂，在尚未粉刷过的砖头之间织网的蜘蛛，围着街道中央城市夜间照明路灯的小灯泡飞舞的硬壳虫。

胡安·何塞·马尔利兰博士
布宜诺斯艾利斯省
科罗内尔·巴列霍斯市
1937年8月23日

马里奥·欧亨尼奥·博尼法西博士
“圣·罗克”医院
科尔多瓦省科斯金城

尊敬的同事：

首先，请您原谅我迟迟才给您复信，但是，请相信，这是

出于想把埃切帕雷的情况向您作更详细的汇报。应该坦白地告诉您，我很不理解这个小伙子的反应。打从他生下来后，我就认识他了。我认为他个性很强，有点固执，这种个性对他并没有什么坏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配合治疗，也不知道他吵着要回去的原因何在。我不排除可能与女人有纠葛的因素在内。我只记得与此有关的一个奇怪的细节：埃切帕雷病重的情况我是从显然是一个女人寄来的匿名信得知的。那个女人用印刷体的字掩盖了女性的笔迹。她的信中说，胡安·卡洛斯不愿意到我的诊疗所来，为的是不让人们知道他的病情；她曾目睹病人吐过血，要求我不让胡安·卡洛斯与其亲属接触。这事他的亲属是不愿提出的。匿名信特别提供了一个引人注意的情况：在清晨一时到三时之间，埃切帕雷真的感到十分难受。

不管怎么样，我认为你们要做的事情已不多了。因为昨天我在同他母亲的交谈中得知，她们已不可能再支付九月中旬以后在疗养院的费用。我请他母亲决定，是再晚些时候，还是现在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埃切帕雷本人。顺便告诉您，他母亲是个寡妇，靠节俭过日子，几乎没有钱了。而他本人并无积蓄，病假期间又不能享受工资待遇。他母亲另外还对我讲，小伙子从来不拿出一个生太伏给家里。这样，我不认为他那么快地想离开科斯金是为了替家里节省一点钱。这对他来说，似乎是无关紧要的。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好好地利用这次的治疗。

一切听候您的吩咐，

亲切的

诊疗所医生

胡安·何塞·马尔布兰

第 七 章

……一切，一切都被照亮。

阿尔弗雷多·莱·佩拉

科斯金1937年7月3日

星期六

亲爱的：

你看，我履行诺言，给你写信，虽然稍迟了一些，已经到了期限，明天就是本星期最后一天了。你怎么样？肯定你已不记得给你写信的我了。分手那一天好像需要有一条毯子来擦干你的眼泪和鼻涕，可是今天晚上，要是我稍不小心的话，你就去参加米隆加舞会了。临别时你哭得不那么厉害了，仅仅是几滴鳄鱼的眼泪。总而言之，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今天是星期六，我很想知道此时此刻你在干什么？你正在睡午觉吗？盖得暖暖的？谁将是那个靠得你最近的枕头呢？我

不喜欢成为热水袋，因为要尝到脏脚的味道，而且还有声响。是的，没有必要去找新的物品，还是当个枕头最好，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交谈。谁知道我了解什么呢？一个吉卜赛老太对我说我要不信任金发女郎。你会去和枕头商量吗？要是你问它谁爱你，它会回答你说是我。枕头是怎么诓骗你的……好吧，乖乖，等一会，喝茶的铃声响了，正好，我可以休息一会，因为吃过午饭后，我就一直在写信。

好了，我回来了。你得知道他们对我照料得很好。我喝了两杯茶，吃了三块不一样的煎饼。你是嘴馋鬼，这里对你来说倒挺合适。明天是星期日，你去电影院吗？谁给你买巧克力糖呢？

黄毛丫头，现在我履行许下的诺言，告诉你这里的情况。你瞧，要是你喜欢的话，我把它送给你。一切都很美，不过我像狗一样对此已厌烦了。医院的一切都是白色的，只有屋顶的瓦是红色的，差不多科斯金所有房子的屋顶都一样。村镇不大，晚上要是这些瘦鬼中有人咳嗽的话，两公里以内也可以听得见，可见该是多么寂静了。还有一条河，它的水流源于山上。你知道有一天，我租了一辆单座双轮马车，一直到了山脚下，那里的水凉凉的，树木遮盖了一切。不过当水流到科斯金时，变得暖暖的了！这里一切都是干涸的，什么都不长，也不长植物，是太阳不让它们生长。我在所有的信中都写上这同一段话，因为要不这样，我的大脑思考了那么多以后会痉挛的。

还有什么呢？下个星期是七日假期的开始，据说有好多旅游者要来。不过好像在这个村镇里，从没有一个人留下来住夜，因为人们害怕传染。其实再没比他们更发臭的人了，请原谅我用这个字眼。你瞧，这一切很快会结束的，因为大量金钱

耗作预防费，那么多的预防措施，要是所有的人都做X光透视的话，巴列霍斯一夜之间将变得空无一人，巴列霍斯人都将到这里来了。好吧！一切都是因为我母亲希望儿子把病治好。而你呢？黄毛丫头，你最好当心一点，因为我留下了隐蔽得很好的监视人员在那里。不要干任何傻事，否则我会觉察的，你不信吗？要是你在那里和某一个可怜虫做出一些遮遮掩掩的事的话，我很快就会知道的。不，真的，我可不懂得宽恕肮脏勾当，你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洋娃娃，纸已写完了。我不再跟你多讲这里的生活了，因为你可以想象到：休息和吃饭。

至于这里的护士，一个个都是刀枪不入，最年轻的和萨米恩托一起去学校了。

吻你，直到你满意为止。

胡安·卡洛斯

又及：你答应过，通过邮局给我回信。我比你想象的还要厌烦。信至少要像我给你的那样写三张纸。

在阳台的太阳光下，他把信纸收好，又把外衣放在一边，从睡椅上站起来，问一个年轻护士：在冬季餐厅喝茶时坐在他对面的那个老头儿的房间号码是多少？十四号房间的门打开了。拉丁文和希腊文老教授请客人进去。给客人看了妻子、儿子和孙子的照片。接着，回顾了他住院八年的经过。他的疾病需要长期住院休养，同时由于各种原

因，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三个孙子他至今一个都没见过。最后，他接过客人的信纸。答应为客人改正三封信中的拼写错误：第一封信共七张纸，写给一位小姐；第二封信，共三张纸，是写给家里的。第三封信，也是三张纸，是寄给另外一位小姐的。

科斯金　1937年7月27日
星期六

亲爱的：

你的信就摆在我面前。我等了多久呀！信上的日期是八日，星期四，但是巴列霍斯邮局邮戳的日期却是十日。为什么搁了那么久才把信投进邮筒呢？你知道，我是度日如年啊！

我妹妹的信先到，你知道，一封令人失望的信，只有一张半纸，而且是在学生上图画课时写的，说不定学生会画出的脚长短不一呢！我正要找她的碴儿。妈妈答应一定给我写信，可现在她失信了。因为握笔时手腕颤抖得很厉害，她羞于给我写出歪歪斜斜的字。但是我母亲的字即使是歪歪斜斜的，对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妹妹批评了她，认为她过于谨慎。

问题是我在这里的近二十天中，只收到了那一封信，现在又收到了你的信。真是如释重负。思想上可以轻松一点了。此时此刻，我的手指正在抚摸着你的后颈，要是你默许的话，我就解开你紧身女衫后边的扣子，手顺着脊背往下摸，搔搔你的皮肤。你给我写了一封多美的信呀！你给我讲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吗？

我在这里一切如常，我不想给你详谈每天我们怎么过的，因为我不喜欢谈这些。你得知道，在这个疗养院里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医院里的事，一切都是集体行动。这里甚至有快要死的人。起先我不太相信，但是有一天，一个十七岁的姑娘没有到餐厅来，她已死在病房里了。我在这里得忍受这一切，我脾气就越来越坏，这样下去，我真的要生病了。我也作好了准备，让他们控制我的一切，因为任何自由活动都是不允许的。喝马黛茶时医生们乱哄哄地闹成一团，他们记不清谁是重病号谁不是，最后为了不伤害任何人，对所有病人一视同仁，他们对待你就像明天你要死去的一样。为此，我总是抢在他们的前面，我不把所干的事都讲出来，他们最后也奈何不得我。科斯金河里的水有一点儿温热，中午时候是最好不过的了。但是制度是这样：你得睡午觉，像一条大白鲑一样，倒在冬天阳台的躺椅里晒太阳，上盖一条沉沉的科尔多瓦毛毯，这条毛毯有我家里三条毯子一般重。好极了，我这瘦瘦的身子泡在河里，像亚当一样浑身一丝不挂，因为没有带游泳衣去，我又不能带毛巾，只得在太阳底下把身子晒干。要是我出门带了医院的毛巾，马上会被看门的人识破。游完泳，我像狗一样抖动身体把水珠甩掉。山区的太阳是很厉害的，要是没有风，你根本不觉得冷身体就晒干了。在河里游泳对我有什么害处！睡午觉影响更大，因为夜间，我就会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觉，各种各样的想法在我头脑里翻腾。最好还是不去说它吧。

这些事情我仅仅给你讲，对我母亲我什么也没讲。我在这里无法忍受下去了，因为这里从来没有治好过病人。要是你和别人闲聊，谁也不会跟你讲他想回家去。唯一想到的是费用开支，因为这个医院的费用是科斯金地区最贵的。人们总是谈起

想搬到膳宿公寓去住，由外面的医生来给他们看病；或者租一幢小房子，把家属带来同住。在科斯金还有一所医院。有一天，我起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去了那个医院。在这里，一切是多么无聊。我真心实意地想告诉你，我的宝贝，当我重新见到你时，你将使我忘记这里所看到的一切，因为你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我给你讲穷人在医院里看病的事，这样，你就可以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你要答应我，以后不再向我提及这方面的事。你是健康的人，不可能想象到咳嗽所发出来的声响，在医院的餐厅里，有时也听到咳嗽声，不过幸运的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喇叭里常传出唱片或收音机播放音乐声。

我去医院的第一天，先到河里洗了个澡。那天吹着和风，为了不想睡午觉，我开始绕圈子走，当我想起该午睡的事来时，已经在医院对面的山上了。在重病号房靠门一边床上的一个病员，那天没人来探望他，我就和他聊了起来。他给我讲了他的情况。又有两个病人，穿着医院发给的睡衣和浴衣，参加了进来。他们以为我是实习医生，我则顺水推舟，和着他们。

我不想再去了。但出于怜悯，常去和第一张病床上的那个可怜家伙聊一会。你是不会相信我讲的话的。不过，我每次去，总看到新的面孔。你明白我要讲的吗？谁的病也没有医治好，每当空出一张床位来时，那是因为有人死去了。是的，你不用害怕，只有病重的人才在那里，所以才会死去。

现在你把这一切都忘了吧！不会轮到你的，你是健康的人，身体结实得很，子弹都打不进。你像是五金店里用来划玻璃的金刚钻，尽管金刚钻是没有色彩的，像一只没盛酒的杯子。最好是斟满了酒，呈现出红色，像一颗红宝石。

尽快给我复信，不要再像上次那样迟迟把信投入信筒。

急切地等待着你，热烈地吻你！

你的　胡安·卡洛斯

又及：我忘了告诉你，我在医院有一个好朋友，下次信上我给你讲他的情况。

在阳台的太阳光下，他把信纸收好，又把外衣放在一边。从睡椅上站起来，向十四号房间走去。在走廊里，他和一位年轻护士交换了一个几乎察觉不出的眼色。十四号房间的病人高兴地接待了他，接着就为他的三封信改正拼写错误：第一封信，半页纸，是写给一位小姐的；第二封信，两页纸，是写给妹妹的；第三封信，六页纸，是写给另一位小姐的。最后他们两人进行了一次长谈，在交谈过程中，来访的客人几乎叙述了他的全部生活经历。

科斯金1937年8月10日

我的命根子：

前一天，同时收到你的第二封信和我妹妹的第二封信。当然这两封信是有差别的。事实是，你的信我看了有八十遍；而对我妹妹的信只看了两遍，就搁在一边了。看信时我的眼前是否浮现你的身影，我已记忆模糊了。另一方面我也清楚有的信是应约而写的。我的命根子，至少别人是会给你写信的吧！要

是我跟你讲，从我到这里以后仅只收到这四封信，你会不相信我的。人们是怎么想的呢？是害怕通过邮局寄信会传染吗？我可向你保证他们会自食其果的。我父亲说得真有道理，墙倒众人推。我以前曾经给你讲过我父亲的事吗？

你看，我父亲和他的一个兄弟在巴列霍斯四十公里外有很大的一片土地，这是我祖父的遗产。我父亲是会计师，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获大学文凭。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可不像我，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会计师。好了，我祖父让父亲到首都去读书，他认为我父亲对数字有特别的天赋，而我的叔父则是一头牲畜，只配留下来放牛。我祖父去世后，我父亲继续读书，而我叔父呢？丧事刚办完，就把土地出卖了。他席卷了几乎所有的钱，突然从地球上消失了，直到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现在坦迪尔，有一个极好的庄园，但是报应的时刻一定会到来的。

我可怜的父亲得维持生活，他在巴列霍斯住了下来。我并不是说他生活得很差劲，因为有好多活可以去干吆。我也不记得是否听到过他埋怨此事。但是我母亲在他因昏厥而死去的时候，像疯子一样地号啕大哭。因此我还记得，经过了整整一宵守灵后，大约是早晨八点钟，门铃响了。我母亲已听到了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开来的火车声。那季节，火车是七点半钟到达。我们都默默地坐着，一言不发。只听到了从首都经过巴列霍斯开往拉潘帕省去的机车的隆隆声和汽笛声。我母亲以为是老头子的兄弟可能乘这趟火车来了。可谁也没有通知他阿！于是门铃一响，母亲便跑到棚屋里去，抓起猎枪。她满以为那个二流子来了，想打死他。

然而，进来的却是殡仪馆职员，他们是来封棺材的。母亲大哭大喊，满地打滚，可怜的妈妈！她说老头子的死亡是由于

一生闷闷不乐，心情不畅的缘故，那个强盗兄弟要对此负责。而现在留下了两个孩子，本来应该属于孩子的土地没有了。老头子心地太善良了，对这种诈骗行径既没有表示反对，也没有去法院控告。到头来受到伤害的倒是他老婆和儿女们。好吧，我干么要再多讲呢！每当我夜晚无法入睡时，这件事就在我脑海里浮现。

一切都那么遥远，不是吗？你，红宝石，也离得太远。现在我得向你解释为什么没有立即给你回信，因为我耽误了好几天才写信。

我曾那么想你，想其它的事，想到现在我离你那么远。我想给你讲察觉到的一件事，但是好像有一只手又把我的嘴捂住了。红宝石呀，我怎么办呢？要是说假话，我会感到羞愧的。我不知道过去是否有过同样的感觉，或许有过，然而我却没有觉察到，因为现在我觉得我是那么地爱你。

要是你能离我近一点，要是能看到你手提显微镜从科尔多瓦来到这里，我就觉得我的咳嗽病突然由于欢乐而痊愈了。为什么不可能呢？一切都坏在该死的钞票上。因为要是我有钱的话，我就马上给你寄去一张支票，让你和你妈妈一起来住上几天。我的命根子，我想念你！在接到你的信之前，我日夜不安，唯恐真的会生病了。不过现在每当读到你的信时，我就信心倍增。我们会幸福的，红宝石，我将把你斟满的酒一饮而尽，在我喝得酩酊大醉之后，你让我在你身旁睡个午觉。你母亲就在一旁注视着。你别害怕，她只是守护着我们。至于你爸爸，谁也没有去踩他的苗圃，与我无关。

好吧，我亲爱的，很快给我写一封漂亮的信，马上寄出，不要像我这样，写信时考虑得那么多。

真正爱你的

胡安·卡洛斯

又及：我又忘了告诉你，一位同我一样住在这里的好心先生向你问候。我冒失把你的信给他看了。他很欣赏你的信。请注意，他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曾任大学教授。他说我在写信方面笨得像是一头牲畜。

在阳台的太阳光下，他把信纸收好，又把外衣放在一边，从睡椅上站起来，向十四号房间走去。他受到了亲切的接待。在将唯一的一封信修改后，来客应该回他的房间去了。因为在剧烈的咳嗽之后，他又意外地出了一阵汗。住在十四号房间的病人想到了他的年轻朋友的病情，以及由此可能引出的后果。

住在十四号房间的人在考虑他朋友的情况时提出的问题：

要是胡安·卡洛斯知道了他自己所患疾病的严重性后，他敢于通过婚姻关系，把一个女人和他的生活拴在一起吗？

胡安·卡洛斯意识到他所患疾病的严重性吗？

要是妮娜是处女的话，愿意和一个肺结核病人结婚吗？

要是妮娜并不是处女，愿意和一个肺结核病人结婚吗？

虽然胡安·卡洛斯对妮娜有一些新的感受，这也就是他决定提出在回到巴列霍斯后同她结婚的原因。为什么他时常想起很久以前的一天，妮娜在早餐盘子中放上斟满土制白酒的酒杯

请他欢饮时的笨拙模样呢？

为什么玛贝尔很懂得如何打扮，如何恰如其分地待人接物，而他却反复说玛贝尔既自私又卑劣呢？

第 八 章

我隐约望见
远处闪烁的光亮
指明了我的归程
同样的光亮
苍白的反光
开导我痛苦深沉的时刻

阿尔弗雷多·莱·佩拉

科斯金　1937年8月19日

我的命根子：

中午我正好要进餐厅的时候，收到了你的信。现在我给你写回信。今天我一点羞愧也没有，我将我的全部感受讲给你听，我是那么高兴以至于想从阳台上往花园里跳下去，好久以来我就有这个想法了。阳台离地面很高，不过我相信今天跳下

去定会稳稳站住，像一只猫一样，筋骨完好地奔跑而去。

你会说我这样做不好，不过你信上提到的一件事使我高兴，那就是经理责怪了你，因为每当你为想我而哭泣的时候，经常跑到厕所里去躲起来。小傻瓜，不用哭。你是那么真心爱我吗？

今天我作出了保证，我将一切按医生的吩咐办。前一天，他们严厉地训了我一顿。既然我们由于这唯一原因而暂时分离，那么，当你看到我在巴列霍斯出现的时候，就可以相信我已痊愈了，不用再回到这里来了。事实上，这个地方是挺可以的，只是离你远了点，这倒确实很伤脑筋。现在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就是克制住自己，不要再躲起来哭泣，即使我还得待在这里直到年底。你相信好了，我如离开这个地方，是因为我已恢复了健康，即使费用贵了一点，但是健康是无价之宝。我回到巴列霍斯后，我们将开始过新的生活，永远在一起。你同意吗？作些考虑和准备吧！

实事是，这里的治疗方法简直要使我发疯了。不过从今天起，一切都将起变化。我作出的最大牺牲是不再去河里洗澡了，因为医生知悉后，差点把我从医院里赶走。但现在我是那么兴奋，以至记起有一天，我父亲同意我骑自行车到五莱瓜①以外曾是我祖父所有的一个农庄去。我曾好多次听人谈起这个地方，很想去实地看看。那时我才九岁或十岁上下。当我到达那里时，在刚建造起来的庄园住宅附近，有一个孩子跟着一匹小马在走，他是庄园主的儿子，挺孤单的，因为不准他和长工们一起玩。他开始和我一起玩了。他请求我把母亲为我准备的

① 里程单位，合5,572.7米

烙饼分一半给他。当女佣人喊他去吃午饭时，发现孩子已经在吃东西了。她让我进到屋里，以便能让我吃完午饭，他们可能看到我不是一个醉酒的黑人，把我带到桌子边，先叫我洗手，而他母亲……

在阳台的太阳光下，他停了笔，把外衣放在一边，离开了睡椅，向十四号房间走去。他受到亲切的接待，像往常一样，交出了信纸，但是除了改正拼写错误外，又提出了另一个请求，即希望帮助他写完这封信。他的目的是想寄出一封写得很漂亮的情书。教授热情地答应了他的请求，并立即向他建议，他写信时可把那姑娘同勒忒河作个对比，接着详细地向他作了介绍：勒忒河是希腊神话中位于炼狱出口处的一条河，净化了的灵魂在那里沐浴，以便在升入天堂之前忘却罪恶的人间世事。年轻人呆呆地笑着，拒绝了这个建议，认为这“太新奇了”。教授生气了，补充道对于一个病人来说，有必要不轻易相信女人的许诺，如果她们答应得多，很可能是出于怜悯而不是爱情。年轻人低下头，要求在教授代他起草情书时回自己的房间里休息一会。他走到门口的时候，抬起头，看了一眼老人。老人抓住这个机会接着说，给一个姑娘安排这样的命运是不公正的。年轻人躺在床上，想睡一个医生所规定的午觉。他相应地休息了一会，他的紧张状态只能让他做一个为不断的梦魇所困扰的不安的梦。

胡安·卡洛斯睡觉时，在他脑海里闪现过的形象和话语：一座砖窑，满是痂和油脂污斑的人骨，在田野里的一台烤肉

机，一块肋排在缓缓的文火之上烤着，村民们正在寻找木炭和干枯的树枝，放进火苗中去，一个看管烤肉机的村民喝了整整一瓶酒后睡着了。肉烤焦了，变得干硬。一阵风把炭火吹旺，金星飞迸，一个死人钉在烤肉机上，一根竖插在地上的铁条穿过他的心脏，另一根铁条横穿过肋骨，把两只手臂撑开，死人颤动着发出埋怨声，慢慢地缩小成一架尸骨，部分骨头又被烤焦了干瘪皮肤所掩遮，黑色油斑的人骨。一道又长又暗的走廊；一个没有窗子的囚牢；一个女人的双手拿着一块潮湿的抹布和一块肥皂；一只杯子里装满了温水，一个背对着的妇女到河边去用杯子打水。妮娜把抹布在手里搓着，冒出了白色的泡沫，她仔细地洗着在烤肉机火灰中的骨头，“你想想看，胡安·卡洛斯，勒忒河的想法该多美啊！在那里留下的是各种各样不愉快的回忆。一些幽灵晃晃游游地向前走，一切都使他们回想起了经受的磨难，看到了表面看不见的痛苦，因为痛苦被埋在内心深处。当他们经过的时候，踢翻了火灰中的骨头，一切都给玷污了。”一支粗大的针筒扎进了男人粗壮胸部的肋骨里。由于麻醉的原因，病人并没有丝毫痛感，他向女护士妮娜表示感谢。突然，年轻人痛苦地叫喊起来，因为另外有一只手正在他的颈部注射针剂。妮娜从骨头上剥去痂块，有人向她致谢。阿斯切罗医生在医院里把妮娜逼到走廊的角落里，强行把她的裙子撩起来。另一道更长的走廊里黑暗无光，地上扔着骨头。妮娜找了一把扫帚，小心翼翼地扫着，为了不让骨头碰碎掉。妮娜是唯一活着的人，“灵魂从这些黑暗的赎罪的洞穴中出来，金光护身的天使向他们指引着一条流水清澈的河，灵魂畏畏缩缩地走近小河。”骨头已是空的了，轻如羽毛。刮起了风，把骨头托起，吹上了天，在空中飞舞。风把骨头、泥土、

树叶以及其他垃圾都刮走了。“灵魂最后在水中施涂油礼，他们被痛苦的面纱遮盖了一切而是非不辨。但是现在他们抬起了目光，第一次望见了天空。胡安·卡洛斯，撕去你那痛苦的面纱，你将会看到最明朗的天空的。”从一个燃烧着的垃圾堆里飘来了烟雾，一阵狂风把垃圾卷上天际，带往很远很远的地方。风把屋顶刮走，把树木连根拔起，薄板在空中打转，有的骨头掉进了野草丛。一个滞流的池塘，池水已经发臭，有人向妮娜要一杯水，妮娜因为离得远没有听见；有人请求妮娜行行好，拿一杯水来，因为嘴已干得无法忍受了，妮娜没有听到；有人请妮娜把枕头套子换掉，妮娜看看枕头上染着的血迹；有人问妮娜血迹是否会引起她的恶心；一个病人向妮娜保证他没有咳嗽过，枕头套子是被红墨水溅的，妮娜表示不相信；有人跟妮娜讲这是红墨水或者蕃茄汁，但不是血。一个女人强忍住了讪笑，但不是妮娜，这个藏起来的女人在取笑妮娜护士围兜沾上的大块大块血迹。有人问妮娜，在当护士时，她的护士围兜上玷污的是鲜血，是红墨水，还是蕃茄汁？妮娜给口干的病人递去了一杯水，病人答应不再到河里去洗澡了。病人答应他母亲在去上班之前刮胡子，答应愿意吃家里为他准备的一切饭菜。一列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开来的火车在一个寒冷的早晨到达科罗内尔·巴列霍斯车站，火车到达了，但是在晚上。胡安·卡洛斯死了，被盛放在棺材里。胡安·卡洛斯的母亲听到了机车的汽笛声，和塞莉纳交换了眼色。胡安·卡洛斯告诉他母亲，由于咳嗽，他淹死在自己的鲜血之中。正因为如此，他躺着的棺材里的枕头被血玷污了。母亲和妹妹向棚屋走去，淹死在血泊中的胡安·卡洛斯力图向她们呼叫，不要打死叔父，不要去找猎枪。叔父敲着门，胡安·卡洛斯想警告他面临的危

险。叔父进了门，胡安·卡洛斯发觉他很像十四号房间里的病人。胡安·卡洛斯向他叔父保证说，他已改正了不少毛病，每天早晨刮胡子，人变得勤快了。叔父手里拿着文件。胡安·卡洛斯预感到一种希望，那些文件可能会让他成为叔父庄园的主人。胡安·卡洛斯向他叔父隐瞒了他的想法，相反他提出愿意去当管家。叔父没有直接回答他，但是亲切地笑了笑。然后回到十四号房间去休息了。胡安·卡洛斯想等他叔父醒来时，就告诉他，母亲和妹妹总是说他的坏话。叔父不合时宜地又回来了，胡安·卡洛斯责怪他不该离开庄园住到十四号房间来。胡安·卡洛斯听到了脚步声，他母亲和妹妹扛着猎枪走来了。胡安·卡洛斯徒劳地警告他叔父面临危险。胡安·卡洛斯躺在棺材里，再也无能为力了。猎枪的枪膛很粗，住在十四号房间的人的脑袋像鸡蛋壳一样裂成碎片，血迹四溅。胡安·卡洛斯想没有必要再向人撒谎了。他将告诉所有的人，那是血迹，不是红墨水，也不是蕃茄汁。

科斯金

1937年8月31日

我的命根子：

今天我在等待着你的来信，但是没有等着。尽管如此，我仍给你写信。我接到了家里的来信，真有点心慌意乱，看来我非回巴列霍斯去不可。之后，再尽快回到这里来完成疗程。此外，我母亲要我亲自去同房客交涉，想提高两幢房子的租金。

你知道吗？医生讲我的病情正在好转，我现在一切都听他

的吩咐。

热烈地吻你。

胡安·卡洛斯

他拿起了未经打草稿就写好的信，放进一只信封。在十六点钟每天的邮袋还没有取走之前，急急忙忙地把信交给了看门人。从每年这个时节来说，气温偏高，并且没有刮风。他想到了温和的河水。他朝十四号房间走去，想建议玩一局牌以消磨时间，一直玩到喝茶时间为止。

科斯金
1937年9月9日

我的命根子：

很有可能我人比这封信先到，不过我还是需要和你谈谈。我的情况不妙，我是指心情很不愉快。

现在请求你一件事，是件很严肃的事，请不要向任何人说，也不要向你家里人提起，我没有完成疗程就回去了。直到最后一刻，我还是希望我妹妹和我母亲能把事情处理好，这样就没有必要让我去那里，但情况并非如此。后勤处里的人不想延长我的假期，要再请假就停发工资。

我想要是一切都解决好了，就尽快回医院来。你瞧，金发姑娘，和你扯了一会，我就觉得好一点了。见到你时，该又是怎样呢？今天是我一生中最差劲的一天。

再见，吻你，拥抱你。

胡安·卡洛斯

在阳台的太阳光下，他把信纸收好，又把外衣放在一边，离开了睡椅。朝四周看了看，为了让他的视力得到恢复，他有意识地寻找新的东西，但什么也没有找到。他想起这个晚上年轻的护士马蒂尔德要值班，准备着等候病人的召唤。他很想抽一支烟。仰望天空，看不到一丝云彩，也不刮风。尽管喝茶的时间快到了，他决定到河里去洗个澡。再说，这也将是他最后一次游水的机会了，因为出发日期已定在三天之后。

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公共卫生部
科罗内尔·巴列霍斯辖区地区医院

日期：1937年6月11日
病房：总门诊部
医生：胡安·何塞·马尔布兰博士
病人：安东尼娅·何塞法·拉米雷斯
诊断：正常怀孕
症状：四月第二周最后一次行经，呕吐，昏眩，门诊病历卡已予证实。

备注：预计一月份的最后一周住进产科病房。病人住阿尔贝尔蒂街488号，系安东尼奥·萨恩斯先生的女佣。未婚，没

有说明未来的孩子的父亲的名字。

（复印自产科病房的卡片）

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警察局

警察分局或分所：科罗内尔·巴列霍斯
文件发往：地方档案馆
日期：1937年7月29日

内容：本文确认于上述日期的19点15分。在去联邦首都的客车里，乘有去参加士官考试的申请人。名单如下：纳西索·安赫尔·贝穆德斯；弗朗西斯科·卡塔利诺·帕埃斯和费德里科·奎略。他们由第一小队长罗穆阿尔多·卡斯塔尼奥斯陪送，携带所需文件。这些文件是兵役证和每一个申请人的登记案卷。第一小队长卡斯塔尼奥斯将陪他们在西方铁路十一号车站换车，去南方铁路的孔斯蒂图西翁站，由那里再搭乘第一列去拉普拉塔城的火车，然后立即去省警察局第二师报到。预计短训班将于8月1日开始，为期六个月。

贝尼托·海梅·加西亚
（值勤副局长）

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农业畜牧部
拉普拉塔　1937年9月12日

行政程序

诉讼呈文——归档件

今天，第三委员会收到了一份专卖许可证和一份住科罗内尔·巴列霍斯辖区“佩尔西瓦尔”庄园的塞西尔·布拉夫—克洛伊登先生控告住科罗内尔·巴列霍斯市阿尔贝尔蒂街488号的拍卖行主安东尼奥·萨恩斯先生的陈述记录。笔录时科罗内尔·巴列霍斯警察局长在场。后者被指控卖给前者构成退货理由的病牛，这些病牛患有牛虱、炭疽病等。

一辆小型公共汽车，剧烈颠簸，扬起尘土，往一边看，小窗，田野，铁丝网，牛群，牧草，驾驶员，便帽；往另一边看，小窗，马，村舍，电线杆，电话公司的杆子，前面坐椅的靠背，脚，裤子上的条纹。车子又颠簸起来，车厢里禁止吸烟，口香糖，往一边看，小窗，田野，牛群，牧草，嫩玉米地，苜蓿，一辆双轮马车，一个小庄园，一家杂货店，一幢房屋，拉克里奥利亚酒吧间，向日葵田，社会体育俱乐部，茅屋，房舍；往另一边看，小窗，街灯，泥土，沥青马路，安东尼奥·P·萨恩斯拍卖行，阿斯切罗医生门诊所，铺细砖地的人行道，灯光，阿根廷廉价商店，省银行，西方之箭运输公司，刹车，大腿，痉挛，帽子，彭丘，手提箱，我的妹妹，拥抱，脸蛋儿，刮风，彭丘，寒冷，咳嗽，三个街区，手提箱，阿根廷廉价商店，阿斯切罗医生门诊所，拉乌尼翁酒吧间，虚汗，胳肢窝，腿，腹股沟，痒，邻居们，人行道，临街敞开的门，我的母亲，黑色三角围巾，拥抱，眼泪，门厅，前厅，手

提箱，泥土，彭丘，咳嗽，青铜色的皮肤，体重增加五公斤，后勤处，提高租金，假期，医院，预算，医生，诊断书，治疗，透视，房间，病床，床头柜，煤油炉子，衣柜，盥洗室，热水，洗澡池，洗手盆，抽水马桶，衣架，毛巾，炉子，镜子，肺结核病人，运动员，生殖器，青铜色皮肤，汗，痒，痉挛，水龙头，水流，热水，肥皂，泡沫，香水，妮娜，女护士马蒂尔德，妮娜，玛贝尔，妮娜，妮娜，妮娜，订婚戒指，温水，木制百叶窗，拖鞋，水珠，毛巾，炉子，火焰，寒战，内衣，剃刀，肥皂，胡子，香水，梳子，额发，桌子，我母亲，我妹妹，菜，餐巾，巴列霍斯的消息，炭疽病，炭疽病，轶闻，玛贝尔，英国人，控告，破产，玛贝尔，汤，勺子，纠缠不清的屑事，炭疽病，诈骗，面包，一勺在汤里的肉，毁约，庄园，庄园，酒，苏打水，水，牛排和菜泥，面包，酒，我母亲，假期，工资，预算，野餐，玛贝尔，呻吟声，眼泪，刀子，叉子，牛排，菜泥，酒，破产，小学教师职务，诈骗，羞耻，我的恋人，野餐，拥抱，接吻，疼痛，血，牧场，圆脸蛋，嘴唇，嘴边的眼泪，英国人，控告，诈骗，破产，耻辱，穷苦，菜泥，烤苹果，糖浆，我母亲，我妹妹，咖啡，晚上九点一刻，寒冷，彭丘，人行道，风，泥土街道，街角，前厅门，欧洲女贞树，金发姑娘，妮娜，我的未婚妻，她母亲，她父亲，厨房，桌子，胶布，科斯金，治疗，治愈，后勤处，我的工作，计划，动机，当园林工的父亲，人行道，前厅门，妮娜，她父亲，乳香黄连木，欧洲女贞树，泥土人行道，未经粉刷的房屋，包扎女工的职业，洁白的皮肤，嘴唇，寒冷，风，前厅门，厨房的灯光，她母亲在厨房，女人的许诺，“你还没有痊愈吗？过不了多久，我相信到年底你会痊愈的，乘小型公

共汽车旅途很累吧？”十四号房间，老人，“你有勇气和一个生病的人结婚吗？”“我不在乎，不过最好别这样……把这只手收回去，胡安·卡洛斯。”阿斯切罗医生，我妹妹，流言蜚语，“最好在新婚之夜，这样我们再相安无事几个月，你也可以痊愈了。不过我怕有人看到我们在这前厅门边。以后你还爱我吗？再等一会，他们就要睡了。不过，胡安·卡洛斯，记住这是因为你求我这样做的。”他们会把我赶出后勤处吗？把她赶出学校吗？我们孤孤单单地在茅屋里，患难与共。“不，要不是你求我，我连手也不会碰你的。妮娜，你快求我吧，以表明你永远地爱我，表明你不在乎这个。”“不，亲爱的，要是我求你的话，你会认为我是个轻浮的女人，不能这样，爸爸和妈妈会出来的，我害怕，胡安·卡洛斯，为什么男人都这样呢？难道你把我抱在怀里还不满足吗？”前厅门，欧洲女贞树，风，寒冷，“胡安·卡洛斯，你别走，别生气！”街角，沥青马路，街灯，人行道，房舍，关闭的窗户，紧闭的门，经过好多个街角，一片漆黑，新的警察局建筑工地，建造好了的入口处，锁，链子，玛贝尔，玛贝尔，玛贝尔！我想看到你，明天，白天的时候，我会对你讲我已经回来了，因为我已痊愈了！我不在你家破产了，祸乃福所倚！我回来了，多么幸运呀！街灯，人行道，沥青马路，风，寒冷，一片漆黑，建筑工地，建造好了的入口处，锁，链子，祸乃福所倚……。

II

蓝色的、紫色的、黑色的小嘴巴

第九章

我曾是胆小、麻木不仁的人
只希望你能理解
我爱你的勇气
所代表的价值。

阿尔弗雷多·莱·佩拉

综述：胡安·卡洛斯从科斯金回来后，他试图与玛丽娅·玛贝尔·萨恩斯见面的想法未能实现，因为那个年轻姑娘已离开了巴列霍斯。她向校务委员会请假，校方立即予以同意，并照发请假期间的工资。她的父母亲到火车站为她送行，他们待在站台上目送开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火车远去，直到看不见为止。不久之后，马尔布兰医生和市后勤处长官进行了一次决定胡安·卡洛斯命运的谈话：年青人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上班工作，而再要延长假期似无可能。于是他成了一个失业者。这件事在奈莉达·恩里克塔·费尔南德斯家里很快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可以听到类似下面的责问："我作为妮娜的父亲，有权向

您提出问题！”“要是不允许您上班工作，那是因为您还没有痊愈！”“您还没有恢复健康，怎么敢和我女儿接触呢？”“您难道没有良心吗？要是您传染上了她呢？”胡安·卡洛斯生气了，他认为一个普通的花匠没有资格来训斥他。他整天泡在酒吧间里，总觉得时光走得太慢了，同时又缺少勇气去向别人吐露自己的伤心事。他想念潘乔，希望他的朋友放弃在省会的学习，能回来和他作伴。有次他和警察局长一起玩扑克牌，无意中道出萨恩斯家的女佣人已经怀孕。

1938年1月27日

在一天忙碌中稍事休息，中午12点48分，奈莉达·恩里克塔·费尔南德斯用餐巾擦干了嘴唇，又把餐巾折叠起来，离开了桌子。她想睡一个小时的午觉。回到自己的房间，她脱去了鞋子和棉布蓝制服，揭去了床罩，躺倒在床单上。即便在荫凉处，气温也达三十九度。她想睡得舒服一点，就侧身睡了，枕头又使她感到别扭，便把它推向一边。她俯伏着，尽管鞋子已经脱下来了，双脚还在作痛，脚趾之间有些发炎，部分皮肤由于酸性汗的浸染而破裂了。右脚拇指下面刚磨出来的水泡那种火热火潦的感觉稍稍缓和了一些。她用一只手重新又整了整发卡，把头发往上夹一点，好让颈部不致因大绺头发盖住而觉得闷热。这时颈部已被一层几乎感觉不到的汗水所湿透，从头发根部掉下了一颗圆圆的汗珠，接着又是一颗。胸罩的带子和衬裙也湿透了，带子深深地嵌在皮里。她把胸罩的带子移到肩膀的下面，为了避免针线的接缝处受力太猛而崩裂，她把手臂紧靠着身子。肩膀下面冒出的汗珠逐渐扩展，又冒出了一阵阵新的汗珠。她又把胸罩的带子移回原先的位置，仰面躺着，双臂

摊开。她胳肢窝下腋毛刚剃过，由于使用了防汗液，皮肤红红的。她的背部和床接触，使得床单和床垫子都热呼呼的。她把身体往床的边上移，想在床单和床垫子上找一块凉快一些的地方。皮肤出汗后引起的不舒服的灼痛感开始折磨她了。呼吸粗重，空气慢而有力地把膈膜往下压。绷紧的喉咙不时感到阵阵紧张，连咽唾液也困难起来。也许由于午饭时连喝了两杯酒加柠檬和冰块的关系，两边太阳穴上的压迫感不断增强。眼睛周围内在的颤动使她的眼皮有点发炎，她想眼眶中一定已满盈泪珠，随时会夺路而出。又仿佛觉得有件东西像一块石头愈来愈沉重地压在她的心头。

此时此刻，她的最大愿望是什么呢？

此时此刻，她的最大愿望是胡安·卡洛斯能重新得到在后勤处的工作。

此时此刻，她最怕的是什么呢？

此时此刻，她最怕的是，有人会把她过去同阿斯切罗医生之间的暧昧关系告诉不久之前刚到巴列霍斯的、在圣诞节舞会上曾多次和她跳过舞的年轻的拍卖行老板。

前面提到的1938年1月27日，在一天忙碌中稍事休息，晚上21点30分，胡安·卡洛斯·埃切帕雷坐在自己家的园子里，准备抽每天唯一的一支香烟。在太阳落山之前，他母亲已经浇灌了花草坪，并在石子路上浇上了水，一股泥土潮湿后强烈的新鲜气味散发开来。打火机发出了小小的火苗，香烟点燃了。一股白色的热烟冉冉上升。胡安·卡洛斯嘴里吐出的深色的烟雾组成了一座透明的山峰，在它的后面就是由风信子组成的树栅围着棕树的花草坪，四个花草坪，四棵棕榈树。远处是一个

鸡栅和一垛墙。过了墙，是用旧的铁条围起来的蓝桉树院子，再往远也看不到山，收入眼底的是平坦的大草原、风和泥土。一阵扬起的尘土使人无法看清远处。他和父亲和母亲钻进汽车，汽车在启动的时候，再次扬起一阵尘土。香烟只剩下一个头了，他把烟蒂扔进了花草坪。右手机械地摸了摸衬衣袋子里的小包包。再抽一支烟吗？小学教师的工资是在一百廿五至二百比索之间。要不是通过萨恩斯先生的朋友、市后勤处长官的关系，请假期间工资照发是很难办到的。每月二百五十比索足够支付医院的费用和个人的开支。难道自己连停薪休假也无法批准吗？埃切帕雷解职的文件是由市后勤处长官、代理书记员和财政出纳员签字的。第二根烟烧出来的热烟填满了他的胸口，产生了愉快的感受。

此时此刻，他的最大愿望是什么呢？

此时此刻，他最大的愿望是通过什么办法能弄到一笔钱，他可以离开村镇到科斯金收费最高的疗养院里去继续治疗。

此时此刻，他最害怕的是什么呢？

此时此刻，他最害怕的是他会死去。

前面提到的1938年1月27日，在一天忙碌中稍事休息，下午17点30分，玛丽娅·玛贝尔·萨恩斯结束了令人疲倦的烫发，从理发店回来，向她姑妈要了一张上午的报纸，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休息了。她脱掉了上街才穿的衣服，换了一件家用便服，把电扇搁在床头柜上，虚掩着百叶窗，以便有足够的光线可以让她阅读报纸上刊登的电影广告。对她来说最理想的是，和她那个也是电影迷的姑妈一起进到一家有空调设备的影剧场去，以便摆脱布宜诺斯艾利斯城令人窒息的闷热。她要付出的最

大代价是乘坐炎热的地铁。在十分钟之内，地铁就可以把她们带到市中心，有空调设备的主要电影院都在那里。她翻开报纸的第一页，寻找电影广告专栏。在第二页上没有电影广告，第三页上也没有，第四页上也没有，第五页，第六页，第七页，第八页上都没有。她愈来愈觉急躁和恼火，决定从报纸的最后一页往前面翻，但是在报纸的最后一页和倒数第二页上只有房产信息。在前面的一页，再一页，再前面的一页都同样如此 她越翻越恼火，把报纸扭成一团，使劲地朝电扇扔去。她把自己的高度的急躁不安归于在理发店里长时间的吹风。她啜泣着但没有眼泪，把脸深深地埋在枕头里。她想，为什么在理发店或不在理发店自己总是那样急躁呢？她归因于好多天来的无所事事，归因于躺在床上终夜失眠。当她平静过来以后，把报纸抚平，又开始寻找起电影广告来。在有空调设备的“奥佩拉”电影院，放映乔治·桑德斯和多洛雷斯·德尔里奥主演的《长矛手间谍》；另一家“大雷克斯”影院也有空调设备，正上映《幕后者》，由两名受人喜爱的女演员凯瑟琳·赫伯恩和金格·罗杰斯领衔演出。因是首映，能买得到门票吗？在“莫努门塔尔”电影院放映的是国产电影《三个阿根廷人在巴黎》。她在巴列霍斯没事干的时候，才去看这类电影，是由弗洛伦西奥·帕拉比西纳·伊尔玛·科尔多瓦和乌戈·德尔卡里尔演的；“佛罗里达”电影院放映的是欧洲电影《庞帕杜夫人秘史①》，由卡塞·冯·纳吉和德国女演员维利·艾歇伯格演出。还有由亨利·加拉特和梅格·勒蒙尼埃演出的《贞洁的苏珊娜》；另外在“罗丝玛丽”电影院也放映两部电影：金发影星琼·哈洛备

① 庞帕杜侯爵夫人系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

受欢迎的遗作《萨拉托加》和爱丽丝·费伊、堂阿梅切和里茨兄弟演出的《不可能什么都有》。哪一家电影院能吸引最显贵的观众呢？按她姑妈的看法是“大使”电影院：冷气开放，梅罗特—戈尔德温—迈耶公司推出的高雅的爱情故事喜剧片《皇帝的大烛台》，由路易斯·雷纳·威廉·鲍威尔和莫林·奥沙利文合演。没有罗伯特·泰勒主演的首映新片吗？没有。

此时此刻，她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

此时此刻，她最大的愿望是看到罗伯特·泰勒或者蒂龙·鲍尔手握一束红玫瑰花，眼睛闪耀出对欲念的渴求，悄悄地推开房门溜入她的卧室。

此时此刻，她最害怕的是什么呢？

此时此刻，她最害怕的是她父亲在她可恶的前未婚夫塞西尔控告的一场官司中输掉，这将对萨恩斯全家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带来严重的损害。

前面提到的1938年1月27日，在一天忙碌中稍事休息，下午17点45分，弗朗西斯科·卡塔利诺·帕埃斯躺倒在兵营的小床上。射击训练到这一天结束了。如同在上午的理论课一样，他又是成绩优异。干活时穿的防缩厚布衬衣已被他的汗水湿透，紧贴在身上。他想轻松一下，便朝兵营大房间的浴室里走去。水龙头上喷出来的水是凉的，但没有茅屋尽头抽水机的水那么冷，也不需要抽水，水自动会喷出来，只要扭一下龙头，大量的水就涌出来了。今天下午，他获准外出，可是不能耽误回军营吃晚饭，也不能花钱乘电车。在拉普拉塔的市中心离这里可远着呢！不管怎么样，他从衣柜里取出了崭新的警察局士官服，手指肚抚摸一下上衣和裤子的华达呢料，摸一下靴子光亮的皮

革，镶金黄色线的肩章，金属的钮扣，一切都完美无损，平整光泽，没有做工方面的缺陷，华达呢都是用双线缝制。他慢慢地穿着，生怕崩破了那一个接缝处，或者皮靴上划出一道印子来。所有的人都已出去了，只剩他一个人还在大房间里。他走进了盥洗室，仔细地打量着镜子里的士官。剃去了在农村时的小胡子和不留鬓脚的军人式头发改变了他的外貌，他发现自己几乎具有成年人的特征了。戴上军帽给他的目光增添了威严。他那双眼睛，略带皱纹，每当他在抽水机那冰凉的水下淋浴时，每当他和泥瓦工们从满载的卡车上传递卸砖的时候，在他用尽力气把铁镐和铲子往凝灰岩里使劲挖的时候，当他偶然地在街上那一面镜子里发觉免费发下来的裤子除了破旧以外，不是太大就是太小的时候，他习惯于抽搐着眼皮。他摘下有光亮帽舌的军帽，接着又戴了上去，反复比试着，直到把帽子戴紧为止。

此时此刻，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

此时此刻，他最大的愿望是穿上了闪闪发亮的制服，到巴列霍斯的主要街道上去转一圈。

此时此刻，他最害怕的是什么呢？

此时此刻，他最害怕的是拉瓦上科罗内尔·巴列霍斯的警察局去控告他是快要生下来的孩子的父亲。

前面提到的1938年 1 月27日，在一天忙碌后稍事休息，晚上23点30分，安东尼娅·何塞法·拉米雷斯正躺在科罗内尔·巴列霍斯地区医院产科病房的小床上。她忍着剧烈的疼痛，走了四个街区，从自己的茅屋来到第一家有电话的屋子。一个小时以前，被紧急送到了医院。她的姨妈像往日一样在市中心的一户人家当女佣，要很晚才能回家。女护士认为这是一种不必

要的恐慌，但是在决定让她住院还是回家去之前，希望医生能在急救室再次对她进行检查和观察。女护士进进出出，把门开着。拉瓦蜷着身子，她看到在一盏微弱的小灯照着的院子里有几个男人。他们肯定是那些住院的年轻妇女的丈夫。还有几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她们肯定是那些年轻妇女的母亲或者婆太太。他们都在等待着随时会发生的消息。潘乔离得很远，但他是为了全家的幸福。他正在受士官训练，回来后，可以赚好多钱。打从7月29日他走后，几乎已六个月没有见过面了。她履行了自己的诺言：跟谁也不讲出去。只要他坐稳了自己的位子，一切事情就都好解决了。不过他为什么不写回信呢？信在半路上丢失了吗？她的字迹那么笨拙，邮递员看不懂吗？待在院子里的男人中间，有一个也许仅是由于浓浓的胡子和卷曲的长发的关系，看起来很像潘乔。他抽着烟，来回走动着。拉瓦热切地希望能用力抓紧潘乔那巨大的手，而他呢？则温柔地亲吻她，拉瓦仿佛感觉到浓浓的胡子在扎刺，她亲抚着他的头、他又长又卷曲的头发。院子里的一盏灯是很小的，由于天气炎热的关系，比往常有更多的小虫子在围着这盏灯飞舞。有牛虻、大夜蛾和各种各样的厚壳虫。

此时此刻，她的最大愿望是什么呢？

此时此刻，她的最大愿望是小家伙平安地生下来。

此时此刻，她最害怕的是什么呢？

此时此刻，她最害怕的是潘乔回来后遗弃她和小家伙。

布宜诺斯艾利斯

1938年11月10日

亲爱的玛贝尔：

我履行诺言，给你写信。这是你再三嘱咐我要写的信，我的机灵鬼。首先，祝愿你此时此刻万事如意，也祝你全家一切安好。我记得是在上六年级的时候，那时我们还不到十二岁，许下的诺言。我们当时考虑到的只是未婚夫的事。好了，现在是我第一个去度蜜月，就由我先给你写信了。

首先，万分感谢你送给我那么美好的礼物，多雅致的卧室小灯呀！灯罩的白绢纱真是漂亮极了，那正是我准备结婚礼服所需要的料子，但是怎么也买不到，大概是进口的吧。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这份礼物对我来说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这就是事实上，我们的友情从未中断过。倒不是因为我看重物质的东西，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是这样的人。你在街上拦住了我，诚心诚意地向我祝贺，我却没有意识到我们之间恢复了往日的情谊。不过在我婚礼的前一天，当卧室小灯送到的时候，我仔细地看了，并且把妈妈叫来，告诉她说我小学的同伴还是记得我的。你挑选得多好呀！再次万分感谢你。

我从哪里说起呢？从教堂出来，我们回到了妈妈的家里。我们同为数不多的亲友和从特伦盖·拉伍昆赶来的我的公公和婆婆一起举杯。大概在九点半钟，我换好了衣服，穿着跟你讲起过的那件上衣，我们出了门进入汽车。那辆汽车简直是堆破烂，不过凑合着还能开动。我到那时为止，由于处处得留神穿在身上的长长的衣服，又加当心那些没上锁的手提箱，根本兴奋不起来。直到最后一刻还在跟妈妈争吵着，因为她坚持让我把结婚礼服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来，可以让我在这里照个相。好吧，最后我听了她的话，不过至今我们还没有去照过相。明

天上午，我去卡利亚奥街，请原谅，是卡利亚奥大街的照相馆问问价钱。当我因为看到很好的房屋而把这些名字搞混的时候，马萨很生我的气。正如我跟你讲过的，在教堂里举行的婚礼和上午那世俗仪式过程中，由于衣服和发型的关系，我是那么紧张，而那绢网的头巾，在试戴时又是那么不合适，我紧张得不知所措，嘴巴发干，渴得要命。但是当我穿上了那件上衣的时候，我开始感觉到不一样了。在乘上汽车告别妈妈的时候，我是那么那么地激动，玛贝尔，我哭得成了个泪人儿，哭泣来自胸部，发自内心。当汽车开动的时候，我丈夫看看我的脸，他笑了。但是他也很激动，因为他看到了他的母亲（可怜的太太，看起来是好心肠的人）也在哭。我把帽子上的绢网放了下来，抚弄着它，我不想让人看到我仪容不整。幸好，由于下雨的关系，土路是非常地夯实。十二点钟左右，我们到了林肯城，在那里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午饭后，我们继续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约摸在下午六点钟，我们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的车沿着里瓦达维亚大街向前驶，多美的灯光呀！我丈夫指给我看路经的一些居民区，有利涅尔斯、弗洛雷斯、卡瓦里托，多好听的名字，是吗？十一点钟，我们到了旅馆，那是一幢漂亮、宽敞的四层楼房，虽然有些陈旧，但保养得很好。它位于卡利亚奥大街，离议会大厦不远。

我只来过布宜诺斯艾利斯两次，一次是小时候，另一次是祖母病重住院的时候，接着是服孝期，所以哪里都没有去。现在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在她的墓地献上一束鲜花，为此我和马萨发生了争执。他总喜欢按他的方式行事，但心是好的，我并不抱怨。好了，我想跟你讲的是我在这里几乎什么也不认识。旅馆的费用很贵，不过还是值得的。对于我丈夫来说，待

在这里很合适，因为他要接待一些与他打交道的生意人。

正因为如此，我们来布宜诺斯艾利斯度蜜月，这样他可以处理一些事务。也许，在事情还没有办之前就把它讲出来，会给人带来不好的运气，不过我已按捺不住了。事实是马萨一点也不喜欢巴列霍斯，他说没有看到过哪一个村镇像巴列霍斯那样更爱无事生非和因嫉贤妒能而令人厌恶的了。按照他的看法，特伦盖·拉伍昆虽说开发得慢了一点，但人心是善良的。现在他想来生活的地方就是……这里，而不是其他地方。请注意，那个小胖子多么雄心勃勃。这里有他的一些老乡，他同他们的关系挺不错。我们在一起混熟了，临时决定再多留一个星期。本来想给家里采购一些东西，这是早已考虑好的，由于人家赠送了礼物，我们已经有所有贵重的装饰品了，问题是怎么把它们布置好。

你将会说我给你讲的事情，并不属于真正度蜜月的事。玛贝尔，首先，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小伙子。我这样对你说并不是他没有个性，他只考虑未来，只考虑我们怎样才能享受到一切安逸和方便。他总是考虑只要是我喜欢的，就买给我，这样我在家里就不用干很多的活了。只要他哪一个下午有空，因为上午他总是要出门去办事情，我跟你讲的，这个下午我们就一起出去看冰箱。我们已经选购了一个食品柜。要是能说服他的话，首先我们要买的是我看中的电扇。当我想到我从此再也不必去商店的时候，我简直是无法相信。玛贝尔，你得提醒提醒我，这样，我就可以醒悟到我是不是在做梦。

当然，我回到巴列霍斯以后，不少活要我去干，因为婚事办得那么仓促。我设想过，在巴列霍斯，人们将会怎样议论我们，让他们去说长道短吧！正如我前面讲的，由于时间匆促，

我房间里还没有来得及按上新的窗帘。哎呀！他们讲的话多难听呀！什么马萨穷得死无葬身之地呀！什么我们要住到妈妈家里去呀！他们睁大着眼睛，等待九个月之内会有什么新闻。当然，我们会给他们提供新闻的，那就是我们将搬迁到首都去，要是这一点办不成，我们考虑在村镇上的一条柏油马路旁租一幢小别墅。我跟你讲这些家庭私事是因为你和你全家都亲身体验过什么是人言可危，在这几个月里，有过这方面的苦恼。为此，我给你讲了，因为你能理解我。

我丈夫问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喜欢什么式样的房屋？是在市中心的一套公寓房子还是在郊外带有院子的一座小楼。哎呀！玛贝尔，我太愿意待在市中心了。好吧，现在我给你说说上午我干的事。即使我们在一起，马萨也喜欢在房间里用早饭，这是我最不习惯的时刻。他老是盯着我那半睡未醒的脸，真使我恼火。好了，他出门后，我就缝窗帘。即使待在妈妈家里，倒也好，我可以把窗帘留给她去做，你道我爸爸身体很不好，我得让妈妈做一点什么事情使她高兴高兴。好吧，我们不去讲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了。我已讲过，我正在缝制未出嫁前卧房的窗帘，我看到了一种很好的布料，价钱并不贵，我就买了来缝制窗帘。午饭我安排得很得当，要是遇到马萨不睡午觉，他有空时，我们就一起外出。假如我一个人空着的话，我就跑遍我想看的首都的所有的地方，一切方便极了。我在在熟悉街道的名字。我一个人跑到了市政大厅，英国人之塔及对面的摩天大楼、雷蒂洛车站和港口。我登上了供参观的军舰。明天我要去认识认识孔斯蒂图西翁车站。我的丈夫，咳，我还不习惯称呼他为我的丈夫，好吧，我的丈夫已答应带我到博卡去，我一个人不能去，因为那里有好多爱寻衅打架的人。下午七点钟，

我总是在旅馆里等他，因为有时他跟几个做生意的人一起回来，我们就到附近喝一点苦艾酒。这个星期，正巧我问了旅馆，我们只住宿不在旅馆吃晚饭行不行。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外面吃晚饭了，我的想法得以如愿以偿。那可是个好办法，因为在付了晚饭钱后，他们提供的饭菜极为丰盛，我们就狼吞虎咽，饱餐一顿。你可以想象得到度蜜月的男人的行为，根本就不再想出门了。

好，玛贝尔，从星期一开始我们在外面吃饭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你得付钱，于是就不像在旅馆里那样，不知厌足地大吃了。你可以吃得满意，但要清淡一点。我总是带了他去方尖碑附近散步，我们好像无目的的样子，慢悠悠地走。当马萨先生想起来的时候，已经到达方尖碑了。附近有中、高档的饭馆。现在你了解我为什么要到那儿去了吧！约在九点半钟，我们吃完晚饭。周围是剧场和电影院。他也无法再反对了。星期一剧团都休息，我们去看了一场电影。《阿尔及利亚》是部好片子，由查尔斯·博耶和我记不起名字的一位年轻的姑娘主演。她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漂亮的女人。顺便说一说，我也去了你曾多次提到的“奥佩拉”电影院，哎呀，你说得有道理，我真不相信是那么豪华。我一走进门，就看到两旁宫殿式的露台，豪华极了。精心培植的花草，各种色彩的玻璃窗，在银幕上边的那一道彩虹，真使我看得出了神。我丈夫用胳膊肘碰了碰我，把顶部指给我看，这时，我差一点要叫喊出来：星星在闪烁，云霞在飘动，是的，这就是天空！电影是精彩的，不过同时我却不时地向上望去。整个电影放映期间，云彩一直在飘动着。怪不得门票那么昂贵。

星期二，我一再坚持，最后说服马萨带我去了综合性剧

场。我们来到“迈普”剧院，那天上演《再见吧，方尖碑！》。我这里有一份节目单，参加演出的有佩尔·阿里亚斯，他的妻子艾塔·奥利弗，我对她并不熟悉，因为她不演电影，而是个挺不错的芭蕾舞演员，庄重的索菲娅·博萨，阿莉西娅·巴利埃，还有维多利亚·昆卡，那个长得很漂亮但总是演反角的黑女人等。能见到这些演员本人是多么不容易呀！不过我很后悔，不该去看这次演出，因为内容都是些淫秽的逗笑，我简直如坐针毡，特别是专门拿新婚夫妇开玩笑，使我全身愧汗淋淋。星期三，在“民族”剧场，我们看了穆伊尼奥·阿利皮剧团演出的《爸爸的牧场》，剧情很好，以农村的节日为结尾。节目单上说有八十个人登台，我看确实是有的。我丈夫多次听人谈起彼德雷加剧团的木偶戏，昨天晚上，我们去座落在弗洛雷斯区的“凤凰”剧场观看了演出，弗洛雷斯区就在去巴列霍斯的公路旁。玛贝尔，当我想到几天之后我们将登上这条路，沿着它直至终点，心情很抑郁。你会说：一位一生都住在巴列霍斯的人，现在却不想回来了，是不是有点忘恩负义？不过，玛贝尔，巴列霍斯给了我什么呢？什么都没有，反只是失望。我给你保存了木偶戏的节目单，真是不坏。我回去以后，会把一切都讲给你听的。要是我今天晚上就给你讲，你也不会相信的。你知道谁在“司麦脱”剧场首演那部名叫《女人们》的戏吗？正是拉梅查·奥尔蒂斯。我立刻想起了你，她是你所赞赏的唯一的阿根廷女演员。要是能搞到门票，今天晚上就去看，我们让旅馆打电话，但剧院不接受电话预定。不过，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可真要疯了。门房里的一位职员说电影明星也要去参加这次重要的首场式。

好吧，玛贝尔，但愿我们能一同去看演出，希望你身体健

康，希望你爸爸不要为所发生的事情而烦心。马萨说过做生意总有赚亏。还说，正因为如此晚上应消遣娱乐，把一切都忘却掉。当然要是事情轮到他身上，他也会在旅馆里吃晚饭，之后很快就去睡觉的。我正想方设法利用夜晚的时间尽情观赏这疯狂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城。明天马萨想去看卡米拉·基罗加主演的《断了的翅膀》。他很喜欢情节激烈的话剧，我却并不那么喜欢。能过这样的生活就别无所求了，对吗？

你知道，我履行了诺言。紧紧地吻你。希望我们很快能见面。

妮娜

她看了看手表（表是订婚那天她父母亲送给她的），确信到她丈夫回来的时刻还差几个小时呢。她高兴地思考着将要办的一切事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样的城市里，她有完全的自由，谁也不会来暗中监视她。她拿起一张报纸想找“司麦脱”剧场的地址。她的目光停留在第一页的标题上，没有再往下看。《意大利和大不列颠关于从西班牙撤走志愿军一事未能达成协议——在伦敦，人们认为墨索里尼主张撤走一万名士兵是不够的。（路透社）伦敦消息，昨天下午……》她想第二天报纸到达巴列霍斯时，她父亲肯定会读到这条新闻。他正在病中，喜欢阅读有关西班牙的所有消息。也许知道她嫁了一个好丈夫的喜悦之情，有助于他忍受病痛。这时门锁里发出了声音。她高兴地想到，可能是她那殷勤的同伴——女帮工像往常那样在这个时候来替她换毛巾。这位周围总是跟着一群男人的女帮

工是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唯一可以交谈的女人。但是相反，进来的是她丈夫，他面带笑容，正在解领带。她朝他望了一眼。看到他准备脱去衣服，想尽可能地睡一个午觉后，就不失时机地向他要了两片阿斯匹林，以镇定一下她那剧烈的头痛。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皮夹。在皮夹里他总是备着一只信封，里面装的是阿斯匹林药片。

第十章

你张开大大的蓝眼睛，
立时理解了我经受的空前悲戚。
你用被征服女人的脸情
告诉我：“生活就是这样。”
此后我再没见到你。

阿尔弗雷多·莱·佩拉

“喂……”

“我是拉瓦！”

“喂，您是谁呀？”

“我是拉瓦。妮娜太太不在吗？”

“我就是。拉瓦，你怎么样？已是晚上十点半了，你把我吓了一跳。”

“我是来布宜诺斯艾利斯做工的。你还记得吗？”

“我怎么会不记得你呢！你跟孩子一起来的吧？”

“不，我把他留在巴列霍斯我姨妈那里了。她已经不当女佣了，像我过去那样，在外面帮人家洗衣服。她每天可在自己家里，给我照料孩子。”

“孩子已多大了？”

“没有多久，我有一星期没见到他了。妮娜太太，见不到小家伙，我真不知怎样过日子。”

“不，我是问孩子多大了，已满一周岁了吧？”

“喔，是的，他满一岁的时候，我要是在这里，会回去看他的。”

“你没有听懂我的话。你在哪里打电话？”

“我在街角的酒吧间里，所有的人都吵吵嚷嚷的。”

“你用手把一只耳朵捂起来，这样听起来就更好些，你试试看。”

“好的，我知道了，妮娜太太。”

“拉瓦，别叫我太太，你这个傻瓜。”

“不过，您不是已经结婚了吗？”

“你听着，你孩子多大了？”

“快一周岁又三个月了。”

“叫什么名字？”

“潘奇多①，您以为这个名字取得不好吗？您知道这是因为……”

“拉瓦，这我可不知道……后来你没有再见到孩子的父亲吗？”

“他正在棚屋旁边盖房子，自己动手盖。妮娜，您知道潘

① 潘奇多在西班牙语中是小潘乔之意。

乔人很勤快，他想在结婚之前先把房子造好。他像驴子一样干活，警察局一下班，就到棚屋那里去盖房子。”

“他把房子盖好后，答应过你什么吗？”

“不，什么也没有。他不想跟我说话，因为他讲我到处散布他是小傢伙的父亲。我曾向他起过誓，他在警察局站稳之前，这件事我跟谁也不讲。”

“那么你有没有到处讲？”

“我和我姨妈什么都没有讲。您快有孩子了吧？”

“好像是吧……不过，还是给我讲讲巴列霍斯吧。你有没有见到我妈妈？”

“见过，我在街上见过她，同您爸爸一起。您爸爸还是很瘦，走得很慢。他有什么病吗？”

“他病得很厉害，拉瓦，可能他将要离开我们了。我可怜的爸爸！他有癌症，他很瘦吗，拉瓦？”

“是的。可怜的先生，他瘦得皮包着骨头。”

“你知不知道他们上哪里去？”

“去看医生……是你妈妈给了我你的电话号码。”

“喔，是她给你的。”

“她要我了解你是否会给她回信，给她寄钱去。你妈妈给我讲你买了一套起居室，为此不想给她寄钱了。”

“你见到过塞莉纳吗？她常跟谁来往？”

“我不清楚她跟谁来往。据说每天晚上她总站在家门口同路过那里的男人攀谈。”

“不过，实情如何？”

“人们都说塞莉娜为人轻佻，可是她还没有怀上孩子。要是她和谁生了孩子，大家就不会再和她打照呼了，就像对待我

一样。”

“那么你有没有见过胡安·卡洛斯？”

“见过。他总是荡来荡去，什么事也不干。听说他又在同寡妇迪·卡尔洛鬼混，你不知道吗？”

“谁跟你说的？”

“那……人家都在这么说。我能在哪一天去拜访你吗？”

“当然可以，拉瓦，哪一天都行，不过事先给我打个电话。”

“好的，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可是不要因为我所做的事把我赶出来。”

“你说什么？”

“我是说，我还没有结婚，就有了孩子。”

“别太傻，拉瓦，你再讲这些事我可要生气了。你来后，我倒可以给你讲一讲有关那个无耻傢伙的事。”

“是谁？胡安·卡洛斯，还是阿斯切罗医生？”

“不，是那个让你生孩子的无赖。”

“您认为他这样做居心不良吗？不是因为他怕和我这样的女人结婚要被赶出警察局吗？”

“拉瓦，我来让你把这个人看看清楚。下星期你来电话，让我们聊聊吧，到那一天再见，拉瓦，打电话给我。”

“好的，太太，我给您打电话。”

“再见，拉瓦。”

“十分感谢，太太。”

妮娜默默地在床上坐了一会，希望听到门外传来她丈夫的脚步声。一切是那样的寂静。街上的电车在轨道上奔

驰。她打开房门，喊叫自己的丈夫，可是听不到回答，就一直走到厨房，见他正在读一张报纸，开始责怪他没有回答她，而他同样抱怨说总是在他读报时去打扰他。

“喂……”

“我是拉瓦。”

“是吗？你说什么？”

“您是哪位？妮娜太太吗？”

“是的。你好吗？你在哪里打电话？”

“还是在酒吧间里打电话。您丈夫好吗？”

“他很好。上次我们讲了那么多事情，可是你还没给我讲在哪里干活。”

“我在一家工厂里干活。我不喜欢这工作，想回巴列霍斯去。”

“你住在哪里？”

“我同我姨妈的一位朋友合租了一个房间。她去年就在这家肥皂厂工作了，是她介绍我到这里来的。您不想再雇我了吗？”

“你是说在我这里吗？不，要是有了孩子，我会需要女佣的，不过现在不需要。我丈夫上班的日子连午饭也不回家吃。”

“您愿意我今天去拜访您吗？”

“今天不行，拉瓦，我要出门去。我想你还是换一天来吧，可以看看我的房子。遗憾的是我妈妈没能看到房子：一套新单元，有吃饭间和起居室，在巴列霍斯很少人家有像我这样

的房子，妈妈想也没有想到过。”

“今天是星期天，拉·特雷莎同跟她差不多年纪的一位老太太一起出去了。她们邀我同去，但是我不怎么喜欢那位老太太，她老是取笑我，说我连怎么过马路都不懂。因此我最好还是一个人留在家里。”

“我丈夫去球场看比赛了，不过球赛后不知他是否会带我上哪里去，所以我没有讲让你来。”

“那么我现在就上您家，仅仅一会儿，行吗？他什么时候回来？”

“不行，拉瓦，因为要是他待一会儿回家，看到你在这里，会以为我星期天已经有什么安排，就不想再出去了。”

“他带你上哪里去？”

“去电影院或剧场。主要是我不用再做晚饭了。每天晚上要烧菜，然后就上床睡觉，使我厌烦透了。”

“您家在哪里？离我这里远吗？要是您愿意到我这里来，我的房间前面有个鸡冠花的大花盆，在院子里有几棵大树，我们可以喝马黛茶，我可以剪一枝鸡冠花给您。”

“不用了，拉瓦，谢谢你，我丈夫不喜欢我一个人外出。”

“我可以给你讲讲玛贝尔小姐的事。”

“她怎么了？”

“没什么。在我来这里之前，她的未婚夫去看她。他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的，矮矮的个子，和玛贝尔小姐一般高，现在她走路得穿平跟鞋。”

“他们订婚了吗？”

“还没有。要不是萨恩斯先生遇到了麻烦，他们俩该已订

婚了，如今也谈不上装什么场面了。我要不要给你讲讲阿斯切罗医生的事？”

“拉瓦！我已记不起那个无耻家伙了。”

“那么你丈夫什么也没有跟你讲起吗？”

“讲起什么？”

“那……没什么。”

“再给我讲讲玛贝尔的事吧。她的未婚夫怎么样？”

“玛贝尔小姐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太太给我讲，玛贝尔小姐曾认识过一位追求她的男子，不过小姐不喜欢他，认为他没有个性。”

“那位先生是不是教师？你还记得起吗？”

“是的，好像是的。玛贝尔小姐说过他干的是女人的工作……而我呢，只要我还能给孩子喂奶，我就待在巴列霍斯，我姨妈再怎么说我也不愿来这里。现在天气转冷，小像伙不知是否穿得暖和。”

“当然，会是这样的。”

“妮娜，我真想看看潘奇多。你是什么时候看到他的？”

“他满月的时候。”

“后来你再也没到棚屋来过。你，还有玛贝尔小姐都没有来过。我一直在等你，可是你却没有再来。你丈夫带你上哪里去？”

“我不知道，拉瓦。另外，我也不能肯定我们是否出去。你就打电话给我吧，拉瓦，改日再打，呃？”

“你给妈妈寄钱了没有？我什么也没有给你讲，而你妈妈把一切都讲给我听了。”

“她讲了什么？”

“她讲你曾答应给家里寄钱以支付你爸爸在疗养院治病的费用，现在他们只得去医院了。”

“不过我妈妈跟我讲，在医院里同样也照顾得很好。不管怎么说我没法寄钱，我得应付起居室的开支。我从存折上取出了多少钱这你就不知道了。难道存款不正是为了用于这些急需的支出吗？

“她跟我讲，你待你爸爸不好，不再给你写信了。她给你写信了没有？”

“给我写了。”

“那么我什么时候去看你？”

“以后再给我打电话吧，再见，拉瓦。”

“再见。”

她头痛，火气越来越大。所有的星期天和假日，他丈夫在午饭以后，去看足球比赛之前，总要躺一会，把床弄得乱糟糟的。她今天已是第二次整理床铺了。这件事引起的争端远不止涉及重新整理床铺 妮娜尽量克制住自己，她心想幸好只是星期天和假日他才回家吃午饭。

“喂……”

“我是拉瓦，是你吗？”

“是的，你好吗？……啊哟，拉瓦，多谢你给我带来了东西，很抱歉那天下午我不在家。你知道，我是很少出门的。不过我已经告诉过你，在来之前先给我挂个电话。”

“我是为了让你感到意外。你喜欢那一把树苗吗？”

“是的，我一进门就看到了。后来看门的女人给我讲是她为你开了门。”

“她可说什么也不愿给我开门，但我对她说树苗很脆弱，要是不懂怎样种植的话，马上就会枯萎。你觉得我树苗种在那个地方合适吗？”

“是的，我看很好。”

“我要回巴列霍斯去了，明天就走。”

“为什么？出了什么事？你可别跟我妈妈讲看到了我的房子！”

“我已凑足了买车票的钱，今天是我在工厂干活的最后一天。”

“你回去准备干啥呢？再去洗衣服？”

“不，玛贝尔小姐跟我姨妈说，要是我想回去，他们可以重新雇用我。他们家现在没有女佣，也没有厨娘，我和太太可以把这些家务事全做好。他们还答应让我每天下午去看潘奇多。”

“你在这里没有找到未婚夫吗？”

“没有，我害怕跟不相识的男人混在一起。”

“你会跟我妈妈讲来过我家吗？”

“要是你不乐意的话，我什么也不讲。”

“火车明天什么时候开？如果你要的话，我把几件旧衣服给你送去。”

“上午十点钟开车。不过最好你有什么新的东西带给潘奇多，他比我更需要。”

“现在所剩时间已不多，要是我碰见什么，就买一点。明天我一定到火车站去看你，九点半，我会去那里的。你要早一

点到，可以占个好座位。”

“你一定要来，要是有什么用过的东西给我的话，也别忘了带来。”

“拉瓦，你得答应我不跟玛贝尔讲你到过我家。”

“我答应。天气冷了，你有没有小毯子给潘奇多？”

“我去找一找。再见，拉瓦，我还有事。”

“好吧，明天见。”

“再见，你早一点去。”

“再见。”

看到拨号盘上总是染有脏手指的痕迹，她又在后悔买了架白色的电话机。此外，为了每次接电话时不致于被迫坐到床上去，房间里还需要一张椅子。她决定这一天要把卧室里的整套家具上的色铁擦擦亮。她穿过了权充吃饭间的房间，向厨房走去。在吃饭间里只有一只纸板箱，里面装了白绢网罩子的台灯。成了起居室的小门厅里也没有家具。看到这地方空洞洞的，她不禁自问，既然已决定不用暗附利息的分期付款办法购买东西，是不是就永远攒不起钱来用现金买所需的一切呢？

“您在那里，不给我采几个无花果吗？”天鹅绒般的绿色外壳裹包着果实，我用牙齿撕去皮，嚼着一粒粒又红又甜的果肉。

“下午好，我不知道您在这里。”一只脚和涂红的脚指从拖鞋里露出来，向上是瘦瘦的大腿和结实的臀部。

“下午好。”

“对不起，我上这垛土坯墙是为了按个天线，要不我们就收不到广播，犯人们就会不满。”犯人们从未见到过女人。

“不可否认，您自己也想听吧……”低贱的黑人，颈子和耳朵闪闪发光，为了变得白一点，得多洗洗。

“干吗要否认呢？……你要我摘熟透了的还是半熟半青的？”我穿的华达呢制服多神气，皮靴子多光亮。

“不，只摘熟的。那天我带了一根棒来，打下了一些紫红色的熟果。”我把打下的一个一个地全吃了，然后躺倒在花园里，连对草丛里小虫子的叮咬也满不在呼。

“您照呼我一声，我只消在另一边放把梯子，立刻就爬上了土坯墙。”我往上爬，向上一跳，到了墙上，又跳下去，碰到了她的身体。

“您是不是还有别的打算？或者就是为了能听到广播？”一个女佣人生了个私生子。

“我可没有任何责任，但愿没有偷掉什么东西。”一颗子弹打飞了我的脑壳。

“那么我要去告发，我家的鸡被被偷了。”长长的白羽毛、黑羽毛和黄羽毛，弯弯的栗色羽毛，尾部的羽毛锃亮发光，其它的羽毛用来填床垫子，软绵绵地往下陷。

“他们不会相信您的。”

“为什么？”

“因为鸡窝和警察局仅一墙之隔。”公鸡挟着一只白色的母鸡。鸡圈里没有了公鸡。晚上一只狐狸钻进了鸡窝。

“这倒不坏，说真的……倒霉的是没能把那些蚂蚁逮住。瞧，把我的玫瑰糟遢成什么样子……”粉红色的鲜花盛开，花

瓣像天鹅绒般地柔软，一个男人抚摸着鲜花，闻了闻它的芳香，剪下了一枝玫瑰花。

“您在撒什么？”

“杀蚂蚁的药。该死的蚂蚁，又小又黑，一个身材魁梧的黑人伸展其泥瓦匠的双臂，是他强奸了拉瓦吗？您是胡安·卡洛斯的朋友，一点也没有他的消息吗？”

“不，他给我写过一封信……”胡安·卡洛斯问起了私生子的事。

“不过他也从不当心自己的身体。要是我没有搞错的话，你们两人很合得来……”两人之间谁更有男子汉气概？谁更健壮？

“胡安·卡洛斯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总是平等待我。”泥瓦匠住的是土坯屋，而小学女教师呢？

“他现在哪里？还在那所豪华的疗养院里吗？”他在吻我的时候眯着明亮的栗色眼睛。

“不，我想他住在一所小客店里，有时去看看医生。”

“那所疗养院的收费真贵极了。”

“可能是吧……要我把这边的果子也摘下来吗？”

“那些果子……好的，都已经熟透了。您也尝尝。”又灰又黄的牙齿。

“皮很难去掉。”我替你去皮，青青的外壳，又红又甜的果肉。

“我担心您会掉下来。”

“我不会掉下去的。我摘到了一个，扔给您！……接住……很好……裂破了吗？”母鸡惊慌起来，咯咯地叫着，对金属丝网扑扇着压扁了的翅膀，狐狸见洞就钻，从土坯墙里逃跑

了。

“等一等，我先吃一个……告诉我，您是在哪里和胡安·卡洛斯交上朋友的。”一个本地黑人，而他是个白人，可惜手臂的肌肉没有那么发达，肩膀也没有那么宽。

“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有一天我向他发起了挑战。”雌狐狸都有窝，可谁也不知道狐狸窝在那里。

“您在警察局干了很久吧？”

“算上我去拉普拉塔受训和到这里工作，大约一年半了。”

“姑娘们一定喜欢穿制服的，是吗？”拉瓦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回来，这个黑人会跳过土坯墙再次强奸她吗？

“不，这是开玩笑。谁跟您这样说的？”白种女人是这个模样，本地女人皮肤深暗，多毛发。

“我知道有些姑娘偏爱穿制服的人。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读书时，我的女伴们总是爱上士官生。”是士官生，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黑人士官。

“那您不爱士官生吗？”是、是、是、是爱的。

“是的，我也爱上了士官生。不，我品行端正，是个堪为楷模的人。你可以不必操心，我已有了未婚夫，是真的。”一个好小伙子，可是与粗壮结实的黑人比起来却像个侏儒。

“哪一个？是那个暑假里从首都来的人吗？”一个矮子，我一拳就能把他打倒在地。

“是的，您想还会是别人吗……”

“一个身材半矮不高的人……”狡猾的女人，你躲到哪里去？

“我只喜欢他，不喜欢您。”

“还要我给您再采一些无花果吗？”

“好的，采那些在最上面的。”你可别走。

“她妈妈呢？在哪里？我够不到，我得下到您的院子里，再从树上爬上去，您同意吗？”

“不行，我妈妈看到的话会责怪我的。不过您若愿意，下次在警察局里无事可干时，您可以跳下来，爬上树去，最好不要让我妈妈看到。”我妈妈不会说什么，不会，不会说的，拉瓦最近几天内要到了。

“不过您妈妈总是在家，是吗？”我已抓住了雌狐狸的尾巴。

“是的，我妈妈总是在家，几乎不出门。”

“那么……什么时候我才能跳下去呢？”晚上，只有晚上。

“晚上，只有晚上……我不知道，我妈妈总是在家的。”

“她不午睡吗？”

“不，她不午睡。”

“那么晚上总得睡吧……”我跳过土坯墙时不发出一点响声，连母鸡也不会被惊醒。

“是的，但是晚上爬树可看不清楚。”一个强壮的家伙好像迷上了无花果树，正在向上爬。

“可以，我看得清。”

“不过您看不清哪一个无花果是熟了，哪一个还是青的。”你来吧！你来吧！

“我只要摸一摸就知道了，成熟的摸上去最软，分泌出滴滴甜蜜，要是今晚我来的话，看来我一个人会把所有的熟无花果都吃光。您妈妈什么时候睡觉？”我已经抓住了她，不能松

手。

“大约在十二点钟肯定已入睡了。”他会再去强奸拉瓦吗？他有那么多力气干这个吗？拉瓦到了，发现我跟一个黑人在一起。

“那今晚那个时刻我一定来。”矮个子的未婚妻。

“您那个天线按好了没有？”我太想吻一吻像你那位朋友那样的真正的男子汉。

“还有时间呢，我要先吃个无花果。”我要在大街上众人面前跟一个小学女教师一起走路。

第十一章

她没有一句责备的话语，悄悄离去，
心中怀着深刻的忧虑。

阿尔弗雷多·莱·佩拉

1939年6月

白手巾，所有的衬裤和汗背心，白衬衫，放在这一边。这件白衬衫是丝绸的，不能放进去，不过这一边其他的衬衣，要打上肥皂搓一下，放到大盆里去，在水龙头下冲洗一遍。今天不用洗白床单。洗丝绸的白衬裙要留心，要是把它放进洗衣池里冲洗，会变成碎片的。此外就是一件天蓝色的衬衫，有颜色的手巾，四方形的餐巾。在这个水道口，首先放衬裤和汗背心，因为是没有颜色的，还有白手巾和这个胸罩。今天还没有看到我的小家伙，我怎么能忍受得了呢？当然这也是为了他的幸福。水多冷呀！我的姨妈在茅屋外面用水泵里的水洗衣服，在木桶里搓了一次肥皂水，她可冻得要命。不过在玛贝尔小姐

家的洗衣池里，只要关上了门，风就进不来了。要是明天我见到潘奇多时他正睡着，我要把他叫醒……明天下午我要去采购。火车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开到巴列霍斯要整整一个晚上吗？布宜诺斯艾利斯离我宝贝儿子多远啊！明天我要去采购，要走十五个街区才会到，我让他玩球。回来以后就去洗太太、先生和玛贝尔小姐的晚饭碗碟。潘奇多同他父亲长得一模一样。在土坯墙后面，弗朗西斯科·卡塔利诺·帕埃斯穿着制服，他在干什么呢？他在鞭打一个囚犯，其他的人因惧怕都蜷缩着身子。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他穿上了军大衣，当他在街角处拐弯的时候，将遇到一桩意想不到的事。用这只别针，夹住衬裙的二只尖角，把衬裙晾开；另外一只别针用于夹住丝绸的白衬衫。要是不去碰方形的餐巾，明天会晾干了。穿了新的衣服在街角处会受凉吗？但是在洗衣池里摊开着的衣服不会变成土黑色的。你叫什么名字？有人问潘奇多。“我叫弗朗西斯科·拉米雷斯，我要去学习当士官。”父亲年岁大后，把士官的职务让给儿子。但是有一天，我带潘奇多上街时，他自己会走路了。只是这两条腿永远成了罗圈腿了吗？我携着他的手，不过所有的小淘气鬼都长着罗圈腿，长大后，慢慢地腿就平直了。我与他父亲偶然相遇，要是他走在对面的人行道，我就穿过马路迎上去，让他看看孩子，当然他会喜欢的！长得和他一模一样。这样，有一天，我们就可以不拘形式地去结婚。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呢？这样，潘乔会看到我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回来了。在早上六点钟的弥撒做完后，没有人会去教堂。从后面的小门，潘乔和我，男女傧相进入了教堂。我请求先生和太太分别当我们的男女傧相，玛贝尔小姐上午在学校里工作。“感到惊

异的高乔人①对它讲，我的骏马你别哭，女主人将不再回来……”这是一首令人伤感的探戈舞曲，因为妻子死去后，高乔人孤零零的只有一匹马伴随着他，很不习惯。“……也许是因为她善良、纯洁，上帝才把她从人世间带走……”没有讲是否为他留下了一个儿子，而我要是死去的话，给潘乔留下了潘奇多。把他放在哪一家茅屋里呢？放在他的茅屋里，还是放在我姨妈的茅屋里呢？我们几个人都挤在屋子里。我用这一只别针把天蓝色衬衫的袖子挂起来，有颜色的手巾已挂好了，这样只差那件丝绸的白衬衫了。要是我死了，他和潘奇多一起生活，就不会过分悲伤。至少我给他留下了一个又健壮又漂亮的儿子。“……悄悄地进入茅屋，点燃了两只蜡烛，在圣母像的脚边，倾听他的祈求，慈悲的圣母玛利亚，请告诉她不要把我忘，请告诉她，她的高乔人已心力交瘁。也许是因为她善良、纯洁，上帝才把她从人世间带走……”看到他为我哭泣和祈祷，我完全宽恕了他！圣母玛利亚，我宽恕他是不合适的吗？我从街上回来后，把洗衣池里的衣服捞起来，只要最后再冲洗一次就洗完了。要是我死了，他可以和另一个女人结婚，即便如此，但至少他已经履行了与我结婚的诺言。我要是死了，绝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上帝的意愿。高乔人只有骏马相伴，该多不幸。“点燃了两只蜡烛，在圣母像的脚边，倾听他的祈求……”哪一天我要去为妮娜祈祷，愿她生活幸福，子女满堂。她去火车站为我送别时给了我一件夏天穿的漂亮的丝绸衣服，跟玛贝尔小姐的一样，大领口上绣着花边。今天我没有去看潘奇多，他会哭吗？我的小宝贝，这是为了你的幸福。在这面镜子里看一看妈

① 居住在阿根廷和乌拉圭一带草原上的混血种人，大多从事放牧。

妈，妈妈穿上新衣服，你喜欢吗？"我在一个工场里干活很满意，从来没有想到要去跳舞……"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姑娘在工场里能挣到更多的钱，她们也同样喜欢打闹，拿我取笑。"直到后来，有一天，一个爱上了我的年轻人把我带去跳探戈舞……"他身体健壮，潘乔紧紧地搂着我，是为了再不松开我……为什么未婚夫要抛弃工场里的那个姑娘呢？我头发上插上这把压发梳，这样走到街角时不会让风吹乱我的头发。天那么冷，我得穿上旧的大衣？"那天的探戈舞使我着了魔，我那颗渴望着的心灵被征服了，在跳舞的时候，我心中升起一种甜蜜的幻想……"每一个步子，每一次转身，他的腿往前伸，推动着我的腿。我探戈舞跳得不好，只知道往后退，他向前时，我应该往后退，他的两条腿推着我的腿朝后退。当他稍稍地停顿一下，等待重新跟上音乐的节奏时，幸好没有把我松开，因为他突然停止舞步，我会跌倒的，当然他会抓住我的。未婚夫丢下了工场里的姑娘，因为她没有新衣服！"……那奇异的曲调是多么和谐甜蜜，我的心充满了欢乐，在编织美妙的梦……，我的心流着血……"工场里姑娘的心流着血，她会死去，留下儿子孤苦伶仃。她会像我一样，每天晚上哭泣吗？不过她没有死，只是让她孩子一个人待着，哭泣也无济于事。"以它迷人的旋律，乐曲支配着人心。我可怜的生命，到处游荡，奔向何方？……"工场把她辞退了，她只得去当女佣人。"……责任全在那该死的探戈舞，我的情郎教会了我跳舞，后来又把我置于困境，我明白他将要抛弃我……"大衣的袖子，还有翻领已经抽纱了。要是我穿上了它，就看不出衣服是新的了。"我可怜的生命，到处游荡，奔向何方？……"她们居然说我闲散！布宜诺斯艾利斯工场里的姑娘懂得什么是干活吗？因为她们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就自以为比女佣人高

贵。我再也不离开玛贝尔小姐的家！她答应让我每天下午去看我的小家伙。我从街上回来时，木桶里的衣服已经雪白，咖啡的渍斑已全部清洗掉。要是没洗掉，我再用肥皂重新搓一次。正好我想起了这把压发梳，多么污秽而令人厌恶的风呀！像往日一样，七点钟潘乔就弯到街角来，好长时间没相会了，他看到我很高兴。你别讲我没有提前来等你是良心不好，那是因为我要试穿试穿衣服，我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回来已经两个星期了！有人告诉你了？还是你什么都不知道？衣服是妮娜送给我的，你还记得起她来吗？潘乔要求我把小家伙带给他看看，我跟她说，我现在不能去我姨妈家，因为还没有洗好白衣服。不过要是他愿意，可以自己上那儿去，我姨妈和潘奇多在。喜欢这个名字吗？他很高兴给小家伙取了他的名字。在这个街角口，但愿上帝不要让我得肺炎。要是把潘奇多带到这里来呢？我得用妮娜·费尔南德斯给我的毯子把他裹起来，才不会受凉。这样父亲见到了儿子，我们就去教堂，因为我给他讲孩子还没有受洗礼。潘乔相信了我的话，我们去教堂为孩子洗礼。在教堂里，他作出决定，我们结了婚。制服、皮靴和军帽，来了个胖子。啊，是警察局长！已是七点钟了吗？他是来抓我的吗？我没有结婚就生了个儿子，而那衣服，是人家送给我的，他会以为是我偷来的吗？警察局长进了咖啡馆！要是哪一天把我逮起来，我可以告诉他我干过活的所有人家，让他去跟我的女主人和玛贝尔小姐谈。为什么潘乔迟迟不出来？“……有一天我在散步时，看到了一张长凳上坐着一位双目失明的小姑娘，在她旁边有一位老太太，那是她的向导和亲人……”衬裙我已洗过了吗？玛贝尔小姐没对我说过衣服被损坏了吧！“……我发觉那个小姑娘两眼大而无神，正在听其他女孩子跳绳时的吵闹声……”

塞莉纳小姐，玛贝尔小姐，妮娜小姐也玩过跳绳游戏，直到六年级，还在课间休息的时候跳绳。“……我听到了她痛苦的抱怨声，她问老太太说，‘为什么我不该玩？’……”我姨妈大腿上的毛，还有胡子，要是刮掉的话，会长得愈来愈浓。还有她黑色的手和绿色的静脉曲张。不过有一个女佣人，市后勤处长家的女佣人是白人。潘乔像所有住在茅屋里的人一样，也是黑人。“……‘哎哟，瞎女孩’，我十分难受地对她说，‘可怜的人儿，和我一起来吧。’我吻了她，瞎女孩就有人在一起玩了……”而瞎女孩的父亲呢？一天，他经过广场，对女孩是那样地蔑视，于是那位老太太举起刀子，因为年岁太大的关系，已经没有力气把刀子扎进这个坏透了的男人的身体，不过那个好心的女人过来帮助了老太太。“……就这样，每天瞎女孩和老太太一到，就怀着极大的兴趣来找我……那个可怜小女孩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多高兴呀！她撒娇，让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玩……”我们刚一结婚，小宝宝躺在白色的摇篮里，父亲当上了士官，下班后累得躺倒在床上。后来，他挖坑取土砌了小屋盥洗室的墙，我们暂时用水泵里的冷水洗澡，将来会有自来水的。潘乔躺倒在床时累坏了，不过全身干干净净的。潘奇多站在摇篮里，手抓着栏杆，小眼睛盯着看。茅屋里没有厨房我也不在乎。潘乔先兴致勃勃地砌了一个土坯的盥洗室，以后看可能，再造厨房。我在露天洗刷碗碟和浅口锅，要是有剩余的食物，都扔给母鸡吃。我进房间的时候，真累极了；但父子俩正在玩着呢！“……我还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天老太太独自来了，她对我说瞎女孩快要断气了。我跑到她的小床边。在她快死去的时候，她跟我说，‘现在谁跟你一起玩呢？’……”那个心肠好、同瞎女孩一起玩的女人有一天看到盲孩的父亲走过，就问

他为什么不喜欢自己的孩子呢？那个男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哎哟，瞎女孩！我不会忘记你，因为我记起自己的女儿也是个瞎子……因此不能跟别人一起玩……”我的小黑人，你可别生病，你把老姨奶奶给你的土豆都吃了吧。我的小黑人，把土豆吃掉，你就不会生病了。现在天气很冷……如果我的孩子注定要成为瞎子，那么就让我变瞎吧。我走了，把浓洗涤剂抹进了眼睛，我两眼瞎了。潘乔起了同情心，和我结了婚，现在只能由我姨妈来做饭了。“……我的瞳孔像两面镜子，可以照见人间幸福……”每当洗涤水溅进眼睛，双眼就灼灼发痛。“……黑夜作出了惩罚，眼睛瞎了，破碎的玻璃留在黑暗之中……”玻璃窗打碎了吗？我来时没有穿上大衣，皮肤起了鸡皮疙瘩。“一片黑雾遮住了我的眼睛，我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只听到你的声音……在我黑暗的孤独之中，今天我只能为你哭泣……”瞎子也哭泣吗？那些缺了一只眼睛的人哭泣时有眼泪流出来吗？那么那些一只眼睛装了玻璃球的人呢？“……像千百颗永不息灭的星星一样，对你的怀念永远照耀在我的心中……”我不会抛弃你，拉瓦，我答应你决不抛弃你，我是泥瓦工，我心是好的。“……她们给我带来了黎明的梦幻……”我爱你，拉瓦，我永远爱你。“……在我失去理智的悲伤之夜……”他利用了我是瞎子，带来了一个白女人，市后勤处长家的女佣人，他跟我讲是一位老太。“……我的瞳孔像两面镜子，可以照见人间幸福。黑夜作出了惩罚，眼睛瞎了，破碎的玻璃留在黑暗之中……”碎玻璃四处飞溅，一块尖尖的碎片把工场里的姑娘刺得鲜血直淋，一大片破碎的玻璃像尖刀一般割着肉，刺进了肋骨，把心脏分成了两半！只消一刀就砍掉了拔光了毛的仔鸡的一只翅膀、头、爪子，我掏出了心和肝，仔鸡的心很小。我把母鸡的

毛拔光了，砍了一刀，肚子里面塞满了小鸡蛋。油煎鸡蛋撒上盐是玛贝尔小姐的母亲很喜欢吃的。一只母鸡的心比一只仔鸡的心大吗？你不向我认错我也不在乎，我知道你还可以有更大的欲望，甚至与不当女佣的姑娘交往。当经过的时候，不看一看我吗？要是恼火的话，会对我吐唾沫吗？皮靴和军帽……从那边走来了！他身穿新的军大衣！而我的衣服已经是破旧的了！潘乔，你只能看我的上半身，方形的胸领和短袖，不要看我的裙边，它已经破旧了，衬裙也穿旧了。怎么他穿过马路到对面的人行道去？没有看到我吗？看到的，他是看到我的，潘乔！他钻进了咖啡馆！他是警察局长的朋友吗？我们的儿子要成瞎子了！我抓起了洗涤剂，把它倒在自己身上，我觉得浑身灼热，作为没有照顾好孩子的惩罚。他没有父亲，眼睛又瞎了。有一天他从摇篮里掉下去，他不知道把他的罗圈腿该往哪里搁，他额部开裂了，小脑袋分成两爿，他死了。这难道是惩罚吗？他父亲已后悔莫及。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回到茅屋，要是有点燃了的蜡烛，他就会向圣母玛利亚祈祷。他的妻子死了，他的儿子也死了。木桶里的衣服已经变白可以取出来了吗？还不行，再等一会儿！我还去看小宝宝吗？看过他后，回来时要跑十五个街区，把衣服从肥皂水里取出来！今天我已经晚了，我们没有时间再在一起玩，不过明天下午，我的孩子，妈妈用新的毯子把你裹起来，把你一直带到广场，让你看看来往的汽车，这是你所喜欢的。哪一天我把你带来，让你看看玛贝尔小姐鸟笼中的金丝雀。到发工资那一天，我给你买双小鞋子。鞋店是七点半钟关门吗？你爸爸因为匆忙，没有向我打招呼，他会先去鞋店想让我们高兴一下吗？我担心不穿鞋子走那么多路，你要终身成为罗圈腿的，虽然所有像你一样的穷孩子一直到二

岁，都长的是罗圈腿。潘奇多，我还要走多少个街区的路才能亲吻到你呀！孩子，你是个小高乔人。我保证等我领到工资立刻给你去买小鞋子。要是你爸爸正好经过那里看到了我们，在众人面前蔑视你的话……我给他一刀子你感到害怕吗？……用一把大的刀子我砍掉了拔光了毛的仔鸡的翅膀、脖子、爪子，取出心、肝、内脏，然后放到浅口锅里油煎。所有的食物都要切碎后才放进浅口锅里，只有烤鸡不是这样。我把鸡赶到鸡笼里，一把捉住，抓牢脖子，一刀就把头砍了下来。鸡头被砍下以后，翅膀还扑扇了一会，眨着一只眼睛。我把毛全部拔下，用尽全力，又起一刀，把它的胸脯劈开，把肚里的脏物掏出来扔掉，把光鸡放在龙头下面，用冷水冲洗……

1936年6月

……无花果熟了。青色的皮是无味的，红色的果肉挂着一滴滴蜜汁，我大口大口地痛快地吃了一顿。托架上放着各种各样的玩具娃娃，它们长着天然的头发和会转动的眼睛。要是我愿意的话，可以扭动它们的手臂、大腿和头部，一直到让它们觉得疼痛，晚上玩具娃娃是不会叫喊的。三面小旗，木十字架，铜制的耶稣像，镜框、斗橱、衣柜，枕头的套子散发出香水味。我黑色的脑袋搁放在白色的枕头上，床单上绣着自然界并不存在的小花，一条线缝的护套从床的一头到另一头把小花联在一起。毛毯的羊毛取自一头驯顺的母绵羊，招引着公绵羊向她靠近。如同真人大小的娃娃盖得暖暖的，只要我愿意，就把它叫醒。在黑暗中，头发和嘴巴是黑黑的。托架上的玩具娃娃一动不动地坐着。我扭它们，把它们的头、手臂和大腿转了一

圈。它们不会叫喊，把她父亲叫进来，让他看到我在扭玩具娃娃的一只手臂，又扭了它们的另一只手臂。它们再也忍受不住疼痛了。要是喊叫起来，它们会被人发现的。土著人黑乎乎的身体把绣花床单弄脏了吗？从晚上十二点钟直到清晨三点钟：四点钟，我玷污了你的嘴巴、耳朵和整个身子；我也玷污了你的良心吗？你不觉得内疚吗？这些袜子已经被汗湿透了。汗背心在哪里？我把擦布粘上了鞋油，在白天，我用刷子擦了皮靴的全部皮面子，鞋油干了，皮靴亮光闪闪。我又去擦皮带，她也帮我擦。玩具娃娃睡着了，天然的头发和会转动的眼睛。你快醒来吧，我要走了。天气很冷，我跳出去以后，你把窗子关上。在院子里，月亮和星星照亮了我的皮靴。我从你小小的嘴巴吮吸到各种糖果的甜味，有柠檬，有蜜糖，还有蓝桉；明天你将给我更多的甜味。今天晚上池塘里的蛤蟆身上会结霜，管子里的水要冻结，水管将要破裂。月亮照亮了我的皮靴！蛤蟆、池塘、葡萄架。女佣人睡着了。花草坪、玫瑰花、蚂蚁、露水、霜冻、无花果树、土地、牧场、土坯墙。月亮照亮了我的肩章、金属钮扣。一只猫，我冻得发抖，有一只猫……什么也没有……谁踩了干枯的树叶？……我是因为冷才发抖的，我谁也不怕……一只猫在跑……不要靠近我！……我原以为你是一只猫，在你的手里有什么东西在发亮，是猫的尖爪子吗？是厨房里用的菜刀。

科斯金　1939年6月28日

亲爱的：

我那么快地给你回信，你一定感到奇怪吗？今天接到了你

的信，对那则不幸消息我简直无法相信。可怜的家伙，尽管有一段时间他不过是个衣衫褴褛的黑人，我们还是很要好的朋友。可是你没有告诉我任何细节，我请求你在回信的时候，把一切经过给我讲一讲，在村镇里有些什么反应。

那个对屋子感兴趣的人是多么愚蠢啊！你可别让他脱身。我把房屋卖了，这样你可以很快来和我一起。我还没有去问过这里的房产的价钱，我是个无所事事的人，该怎么办呢？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你能够买到合算的房子，我们将要在一起。这个末流的膳宿公寓使我厌烦透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生活意味着什么：这个可怜的青年本是充满活力，现在已死了。我向你担保我已好多了，今天我午睡了四个小时，醒来的时候，床单完全是干的。要不然的话，我就睡不好觉，也会因这个消息而做恶梦。我愈是紧张，出汗就愈多。不过今天完全不一样，可见我正在痊愈之中。

小胖胖，吻你，拥抱你

胡安·卡洛斯

他放下自动铅笔，站了起来，打开窗子，通一通房间里污浊的空气。他的身影在玻璃上反射出来。他无缘无故地微笑着。他看看手表，是下午五点钟，天空已黑了，在昏暗之中看不清山峰。他想到了死去的人，他们可能会观察活着的人在干什么。他想到了死去的朋友，也许正从一个不认识的地方看着他呢！他想到有这种可能：他死去的朋友注意到自己被杀害的消息没有引出他的悲伤，相反，他为此而感到高兴。

第十二章

……是一位哨兵，
守卫着我许诺的爱情。

阿尔弗雷多·莱·佩拉

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警察局

警察分局或分所：科罗内尔·巴列霍斯

文件发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司法部初级法院和地方档案馆

日期：1939年 6 月17日①

原　始　文　件（摘录）

1939年 6 月18日。本文件由警察局长塞莱多尼奥·戈罗斯蒂亚加签署，并得到在场的副局长贝尼托·海梅·加西亚的附

① 原文如此。

签，因而具有法律效力。签署人证明本文中所列概要符合流血事件的事实经过。在这次事件中，警察局士官、本警察分局前官员弗朗西斯科·卡塔利诺·帕埃斯丧生。案件发生在本月十七日凌晨。根据值勤队长多明戈·洛纳蒂提供的证词，当时他正在警察局后院的厨房里，听到有叫喊声。这种叫喊声来自与警察局毗邻的一所房子，但当时他无法进一步确认，因为最近几天整个科罗内尔·巴列霍斯气温下降，窗子都关上了。他向院子走去，当他到达院子时，叫喊声已经停止。只听到了一种几乎听不清的呻吟声，后来呻吟声也停止了。队长利用他找到的靠着墙的一张梯子，爬上了土坯墙，朝邻居安东尼奥·萨恩斯先生居住的那所房子的院子看去。院子里有一颗粗大的无花果树把视线全部挡去，不过他确信，看到了住房洗涤间门口有影子在移动。洛纳蒂队长想可能是狗或猫等牲畜之间的争斗。尽管气温很低，他还是趴在土坯墙上监视着。几分钟以后，看到洗涤间里灯亮了，并看到了几个人在活动，于是队长高声呼叫救命，可是谁也没有回答他，因为洗涤间的门显然是紧关上的。队长想最好是回到值班室去，可能会来电话。事实上，在他到达办公室之前，电话铃声已经在响了。那是萨恩斯先生请求警察局的帮助，因为帕埃斯士官正躺在萨恩斯先生家的住宅里，肯定已是断气了。后来，法医胡安·何塞·马尔布兰博士证实了这一点。

接着文件签署人，住在警察局大楼最高一层的警察局长塞莱多尼奥·戈罗斯蒂亚加，被队长洛纳蒂请去，两人一起朝萨恩斯先生的卧室走去。萨恩斯先生穿着睡觉时的内衣和睡袍，同夫人阿古斯蒂纳·巴拉萨·德萨恩斯和女儿玛丽娅·玛贝尔·萨恩斯小姐在等候他们。在睡梦中，他们被帕埃斯士官的一阵叫喊声所惊醒。帕埃斯士官被他们家的女佣人安东尼娅·何塞

法·拉米雷斯所伤害。下面我们把这个女佣人称之为"案犯"。

〔……经证实帕埃斯已经断气，按照法律条文称死者为"暴死者"。在队长的协助下，护士把搁在救护车里的担架抬到前面提及的花园里。在搬动尸体之前，本文件签署人理应行使职权，因为法医坚持在现场取证全部结束之前就把尸体抬走。现场取证应包括诸如详细记录尸体倒下时所处的准确位置以及记录周围植物，在本案中就是玫瑰的状况。劳内罗护士采取了几乎是冒犯警察当局的态度，把担架扔在花坛里，压伤了一些树木。好在本文件签署人已对花坛作过一番观察，左手路旁的玫瑰在护士介入之前没有被碰过，而右边路旁的玫瑰则因暴死者的倒下而受到损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没有发生过搏斗。士官受到来自正面的袭击，因为否则就无法解释死者的右手已经抓住了左轮手枪，由于意外的原因，没有来得及把枪从套子里拔出来。〕

〔……附签本摘要的副局长补充说，这一事实证实了第一刀刺在腹部，而心脏部位的刀伤则是在死者已经倒地后扎上的……〕

〔……从刀痕推算，一把长28公分锋利的厨房用刀在两根肋骨之间刺入，直指心脏。在受害者站立着的情况下，一个女人不可能把他砍成这样，但在受害者倒下后，却是完全可能的。因为那时受害者已失去自卫能力，使那个女人得以从上往下随意刀砍。〕

〔……案犯躺在床上，已失去知觉。萨恩斯小姐挨近着她。案犯只穿了一条衬裙和内衣，衬裙上还残留着用水洗过的血迹。不过据萨恩斯小姐说，当他们听到叫喊声时，看见案犯正站在死者边上，手中挥舞着凶器，结结巴巴地讲着话。接

着，就昏倒过去。由萨恩斯小姐在她父母亲的协助下，把她抬到床上，用海绵洗去了血迹。由于天气寒冷，给她盖上了被子，立即又去请医生，并打电话报告警察局，之后……〕

〔据萨恩斯小姐陈述，几天之前，案犯曾向她诉说过对死者的不满（死者自从知道她怀孕后，没有和她讲过一句话），谈及死者曾在街上请求她夜间把院子的门开着，让他能进去看她，对此，案犯轻蔑地予以拒绝。由于死者对她的儿子漠不关心，她胸中积着满腔怨恨。但是对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无法提供细节，因为当他们在花园里发现案犯时，她的神经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什么也没有说。

接着，由于案件的需要，马尔布兰博士对案犯作了检查，并未发现有被奸污的痕迹。不过他建议不要叫醒案犯，让她自然地苏醒过来。于是决定由洛纳蒂队长留在房间里，萨恩斯小姐也坐在床边守护案犯。

后来又调查了房间所在的位置。经过核实，大院子只有一个进出的门，门的两侧有两扇窗，右面是萨恩斯小姐房间的窗，左面是洗涤间的窗，两扇窗都面向花园，从窗前可以看到花园尽头和警察局相连的一堵土坯墙。据萨恩斯先生述说，那扇进出大院子的门惯常是用门闩关起来的，不过也曾不止一次地开着，特别是自从警察局的新大楼启用以来，给居住在这所屋子里的居民以一种安全感。〕

〔昨天，即17日上午8时30分，案犯醒了过来，萨恩斯小姐在旁照看。9时45分，马尔布兰博士认为案犯可以回答警方的审问了。通过审讯，证词如下：

安东尼娅·何塞法·拉米雷斯，24岁，供认用一把菜刀将警察局的士官弗朗西斯科·卡塔利诺·帕埃斯杀死。口供多次

被哭泣声打断，案犯曾几度用头向墙撞去。每当出现这种情况，萨恩斯小姐得挟扶着案犯。案犯在没有完全清醒时，就曾向萨恩斯小姐诉说了所发生的一切。在案犯回忆不起来的时候，萨恩斯小姐就帮助提供某些细节。事态的急剧变化发生在17日清晨，案犯看到死者穿了士官的制服进入她的房间。后者用左轮手枪相威胁，逼她满足其欲望，尽管他们离开主人的房间并不远。案犯因曾被死者以虚假的许诺而被引诱过，结果她和私生子一起遭到遗弃，因而满腔怨恨，便以害怕吵醒主人为借口，坚决不从。对此萨恩斯小姐及时作证，萨恩斯太太由于酸血症，半夜起床到厨房里去几乎已成习惯。（补充细节：厨房与女佣所住的小房间相通，那个小房间原先是作储藏室用的，没有门，只有一道黑布的帘子把它与厨房隔开。）案犯就用这个理由来说服死者走到院子里去，在那里愿意按他的意图办。可是死者不同意。案犯最后只得用要叫喊来威胁他。死者尽管喝醉了酒——这一点在尸体解剖中已确凿无疑——，那时只好让步。他们一起向院子走去，但是他们得先经过厨房，此时，案犯偷偷地顺手拿了一把刀藏在身边。死者想把她一直带到房子的深处再次凌辱她。在院子里，案犯认为时机已到，拿出菜刀想把他吓跑。不过，帕埃斯醉醺醺的，对此威胁毫不在意，相反……〕

〔接下去，查阅了弗朗西斯科·拉米雷斯的出生证。小男孩1938年1月28日在科罗内尔·巴列霍斯地区医院出生，父亲的姓名不详。接着，传讯了案犯的姨妈阿古斯塔·拉米雷斯小姐，41岁，职业是洗衣工。她在宣誓后作证，为了维持孩子的生活，她曾不止一次地接受过帕埃斯的钱，并补充说，有好几回，死者要求她把小孩带去，以便让他见见小孩。但死者提出

的条件是，不能给小孩的母亲讲死者看到了小孩。根据上述洗衣工所述，他对孩子很亲切，因为孩子很像他自己。由于死者怕跟孩子在一起的事被人发现，他们往往一清早在居民区偏僻的地方见面。死者曾威胁洗衣女工说，如果她告诉案犯他见到了孩子，他就不再给钱了。有一次，他送给了孩子一个橡皮球，要求洗衣女工讲是用他给的钱买的。但是洗衣女工却给案犯讲是她在街上的一个下水道里拣来的，因为案犯可能把这种开支当作是浪费。〕

〔……从洗衣女工的邻居家，孩子和橡皮球一起被带到警察局的办公大楼里，以便分别让签署和附签的官员进行观察。不容置疑，孩子同死者极其相像。至于橡皮球，经过紧急查核，确证是死者在拉克里奥利亚的酒吧杂货店里买的，日期已无法确定。据商店主人卡米洛·蓬斯先生在宣誓后声称是在十二月和一月之间，也许是在博士节①。

接着向案犯的一些邻居以及她的前主人，师范学校教师，了解案犯的道德行为和表现。〕

〔然而，队长洛纳蒂好奇的观察，使他对流血事件并非预谋产生了怀疑。他记得几天之前某个晚上曾见到过前士官帕埃斯跳过了土坯墙，向属于萨恩斯先生的住宅走去，并且还记起听到过有关前士官在值班时间内偷偷溜出去寻欢作乐的传闻，这些传闻从未得到澄清。由此推断，死者有可能已经几次看望过案犯，这就意味着否定案犯不在犯罪现场的说法。尽管也可以推论死者跳过了土坯墙，不过通向房间的门每次都是关着

① 指耶稣降生时带着礼物，从东方来朝圣的三名博士，每年1月6日为博士节。

的，只是（给他以致命惩罚的）昨天清晨才开着。

在警察局的办公室里也未能找到死者喝入的酒精饮料的容器……〕

〔根据这些材料，我们认为本案件所搜集的证言是完整的。女案犯暂时被拘留在本局8号囚室，正由医生护理，除法医因工作需要可以进出外，不得与其他人有任何接触。〕

我们起誓本文件符合法律手续。

局　长	副局长
塞莱多尼奥·戈罗斯蒂亚加	贝尼托·海梅·加西亚

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警察局

警察分局或分所：科罗内尔·巴列霍斯
文件发往：地方档案馆
日期：1939年6月19日

塞莱斯蒂诺·帕埃斯，16岁，和罗穆阿尔多·安东尼奥·帕埃斯，14岁，系警察局已故前士官弗朗西斯科·卡塔利诺·帕埃斯的弟弟，均未到法定年龄。当控告犯有杀人罪的安东尼娅·何塞法·拉米雷斯登上去梅塞德斯市的火车时，两人因对她扔石子而被拘留。被告在警察阿塞尼奥·利纳雷斯的押送下，将在梅塞德斯市因犯杀人罪而受审。女被告为石子所击

中，脑袋下部受伤，伤势不重，并很快得到了列车急救室的护理。因为上述两少年躲进了一节车厢的后边，火车不得不晚点开出。在他们被抓获后，火车立即开出。两个少年现由科罗内尔·巴列霍斯管辖区的治安法官处理。

副局长 贝尼托·海梅·加西亚

“可以进来吗？（我的肚子快倒翻过来了。）

“当然可以，请进，我已等候多时了。”（矮个女人打扮得多讲究。）

“您的这些花草，多漂亮……”（不过这房子令人恶心。）

“要是我离开巴列霍斯的话，唯一使我感到遗憾的将是留下这些花草……”（为什么那么仔细地看着地板上已破碎了的马赛克呢？她打扮入时，无可挑剔，穿着贵重的羊毛大衣，头戴毡帽子。）

“真冷呀，不是吗？”（这个住在城郊的女人没有炉子。）

“是呀，很抱歉！这间屋子太冷了，请往这边来，我们到客厅去。”（你要是巫婆的话，就会碰到油垢……注意，多干净。）

“好吧，要是能暖和一点的话。……到厨房去我也没有关系。”（她家没有炉子。下巴肉都已经往下掉了，该有四十五岁了，眼睛都……）

“要是您不在乎，我们过去吧，幸好都还干净。”（你这个矮女人，竟想用脏来出我洋相，哼！你戴上毡帽想拔高一点，

不还是个矮子！）

“这口灶每天要烧掉好多柴吗？”（这个住在城郊的女人得成天到晚地蹲在灶边。）

“噢，是要好多，不过我整天待在家里，没有关系。”（是呀，我生活简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接到过您女儿的信吗？”（那个胖子。）

“接到过的，她很好，谢谢！”（她可不像你那样，已找了丈夫。）

“她到哪里去住了，在卡尔罗内吗？”（四间茅屋塌掉了。）

“是的，她丈夫在卡尔罗内做生意。卡尔罗内那个地方很小，不是吗？”（不过她已结婚了，不像你所知道的还是单身女子……）

“您要离开巴列霍斯，那得好。您孤身一人留在这里干什么呢？”（你的底细我清楚。）

“是呀，女儿已离开我了，我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呢？”（一旦有了心上人，干吗还孤单单地虚度光阴呢？）

“您守寡已经几年了？”（我的兄弟看中了她什么呢？她是个普通的女人，穿着差劲。）

“快十二年了。老头子去世时，女儿才八岁。塞莉纳小姐，我一生受了不少苦。”（我过好日子的时刻到了，你怎么想的……）

“你丈夫去世时，你多大年纪呢？”（快坦白）

（我怎么给她讲呢？）“女儿八岁的时候，……”（不，不，不，我不会让你高兴的。）

“太太，正如我信上所说的，我有一件要紧事跟你讲。”

（留着跟年轻人一样的头发，真令人作呕。这些耳环，简直一文不值。）

“好吧，您放心地讲吧。”（上帝保佑我，这个女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不过，你得先答应我跟谁也不能讲。”（普普通通的城郊女人，你要不跟邻居去讲够难受的了。）

“我以最神圣的东西来担保。”（我在发誓，上帝会惩罚我吗？）

“以谁担保？”（如果你拿我兄弟担保，我就当面唾骂你。）

（我可不想以胡安·卡洛斯来担保）“以我女儿的幸福。”

“好吧，您听着。我接到了我兄弟的来信，他给我讲了你想干的事情。”

“他跟您讲了什么？”（这个女人为何而来？她会用跟我女儿去讲这件事来威胁我吗？）

“为什么您要我重复一遍呢？”（我是和你开玩笑的。）

“要是他在信中跟您讲的不全是真的，我不愿说他在撒谎，不过不要因为情况了解不够而产生什么误解。”（因为情况了解不够。）

“他说您知道我们，妈妈和我，（不是你这个游手好闲的女人）不能再为新的疗程给科尔多瓦寄那么多钱去了。他住的膳宿公寓又不好，好一点的又很贵。您写信给他说打算把这所屋子卖掉，搬到科斯金去，去那里买一所小房子，收他当房客。”（我兄弟怎么会忍受得了这个老太婆，老穿着高跟鞋的粗鄙女人。）

“是的，一点不假。要是可能，我就收几个房客，以便节

省开支。”

“我妈妈对此很感不安。”（要和城郊女人打交道。）

“为什么？难道不是为了她儿子好吗？”（所有狂妄自负的人的心都是冰凉的。）

“是的，不过她因不能象希望的那样帮助儿子而感到难过。”

（最好你给他寄几个比索去，而不要自己穿那么多大衣和帽子。）“不过，也不必那么自负，这就不好了。”

“我妈妈并不自负，您刚才这么讲不好。事实是我妈妈是受过教育的人，生活中她应该什么都不缺少，而现在感到难过，那是很自然的，不对吗？”（这个该死的女人，真该死！）

（你竟敢侮辱我，母狗……）“是的，做母亲的都是这样。”

“好吧，那么我妈妈，还有我，请求您一件事。”

“您说吧。”（她们会毁了我的一切吗？我会失去心上人吗？）

“您准备出售家具，全部送去拍卖吗？”

（我得救了吗？）“不，这样我得不到几个钱。以后，我还得到科斯金买新的家具，那就贵极了。再说，我也不知道那里是否有家具店。可以想象，如果我得到科尔多瓦城去买的话，将会怎样呢？”

“我妈妈和我估计您会从这里把家具运走的。”

“是的，从这里运走。已经有人给房子出价了，你知道吗？”（什么也阻挡不了我。）

“好吧，我妈妈，还有我，请求您一件事。我们从来没有反对过您这样做，不过，我们请求您对到科斯金去的事跟谁也不

要讲。”（不要脸的，去跟一个比自己年轻的男人混在一起。）

“不用担心。我也没有想到跟谁去讲，也不跟我女儿讲。您知道这里人的嘴可厉害了。您有否注意到对玛贝尔的议论？”（去吧，你跟她是一路货。）

（你想影射我？也不看看自己的下巴肉。）“我也不相信。像玛贝尔这样家庭的姑娘是不会和那个黑人混在一起的。”

（都是一些游手好闲的女人，你比谁都差劲。）“可能是臆造的，不过她的证词好像也不能自圆其说。”

“可能因为紧张了吧……还是回到我们自己的事情上来吧。总之，要是您不注意的话，即使您不讲去科斯金的事，人们也会知道的。比如，您的家具就不要直接从这里发出。”

“那我怎么办呢？”

“要是您委托搬徙公司把家具从这里发出，那所有的人都会知道。您可把家具从这里发到卡尔罗内你女儿那里，再从那里运到科斯金，一切都得防范小心。”

（不能把我的胡安·卡洛斯抢走。）“还有什么要防范的呢？”

“一切都得防范。这样，谁也不知道您在那里和我兄弟一起。你得放明白一点，对我们家庭来说，这是一种耻辱。”（我已跟你讲过了。）

（不，偷窃才是耻辱呢！）“要是上帝赐给您兄弟这个疾病，那是上帝的意志，光凭耻辱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不过，您答应您的家具和房屋的契约就这样办吗？您办所有的手续时要写上您女儿在卡尔罗内的地址，答应我吗？”

“我答应。”（你还是去上你的旅游车吧，矮女人，你有什么权利用这种口气来跟我讲话！）

第十三章

过去的时刻已永远不复返。

阿尔弗雷多·莱·佩拉

那是秋天的一个下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条街上，树木倾斜地长着。为什么会这样呢？人行道两旁高高的公寓挡没了阳光，树枝像在哀求似地斜着向车行道中央伸展，去寻找阳光。玛贝尔正去一位朋友家喝茶，她抬头朝长了很多年的树冠望去，看到粗壮的树干都卑躬屈膝地倾斜着。

也许是一种虚幻的预兆使玛贝尔用丝手套捂住了喉咙，后来又两手抱住了一枝玫瑰，闻吸其甜蜜的芳香。她为什么会突然想到秋天已经来到了城市，并且永远不再离去？一座公寓大楼的正面看起来很是豪华，而在门口却没有铺上地毯使她冷静下来。她可能很快会住进去的大楼具有可以确定房屋等级的决定性因素。电梯里有面镜子，她透过黑毡帽下头饰的精致面纱，检查了一下自己的化妆打扮。黑毡帽上嵌着一串串用玻璃纸做

成的红色石榴石。最后，她把围在脖子上的狐狸尾巴围巾的毛弄得更整齐一点。

三层楼B室。她的朋友妮娜梳了高高的发型，眼圈画得深深的，给她开门时显得有些苍老。

“玛贝尔，见到你很高兴！”她们相互吻了面颊。

“妮娜，哎呀，上帝的小天使！这个宝贝会走路了。”她吻了吻小孩，又发现她朋友的小儿子在稍远处的一个角落里。“小家伙的脸多可爱！”

“不，……玛贝尔……两个孩子一点也不漂亮，你不认为他们长得丑吗？”母亲真心诚意地讲道。

“不，长得挺好，胖乎乎的，鼻子不太高。小的几岁了？”

“小的才八个月，大的已过了一岁半 总算运气，都是男孩，不是吗？不漂亮也无关紧要……”妮娜觉得自己很贫穷，没有别的什么，只有把两个长得笨头笨脑的孩子给玛贝尔瞧瞧。

“哟，两个孩子出生靠得那么近，真是不失时机啊！”

“哎哟，你知道，我担心日子一天天过去，你不能来看我。婚事准备得怎么样？”

“传说也太言过其实了！竟说什么我早就打算既不结婚，也不办仪式啦！……你的房子真漂亮。”玛贝尔的声音由于虚假而听起来有些激动。

“你这么认为吗？”

“我怎么不喜欢呢？等我度完蜜月，你得来看看我的窝。真的，我的住房是很小很小的。”

“到处乱七八糟的。”妮娜反驳道，一面把一些芳香的玫瑰花插进了花瓶，她是很喜爱玫瑰花的。“怎么忘了把你未婚

夫的照片带给我？”

两个人都想起了胡安·卡洛斯完美无缺的脸庞，在几秒钟之内都避免接触对方的目光。

“不，不必了。他是个长得难看的矮个子。”

“我太想认识认识他，你跟他结婚总有道理的。他可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男人。就把矮个子的照片给我看看吧……”在结束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妮娜后悔把这句话讲了出来。

“这些沙发真舒服。不，亲爱的，不要碰我的袜子！”

“鲁伊西托①，你看我给你一个啪啪啪的东西……乖乖地待在那里，我给你一块糕。”妮娜走向厨房去烧沏茶的开水。

“你是鲁伊西托，你的弟弟叫什么名字？”玛贝尔对孩子笑着，她正从孩子的面相上寻找一些和妮娜丈夫长得相似之处。

“玛贝尔，你来，我带你看看房子。”

两人在厨房相遇以后，都不禁回忆起过去：当外面刮起充满尘土的草原之风，她们曾在妮娜家那个厨房里一起度过了多少个下午啊！

“妮娜，你知道吗？我还是像以往那样，喜欢马黛茶……已有多少时间我们没有在一起喝马黛茶了？”

“好多年了！玛贝尔。差不多还是在我当选为春天王后的日子里……现在是1941年4月了！”

两人都默默无言。

“妮娜，人们说一切过去的时光是最美好的，真的是这样吗？”

两人又相对无言，但对这个问号都找到了回答，一个相同

---

① 鲁伊斯的爱称。

的回答：是的，过去的时光是最美好的，因为那时两人都相信爱情。静默紧接着静默，傍晚微弱的阳光透过天窗，把墙壁染成了紫色。玛贝尔不是房屋的主人，可是她再也忍受不了那忧郁的情景，没有得到许可，就按亮了吊灯，接着便问：

"你生活得幸福吗？"

妮娜觉得一个最狡猾的对手对她进行了突然袭击。她不知所措，是说"我对生活并无怨言"好呢，还是说"生活中总是有'但是'……"为好，或者就说"是的，我生活得幸福，我有这两个儿子"，最后她只好耸一耸肩，令人费解地笑了一笑。

"看起来你是幸福的，因为有一个不一般的家庭。"

"是的，对生活我并无怨言。我只想有一套大一点的住房，可以让女佣搁一张床。要是让她住在起居室里，那就比其他什么事都麻烦了。你可知道两个小家伙给我带来的麻烦吗？冬天快到了，两人又要开始伤风感冒了。"妮娜宁愿不倾吐其他的怨言，诸如至今还没有去过任何夜总会；没有乘过飞机；她丈夫对她的亲热并不是真正的亲热等等。

"不过孩子挺结实的……你经常出去吗？"

"不，有了这两个老是哭哭啼啼，随时要拉屎撒尿的小家伙，我还能上哪里去呢？等你有了孩子，你就会知道是什么样的滋味了。"

"可是没有孩子，就想要孩子，没什么可抱怨的。"玛贝尔假惺惺地劝说道。对她来说，也不希望这种做母亲和妻子的常规生活。不过与呆在村镇里单身过日子，继续成为被诋毁的靶子相比，不是更可取吗？

"你呢？给我讲讲你的情况吧……想生几个孩子？"

"我跟古斯塔沃已达成了协议，在他没有得到文凭之前，

我们不要孩子。他只差少数几门课了，不过老是不开课，他也……”

“他学什么的？”

“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妮娜想，一个经济学博士该比一个拍卖行老板重要得多。

“玛贝尔，给我讲讲巴列霍斯的情况吧。”

“我没有什么最新的消息。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已一个多月了，作些结婚准备吧。”

“胡安·卡洛斯还在科尔多瓦吗？”妮娜觉得脸上在发烧。

“是的，好像已好了一点。”玛贝尔望着煤气灶上的蓝色火焰回答说。

“那塞莉纳呢？”

“马马虎虎。咳！为什么要谈这事呢？你可以想象得出，她走了条邪路，你知道跟游客们混在一起是注定没有好结局的。你下午从来不听广播小说的吧？”

“不听。有精采的吗？”

“精采极了！五点整，你不听吗？”

“没有，从来没有听过。”妮娜想起了她的朋友总是比她早发现最好的电影、最好的女演员、最好的男演员和最好的广播小说。为什么总是让她领先呢？

“我也错过了好几个片断没有听，不过只要能听，我准听。”

“真遗憾，今天你又要错过了。”妮娜想跟玛贝尔作一次长谈，心里想道：她有勇气再提起胡安·卡洛斯吗？

“你没有收音机？”

“有的，不过现在已过五点了。”

“不，五点还差十分。”

“那么，你想听，我们就听吧。”妮娜想起了作为女主人，应该热情招待来客。

“太好了！你不会生气吧？我们同样可以继续谈下去。”

“好的，那最好了。作品叫什么名字？”

“《受伤的上尉》，只差四天就要结束了。根据预告，下个月播放《忘却了的许诺》。要不要我把小说的情节给你从头讲起？”

“好的。不过在此之后，你别忘了跟我讲讲拉瓦，她怎么样？”

“她很不错。好，我跟你讲开头是怎样的。如果不讲的话，到了五点钟，你是什么也不会懂的。而讲了之后，保证你可以继续听下去。”

“不过得抓紧。”

“你听好，在1914年战争期间，法国军队的一名上尉，一个出身于贵族家庭的年轻小伙子，在跟德国交界的边境线上受伤倒下了。当他在战壕中苏醒过来时，发现身边躺着一具德国士兵的尸体。他听出那个地方已落到了德国人的手里，于是他扒下死人身上的制服，把自己打扮成德国人。那时，法国的这一地区已经陷落，德国兵正向附近的一个村庄进发。经过一个庄园，向主人要吃的。庄园主是个粗鲁但缄默的农民，可是他的妻子却是个挺漂亮的女人。只要能让德国人继续赶路，她把可吃的都给了他们。这时她看见了上尉，并且认出了他。原来那个女人本是上尉所居住的城堡附近的一个村庄里的姑娘，在他参加军队以后，有时休假回城堡，在树林里总是碰到她，他

们是青春时代一对纯朴的情侣。”

“她属于哪种类型的女人，是严肃庄重型？还是轻佻风骚型？”

“好吧，她从孩提时代起就爱上了他，男孩常从城堡里溜出来，到小河里去游泳。之后，他们俩一起采摘野花。后来长大了，姑娘肯定把终身交给他了。”

“要是姑娘把终身交给他的话，那不是开玩笑？”

“不，事实上上尉是真正地爱上了她，不过因为她是农村姑娘，上尉身不由主，他家里想让他另找门当户对的贵族。可是，妮娜，我们不喝马黛茶了吗？”

“哎哟！一聊上我就忘了。茶已准备好了，要马黛吗？那么他愿不愿意娶那个贵族女子呢？”

“她……是个年轻姑娘，也深深地爱上了上尉。她长得很清秀，上尉应该会喜欢她的。我们喝茶，……”

“不过他只能真正地爱一个姑娘啊！”

玛贝尔选择了不作回答的办法。妮娜打开了收音机。玛贝尔仔细地观察着她，不是透过她帽子上的薄纱，而是通过她外貌的面纱，看到了妮娜的内心世界。毫无疑问，要是妮娜认为不可能同时爱一个以上的男人的话，那是因为她没有爱上自己的丈夫，而肯定已爱上了胡安·卡洛斯。

“那么他选上了门当户对的姑娘。”

“不，他按自己的方式爱着童年时期的女友。是真诚的爱，妮娜。

“怎么按他自己的方式？”

“是这样：对他来说，祖国是第一位的，他是一位得过多枚勋章的上尉。后来播出了另外一个片断：女人的小叔子，一

个叛徒，你听得懂了吗？就是那个粗鲁丈夫的兄弟，是德国人的一个间谍，他来到了庄园，发现上尉藏在粮仓里。他被迫杀死了间谍，利用晚上把尸体埋在菜园里。狗也没有叫，因为那女人已教会它喜欢上了身处逆境的上尉。”

“布宜诺斯艾利斯7号广播电台，下午广播剧场现在开始。”

“在我准备茶的时候，孩子们肚子饿了。”

“是呀，不过你也得听听，让我把音量放大一点。”

用小提琴演奏的乐曲发出起始的音符。接着，音乐的音量减弱，让位于故事讲述员抑扬顿挫的声音。

“一个寒冬的清晨，比尔从粮仓顶部的藏身之处望见相互射击的初次交火。双方军队在离庄园仅几公里处对峙。他正在想，要是能去支援自己一边的人该多好。忽然，他听到在粮仓里有声音。比尔躲在草料窝里一动也不动。

“比尔，是我，别害怕……”

“玛丽，你那么早。”

“比尔，别害怕……”

“我唯一害怕的是现在在做梦，醒来时发现你并没有和我在一起……你出现在那扇门的门框里，在你身后，红色的朝霞……”

“玛贝尔，怎么可能竟有比堕入情网更美妙的事呢？”

“嘘！”

“比尔……你冷吗？田野里撒满了冰冷的露珠。不过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地讲话，他已上村镇去了。”

“他为什么那么早？难道他不总是中午去的吗？”

“他是怕如果战事扩大的话，再迟就去不成了。为此，我

现在来给你换绷带。”

“玛丽，让我看看你……你的眼睛跟以往不一样，你哭了吗？”

“比尔，你尽说傻话。我还没有时间去哭呢？”

“要是你有了时间呢？”

“要是我有了时间，……就偷偷地哭。”

“就像你今天做的那样？”

“比尔，让我来替你换绷带。对，这样这就对了，可以替你把醮有药的纱布取下来了。我们来看看这种乡村的草药对你是否有用。”

玛丽接着取下了扎在她心上人胸口的绷带。如同在法国田野里展开的一场决战一样，在玛丽的心里，也有两股对立的力量在搏斗着：首先，她希望看到经过她细心照料后的幸福之果，伤口已经愈合，虽然她曾怀疑过这些不值钱的乡村土药的效力；另外，要是他的伤口痊愈了……比尔就要离开这个地方，远远离去，也许永远不再返回了。

“这条绷带在你胸部绕了不少圈，我把它取下来，你会觉得痛吗？”

“不，玛丽，你不会碰痛我的，你动作真柔和。”

“你说什么假话！记得有一天给你洗伤口时，你还尖叫呢！”

“玛丽，我还从来没有听到从你嘴里发出过抱怨声。告诉我，要是我在战斗中死去的话，你将会怎样？”

“比尔，不要这样讲，我的手要发抖的，会碰痛你的……现在只剩下把醮草药的纱布取下来了，不要动。”

绷带解下了，摆在玛丽面前的是决定命运的抉择。

在一阵节奏强烈的现代音乐之后，插入了一段赞扬某种既卫生又长效的牙膏的商业广告。

“你喜欢吗？妮娜。”

“喜欢，小说真有趣。不过女主角演得并不理想。”妮娜怕夸奖女主角的演技，因为她记得玛贝尔是不欣赏阿根廷女演员的。

“简直是太好了，我喜欢。”玛贝尔提出异议道。她记起了妮娜从来就不懂得评论电影、戏剧和广播。

“她第一次委身于上尉，是在粮仓里，还是在这之前，在她还未结婚的时候？”

“妮娜，当然是在这之前。你没有看到他们是旧情复发吗？”

“是这样。因为她早已委身于他了，现在不能对他抱过多的幻想。我想，要是在这之前，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她没有委身于他，那么，当他受了伤，在粮仓里又很安全，上尉就会更热烈地追求她的。”

“这没有什么关系，要是他爱她，就……”

“你真这样想吗？为了让上尉在战争结束后回去找她，她该怎么办呢？”

“这取决于男人，是正人君子，还是……静一静，又开始了。”

解下了绷带，展现在玛丽眼前的是命运的天书。她以兴奋、惊讶、痛苦的心情看到了伤口已经愈合，油膏产生了效果。比尔健壮的体质也促使伤口很快地结疤。不过，要是玛丽作出决定，只需把指甲朝连结深陷的伤口两边的皮肉、看起来还是透明的新嫩皮肤上轻轻一掐，伤疤马上又会重新破裂。

“玛丽，告诉我，伤口长好了吗？……怎么不回答？”

“比尔……”

“现在告诉我，我可以去跟上大部队了吗？”

“比尔，你可以去了，伤口已愈合了。”

“我可以出发了！跟我们自己的人一起战斗。之后我再回来。为了让你获得自由，在必要时，我将与他搏斗。”

“不，永远别这样。他很粗野，是只卑鄙的野兽，会暗算你的。”

“玛贝尔，她为什么跟那么坏的丈夫结婚呢？”

“我不知道，我漏听了好几章，也许是她不愿意单身过日子吧。”

“她是个孤女？”

“即使有父母亲，她也想有自己的家，不对吗？让我听下去。”

“你怎么能肯定你会回来呢？”

在一阵节奏强烈的现代音乐之后，插入了一段香皂的商业广告，这种香皂与刚才赞扬过的牙膏是同一个厂家生产的。

“妮娜，你不让我听下去，我饶不了你。不，……跟你开个玩笑。我要把那一管牙膏吃掉，必定长得像一只大木桶了。”

“拉瓦呢？她怎么样了？”

“还不错。她不想再当女佣，我为她帮了那么多忙，她却看也不再来看我了。”

“她靠什么生活呢？”

“在外面洗衣服。跟她姨妈一块还住在她的茅屋里。她的邻居是个庄稼人，有自己的土地。邻居的老婆死了，她们帮他

做饭，照料孩子，自己养活自己。不过拉瓦是个不知感恩的人。这种人，你为他们好事做得越多，就越得不到好报……”

播音员接着描绘了法国军队的状况：他们被包围了，慢慢地反抗愈来愈弱。如果比尔来到了这支部队，只会给部队的伤亡人数再增加一名。不过机灵的上尉作出了特别大胆的举动。他穿上了敌人的制服，在德国军队的阵线中制造混乱。同时玛丽也和她丈夫展开了斗争。

“玛贝尔，你能作出类似的牺牲吗？”

“不知道。我相信她把伤口弄开裂了，这样，他就没有回去战斗。”

“当然，要是他知道后，会恨她一辈子。有时候一个人是进退两难的，不是吗？”

“你看，妮娜，我认为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我是宿命论者。你可以绞尽脑汁筹划某件事，但结果呢？一切都适得其反。”

“你这样认为？我倒觉得一个人得孤注一掷，尽管一生只有一次。我总后悔没下决心豁出去。”

“什么？妮娜，你是指和一个病人结婚？”

“你这样讲是什么意思？我是在讲其他事情，你为什么要提及这个内容呢？”

“你别生气，妮娜，不过谁会想到胡安·卡洛斯竟落到这样的结局呢？”

“现在他比以前要当心身体吧？”

“你疯了。他在找女人混日子。我没法解释的是为什么她们不怕传染呢？”

“那……有的女人也许不知道，再说胡安·卡洛斯又长得

那么傻……”

“因为都是些放荡的女人。”

“你是什么意思？”

“你自己也清楚。”

“什么事情？”妮娜预感到一条鸿沟将横在她们两人面前，一阵眩晕使她摇摇晃晃。

“没什么，你看起来……”

“哎哟，玛贝尔，你是什么意思？”

“你不是跟胡安·卡洛斯好过吗？你自己清楚。”

“你太可怕了，玛贝尔，你让我害臊。我不否认我爱过他，我是说作为未婚夫。我们两人之间没什么，这很清楚。”

“咳，别这样，你多紧张。”

“不过你想给我讲一点什么？”她只觉得头晕目眩，想知道两人之间已形成的那深深的鸿沟的实质是什么。

“那么，好像女人跟胡安·卡洛斯发生什么以后，就不想抛开他了。”

“因为他是个美男子，玛贝尔，还常给女人买礼物。”

“唉，你是在装糊涂。”

“我说，要是法国军队向前推进，最好我们离开这里。快把这些干草捆和奶酪放好，你动作越来越迟钝，甚至怕得发抖，大笨蛋！”

“我们上哪里去？”

“上我兄弟家去，不知道他为啥不到这里来？”

“不，上他家，不去。”

“不要再反对了，要不，我这手就朝你脸上刮去，你已知道有多少份量。”

“不过就这样让他打吗？多傻呀！”

“那……玛贝尔，是为了孩子，她有孩子了吧？”

“我看有了。谁要是敢打我，我就把他杀了。”

“男人们都很卑劣的，玛贝尔。”

“不是所有的，我亲爱的。”

“我是说，动拳头的男人。”

播音员在讲至玛丽和她丈夫之间充满着粗暴威胁的场景时，向听众告别，到第二天再见。接着是一组音乐，最后是对前面提到的牙膏和肥皂的再次赞扬。

“不过，玛贝尔，你讲到胡安·卡洛斯时我怎么装糊涂啦？”妮娜冒着被击败的危险继续道。

“女人不想把他抛开……是为了在床上发生的事。”

“但是，玛贝尔，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女人们爱上他，是因为他是个美男子。不是为了像你所说的床上的隐私。因为说实话，一旦灯熄掉了，已看不出自己丈夫是美还是丑，都是一样的了。”

“都一样吗？妮娜，那你就不懂了，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

妮娜想起了阿斯切罗医生和她的丈夫，对他们两人无法进行比较。跟讨厌的医生在一起的淫荡的时刻是短促的，而且由于不舒适而毫无乐趣。

“玛贝尔，你知道吗？一个单身的姑娘……”

“哎哟，妮娜，我当寄宿生时的女伴都已结婚了。亲爱的，我完全信任她们，她们什么都告诉我。”

“不过，你知道胡安·卡洛斯些什么？你什么也不知道。”

“妮娜，你不知道胡安·卡洛斯的名声吗？”

“什么名声？”

玛贝尔做了一个下流的动作，用双手比划出了一个靠近三十公分的横距离。

“玛贝尔，你真把我羞死了。”妮娜觉得一切担忧令人尴尬地应验了，一种她从新婚之夜起就怀有的担忧。她真想忘掉那刚才看到的肮脏手势。

“这个玩意儿似乎很重要，妮娜，可以让一个女人幸福。”

“我丈夫跟我可不是这样讲。”

“也许他在骗你……傻瓜，我是同你开开玩笑。关于胡安·卡洛斯的事，别人跟我讲的不是这个，我这样讲仅是开开玩笑，并无他意。人们给我讲的是另外一回事。”

“什么事情？”

“请原谅，妮娜。不过别人跟我讲时，我发誓永远永远不跟任何人讲。所以不能讲给你听，请原谅我。”

“玛贝尔，那太不好了，既然开始讲了，就把它讲完。”

玛贝尔看着另一个方向。

“请原谅，不过我发过誓了，我得守信。”

玛贝尔用叉子把一块薄饼一分为二。妮娜看到了叉子是三齿的。看到玛贝尔的额角上长出了两只魔鬼才有的角，在桌子底下，弯曲的尾巴卷住了一只椅子脚。妮娜振作一下，呷了一口茶，刚才确确实实浮现在她眼前的魔鬼相消失了，女主人突然领悟到在会见中受到的打击至少部分可回敬给她的朋友。她盯着朋友的眼睛，突如其来地问道：

“玛贝尔，你真爱你的未婚夫吗？”

玛贝尔吱吱唔唔，有好几秒钟迟迟没有作声，这等于暴露了她的用心，关于幸福的喜剧就此结束。妮娜以极大的满意证实了她所谈全是弄虚作假。

“妮娜……你问的什么呀！……”

“我知道你是爱他的，不过有时一个人会提一些傻问题。”

“我当然爱他。”实际并非如此。玛贝尔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她会懂得去爱他的。不过，要是她未婚夫对她的温存不足以使她忘却其他男人的温存呢？她未婚夫的温存是怎样呢？对此，应该等到新婚之夜，因为过早地去体验它意味着极大的冒险。男人们……

“你呢？妮娜，现在你比在恋爱期间更爱你的丈夫了？”

茶中没有加糖，薄饼上涂有奶油。妮娜讲她喜欢博莱罗舞曲①和引进这些舞曲的中美洲歌唱演员，玛贝尔附和以示赞同。妮娜补充说这些舞曲使她感到兴奋，歌词似乎是为所有的女人，同时特别是为每一个女人而谱写。玛贝尔断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博莱罗舞曲唱出了好多真话。

下午七点钟，玛贝尔该告辞了。她很遗憾走之前没有见到她朋友的丈夫（为生意而耽搁在办公室），因此，也无法估计他体重增加了那么多公斤后胖成个什么样子。妮娜仔细检查了既难洗又难以烫平的桌布，发现是干净的，没有任何污迹。之后，又检查了缎子的扶手椅，也无任何污点，就立刻套上了套子。

玛贝尔走到街上，夜幕已经降临。她按原先的打算，利用

---

① 一种西班牙舞曲。

晚饭之前这么一点空余时间去浏览一下妮娜所在商业区一家很重要的百货商店的玻璃橱窗，比较比较价钱。她思忖着，她办事从来就是有条不紊，而且从不浪费时间。但是那么多的估计，又非常精确，使她得到了什么呢？也许还不如凭一时的冲动办事好，也许她在哪一条街上遇到的任何一个男人可能会比她可疑的未婚夫给她带来更多的幸福。要是搭上去科尔多瓦的火车呢？在山区，有曾爱过她的人在，他比任何男人更能使她激动。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条街上，白天黑夜树木都长得歪歪斜斜，多么不必要的低三下四呀！在夜间，没有太阳，为什么要倾斜呢？这些树木已经忘掉了一切尊严和自尊心了吗？

至于妮娜，她给扶手椅罩好了套子后，撤掉了桌子，在折叠桌布的时候，发现那位唯一抽烟的人——玛贝尔的香烟的一个火星在桌布上烧了一个洞。

"多么自私和不小心！"她低声自言自语道。她真想全力发出令人心碎的嚎叫。但是在她两个孩子面前，只能把双手掩着耳朵，减轻一点玛贝尔·萨恩斯那无法摆脱的声音："……这玩意儿似乎很重要，妮娜。你不知道胡安·卡洛斯的名声吗？……傻瓜，我是同你开开玩笑，人们给我讲的是另外一回事……不过别人跟我讲时，我发誓……发誓永远不跟任何人讲。我这样讲仅是开开玩笑，并无他意。妮娜，人家跟我讲的是另外一回事。"

树木日日夜夜地倾斜着。香烟的一个小火星毁掉了贵重的绣花桌布。一个农村姑娘在法国的树林中与人相爱，她爱上了一个不应该爱的人。一切都是命运……。

第十四章

有一天，燕子将中断它的飞翔。

阿尔弗雷多·莱·佩拉

神甫，我有好多的罪过要忏悔。　　是的，两年多来，我一直没有勇气来。　　因为我要接受婚姻的圣礼，这件事促使我来了。　　是的，请帮助我，神甫，因为仅仅羞愧是不够的。神甫，请帮助我忏悔我的所有过错。

我撒了谎，我对我未来的丈夫撒了谎。　　什么我曾跟一个男人有关系，跟一个正要跟我结婚的青年有关系，后来他生病了，这根本不是事实。我欺骗了他。我该怎么办呢，神甫？

不过要是我对他讲了，我将使他感到难受，对谁也没有好处。　　要是真话起不到其他作用而只能使人难受的时候，同样也应该说出来吗？　　我会这样做的，神甫，不过我还撒过一个很大的谎，得向你忏悔，一个弥天大谎……

不，神甫，有关淫荡的罪过我已经作了忏悔，对于这

个罪过我已经是清白的了，另一位神父已宽恕了我。

我在法律面前撒了谎，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初级法院的法官面前。　　　不！我不能这样做，神甫。　　　不，事实只能使我和所有的人更加难受。　　　神甫，我把一切都讲出来，是的，对您我丝毫也不隐瞒。　　　是的，神甫。

　　为什么呢，神甫？　　　我和我的家人一起住在省里的一个小村镇上，晚上，一个在警察局工作的男人进到了我的卧房。　　　不，神甫，我没有爱上他。　　　请帮助我，神甫，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样做了。　　　是的，神甫，是为了忘却另一个男人，　　　是的，神甫，我爱另一个男人，不过他在生病，我抛弃了他，因为我怕自己给传染上。

　　他隐瞒了他在吐血。　　　我也是为了他好，神甫，你不这样看吗？　　　在他身边吗？　　　我不知道，神甫。是的，我爱他，不过当我知道他在生病，我就不再爱他了。神甫，我是真诚的，要不，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您不这样认为吗？　　　好，我想要一幢房子，一个家，能够生活得幸福。神甫，要是我不再爱他，我是没有过错的呀！

　　是的，神甫，我是脆弱，我请求宽恕。　　　我跟你讲起的那个男人来到了我的卧房，　　　不，不是那个生病的人，是另外一个，是个警察。　　　不，生病的人不是警察。一个炎热的夜晚，我把窗子开着，我察觉到他从花园里盯着我看时，他已经窜到我家屋子里了。　　　不，我没有力气把他赶走，就这样开始，每当他想来的时候他就来。为了得到宽恕，我该怎么办呢？　　　不，我对法院撒谎是由于其他的原因。那个警察是我家女佣人私生子的父亲，女佣人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回到我家的时候，我已经跟他有了关系。

不，她回来是因为我，更确切地说，是我妈妈叫她的。
不，她以前曾在我们家干过活，来时已怀孕了。

不，我不可能跟他讲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他，我是他开始在警察局工作后才认识的。　　不，不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我在这之前认识他的，因为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就是他被杀害的那个案件，他已经死了。　　好的，我重新开始讲。　　当女佣人回到我家的时候，

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回来，因为我妈妈叫她回来的，我发觉我们有冒她会看到我们的危险。　　不，不是我妈妈，她的房间离得远一些，是那个女佣人！因为她恨那个警察。于是我跟他说我害怕，但他还是继续来看我。一天晚上，女佣人听到了声音，不过她什么也没察觉。然后另一个晚上，她听到了同样的声音，就走出来，到了院子里。于是她看到了他跳过土墙，正要回警察局去，同时她又听到了我轻轻关窗子的声音。
是的，那个时候正是冬天。　　她发觉了，第二天晚上，天气冷得可怕，她待在院子里，守着他从我的卧房里出来。　　他在天亮之前走了。那个致命的晚上，我已经睡着了，他打算从窗子跳到花园里去的时候，叫醒了我，这样我就关上了窗子。就是1939年那个出名的冬天，天气那么冷，我重新安顿好，正要继续睡下去的时候，听到了一阵可怕的痛叫声，我从床上跳了起来，打开了窗子，再也没有听到什么。女佣人竟有胆量在守候他，并且捅了他两刀。　　是的，我叫了爸爸和妈妈，很自然我害怕女佣人来把我杀了。

我看见爸爸向她走去。她跪在他旁边，而他则直挺挺地死在那里，厨房的把一把菜刀插在他的心口里。她静静地待着，我爸爸走近她，要她把刀拔出来交给他，她理会了。我爸爸用两

个手指紧紧抓住刀面，没有让刀玷脏，又用一只手臂把她扶到房间里。我妈妈问她发生了什么，女佣人像白痴一样，什么反应也没有。我妈妈让我把香水和酒精带去让女佣人嗅闻，我那时简直害怕得要命，唯恐爸爸和妈妈发觉事情的经过。在盥洗室，我看到了用于睡眠的一小瓶“鲁米那”药片。我抓了两片，把它们藏在手心里。我跟我妈妈讲什么也没找到，因为事实是我妈妈有个怪癖，她喜欢把什么都收藏起来，有时我总找不到需要的东西。于是，她就自己去找香水和酒精。我把药片塞进了女佣人的嘴巴，并设法让她咽下去，但还是哽住了。我妈妈来了，给她喝了一杯水，不过妈妈对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这倒不是妈妈傻。不一会儿，女佣人睡过去了。当警察局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胆量……我给他们说了谎，我跟他们讲，这个男人想对女佣人行非礼，她用刀进行了自卫。哎哟！神甫呀！对一切我已想过不止一次，我曾设想过这种事情有朝一日会发生，可是他没放在心上。

不，女佣人在第二天早晨才醒来，我整个晚上守在她的身边。那个医生，尽管我已跟他说了多次，仍不让把女佣人带到警察局去，而由一个小队长留下来监视着。他不时地到厨房里去吃东西。我不知道您是否看到过警察和医生们对不幸的事已习以为常了，他们可以脸不变色。还有牧师，请原谅说错了，还有神甫们也很懂得克制。可怜的女人醒来的时候，我跟她说，要是讲了事实真相，她会被判处无期徒刑，再也看不到她的儿子了。我给她作解释直到她懂得那个男人在我房间里的事什么也不能讲，只讲他跳墙是为了去看她，再次玩弄她。我跟她讲她如今没有必要对我报复，她应该做的是怎么样解救自己，以便能——一种劝说——为了她的小宝宝得到欢乐。我给

她解释得一清二楚，她该在证词中说些什么。她看着我，一言不发。一切都很顺利，她理解我的话了。为了能开释自己，她得说谎，而所有的人都以为这是正当的防卫。事实的真相只有她、律师和我知道，当然还有死了的那个男人。　　那个死去了的人。　　哪个病人？　　不，那个被我抛弃的男人没有死，现在还活着，我讲的是另一个人，　　被女佣人杀死的那个人！　　不，神甫，那有什么用呢？

不过，要是那可怜的女人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无知，您以为上帝还没有宽恕她吗？　　上帝不会以其他方式惩罚她吗？必须由法院来惩罚她吗？　　是的，神甫，您说得有道理，事实真相应予澄清。　　好吧，神甫，我答应您，我将把真相全讲出来，我去找谁呢？　　我不记得法官的名字了。　　我认为致命的不是第一刀而是第二刀。

可能活了几秒钟。　　上帝对最后一秒钟悔悟的人能宽恕吗？　　那么，我会这样做的，神甫，这样可以减轻了他在炼狱里受的苦难。　　神甫，您认为他有过这一秒钟的悔悟吗？因为要是没有的话，他得进地狱，在那里谁也不能帮他的忙了，尽管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为他祈祷也无济于事！

什么事情？　　我能为他做些什么呢？

是的，是很穷苦的。　　该有三岁或者四岁了。

是的，在这些茅屋里，长大了便当小偷、无赖。　　当他到上学的年龄，　　好的，我保证。　　直到他能上学吗？　　好的，神甫，我答应您两件事：把事实真相都讲出来，我承担那个可怜的小家伙的教育。　　是的，神甫，我忏悔。　　为所做的一切忏悔。　　每天晚上念十遍天主经，十遍万福玛利亚和两遍《玫瑰经》，

是的，神甫，我领会了，我知道自己脆弱。　　　　不过，如果我不再爱他，我有什么过错呢？　　　　尽管我不再爱他，我还得跟一个生病的男子结婚吗？不爱一个人又同他结婚不是一种罪过吗？不是欺骗他吗？欺骗人不是有罪吗？　　　　是的，我信服了。　　　　谢谢您，神甫，我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　　　　向您保证，阿门。

1947年4月18日，星期六，下午，15点钟，胡安·卡洛斯·哈辛托·欧塞维奥·埃切帕雷咽气了。和他在一起的有他的母亲和妹妹。他像往常一样，每年在圣周①都来看望她们，因为医生们建议初秋时节他可以在科罗内尔·巴列霍斯作短暂的居留。由于体力衰竭，最后四天他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房间。中午进食时他比平时胃口要好，但是胸部剧烈的疼痛使他从午睡中醒了。他大声叫喊他的母亲，不一会儿，肺部出血使他窒息，停止了呼吸。十分钟以后，马尔布兰医生到了，他宣布人已经死了。

前面提到的1947年4月18日，星期六，下午，十五点钟。奈莉达·恩里克塔·费尔南德斯·德马萨用一块浸了肥皂水的抹布在擦她在联邦首都一组公寓里厨房的地板。她已经洗好了午饭时用的碗碟和厨房用具，尽管她的丈夫反对她这样做，她为按自己的意愿做了事情而感到满意。她丈夫已不止一次地抱怨过女帮工星期六不干活，而且要求他妻子在午睡以后再去洗

① 复活节前一周称为圣周。

碗碟。妮娜反对说冷的油渍结牢以后更难洗掉。他很不高兴，继续和她争论，并且暗示等一会她进卧室时，会把他惊醒，就没法再入睡了。他为了平静一下自己的神经，很需要睡一觉。妮娜最后回答他为了避免麻烦，把厨房里的杂事干完以后，她就睡在一个孩子的床上。

前面提到的1947年4月18日，星期六，下午十五点钟。玛丽娅·玛贝尔·萨恩斯·德卡塔拉诺利用她母亲来联邦首都和她们一起欢度圣周的机会，把厨房的洗涤工作交给她母亲，自己抱了两岁的女儿到广场去晒太阳。正如她所担心的，位于街角上专门出售男士用品的商店没有开门。在那家商店工作的一个年轻售货员颇获她的好感。

前面提到的1947年4月18日，星期六，下午，十五点钟，弗朗西斯科·卡塔利诺·帕埃斯的遗骸已只剩下了一堆骷髅，平放在科罗内尔·巴列霍斯公墓的公用墓穴里，它被腐烂程度不同的其他尸体所掩盖，其中新近扔进去的一具尸体还裹着麻布。在从墓穴的入口处扔进去之前，尸体都是裹在麻布里的。入口处用一块木板盖住，来公墓参观的人，尤其是小孩，经常为了观察内部而把木盖掀掉。麻布接触到腐烂的物体，一点一点地燃烧。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光秃秃的骨头就暴露在外了。公用墓穴在公墓的最里头，与它相连的是最简陋的土葬地，一块铁皮牌子标着“埋尸骨处”。周围长起了各种杂草。公墓远离城镇，设计成长方形，在它的四周种上了柏树。离得最近的一棵无花果树长在一公里以外的一个小庄园里。在这个季节，可以看到树上果实累累。

前面提到的1947年4月18日，星期六，下午十五点钟，安东尼娅·何塞法·拉米雷斯打算把她鸡笼里的红仔鸡杀掉，因为那只放在院子角落里捆扎着脚的黑白条花鸡长得比较瘦。而女主顾要的是只肥鸡。她让一个打赤脚的七岁小女孩去赶鸡并把它抓住。她和住在她姨妈茅屋隔壁的一个鳏夫同居快两年了，小女孩是鳏夫的小女儿。拉瓦不想让他十三岁的正在园子里锄地的大儿子分心，而两个中间的孩子，一个是十一岁，另一个是九岁，分别是镇上一家商店和一家小饭店的帮工。她自己的儿子，弗朗西斯科·拉米雷斯已九岁，担任送报纸的差使。拉瓦已身怀六甲，使她无法跟在家禽后面奔跑，只得差遣年纪最小的女孩。

盛放胡安·卡洛斯·哈辛托·欧塞维奥·埃切帕雷遗体的棺木被安置在几个月之前在科罗内尔·巴列霍斯公墓内修建的白色厚墙里的一个墓穴里，它距离公墓大门仅仅几步路。白色厚墙里有平列的四排墓穴，棺木被安放在第三排。这一排墓穴最为昂贵，因为碑文正巧铭刻在与晋谒者视线持平的高处。只有很少的墓穴已被占用。

白色大理石的石碑上有二只玻璃花瓶，它们各自由用螺丝拧紧在大理石上的铜制手臂支撑着。用浅浮雕刻成的铭文显示出死者的名字和生卒日期。由于空间有限，四块图案不一的铜制纪念碑放置得稍嫌紧密。

左上角的纪念碑形状像一本打开了的书放在槲寄生树枝上。书页上的波浪形字体是用深浮雕刻成的："胡安·卡洛斯！

友谊是你生活的座右铭，对你的最后归宿致以真挚的敬意。你深厚的同学情谊使你在第一中学里的同伴将永远缅怀你。希望失去了你的这种巨大不幸不会使我们忘记有幸能结识你……对你的怀念如同念珠一样，它的珠子开始和结束在无限之中。”

右上角的纪念碑是长方形的，浮雕出一把火炬，旁边的铭文由平行的直线组成："胡安·卡洛斯·哈·欧·埃切帕雷安息吧！卒于1947年4月18日。人生是个梦，真正的醒悟是死亡，它对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您在市后勤处的上司、同事和朋友们怀念您。”

安放在左下角的纪念碑是方的，其唯一的装饰是一个十字架："胡安·卡！你的离去，不仅使我失去了我亲爱的兄弟，而且从现在起也失去了我这个可怜生命的最好的朋友，对你永远不会忘怀的回忆在我的心中升起了一座神庙，它将永久地接受我眼泪化成的香火……但愿你善良的灵魂从彼岸永久地成为你妹妹的向导。　　这是上帝的意志。　　塞莉纳”

剩下的一块纪念碑放在右下角，图案是一个天使。他双目紧闭，两手叉按在胸口，悬空在一朵云彩之上，光线从高处投向云彩。铭文写道："安息吧！我亲爱的儿子睡了。妈妈。”

……每当我采购好物品回家经过酒吧间时，他总是盯着我看……上帝会拯救你，玛丽亚，你满怀着恩惠。上帝与你同在，在所有的女人中间，你是幸运的，你腹中之果耶稣也将是幸运的。圣母玛丽亚，上帝之母，此时此刻和在我们死亡的时刻，为我们这些罪人祈求吧，阿门……但愿下雨，牧草不致干

枯，但愿我祖母能治好病，但愿吞食一切的蝗虫不再来了，但愿不再发生蝗灾。才十三岁，圣母玛丽亚，上帝之母，我怎么会知道男人们是怎么样的呢？从那时起，我每时每刻希望他死去，现在我诚心诚意地请求宽恕。我曾希望那个可怜家伙死去，他在昨天死了，我对此感到后悔。我是那么地恨他，多少年了！1937年9月14日，已经9年了。妈妈，有一件事我从来没有跟你讲过，不过你要答应我，跟你讲了以后你得宽宏待我。这件事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我经过酒吧间的时候，他总是看着我。今天，首先，我祈求我全家身体健康，果园地里下雨，种子发芽，今年的收成能比去年好一些。妈妈你知道，我采购完物品回家，经过酒吧间的时候，要是他没有发觉我，我就看他一眼。不过有一天，他不在了。过了不知道多少个月，在街角边上的一个女人看到他从快车上下来，被太阳晒得黝黑！那么长时间他一直在哪里？……在冬天五点钟天就黑了，我走在离酒吧间一个街区的一条昏暗的街上，会是他跟着我吗？“你是大路后边小庄园里的人，对吗？你是位小姐。”他开始跟我讲话了……说他正好在一个庄园里散步，妈妈你是知道的，他是一天之前乘快车到达的。他对我说他很苦恼，因为发生了一件大失所望的事情……在房子的街角处，所有的街区已跟一块空地接壤了，他跟我讲了春季里舞会的事情，他肯定我到十五岁的时候，一定会当上春天的王后。那天晚上，他很难过，他跟妮娜吵嘴了。妈妈，你还记得她吗？她是阿根廷廉价商店的包扎女工，许多年以前已不再住在这里了。“我难过极了”，那个男青年跟我讲，而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发火了？醉了？睡着了？他有一副好人的面孔，妈妈，你记不起来了吗？我十三岁那年，我进屋时，你恼火了，因为回来得太晚

了。我尽最大的努力很快地替你削土豆皮，剁洋葱，剥大蒜，把它们切成细块，你看着我，妈妈，你不记得我进屋子的时候在发抖吗？因为晚了跑了一段路，那是我跟妈妈说的谎言。我对妈妈全讲了，她会很伤心吗？那个昨天死去的男人强行占有了我，你懂吗？妈妈，他对我做了一件男人对一个姑娘所能干的最坏的事，他使我永远失去了贞操。你不相信我的话吗？首先，我对天祈求全家身体健康。要是我能忍受得住，什么也不给妈妈讲，那就更好了。另外一天下午五点钟，我又经过那里，想问他好多事情……他对妮娜姑娘生气极了，正火着呢！……不过他没有招呼我，也没有跟着我，从此再也不跟我讲话了，跟我一起走路只有一次！因为那个不足挂齿的家伙已经满足了他的欲望。但愿他早些死！圣母玛丽亚啊，我希望他死去。有人会听到我讲的话吗？……我想洗刷自己的罪过，他没有责任，是我自己让他引诱的，那个男青年不是因为我而死的吧！妈妈，我不再跟你讲什么了。为什么要让你跟我一样难过呢，要是上帝能帮助我，我就保持沉默。那天那个男青年发生了什么呢？“我难过极了”，和我一起走路时他告诉我，但是打从那天起，他再也没有和我讲话……

心灵的上帝，这个时刻你帮帮我吧，我的儿子离我而去了。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悲伤，我也要死去了。我请求你把他收留在你的天国里。他没有来得及忏悔，他有罪过，不过我亲爱的上帝，请听我讲。我会向你祈祷的，直到我死去为止。上帝的圣母，崇敬的圣母玛利亚，你知道失去一个年轻的儿子引起的悲痛；耶稣之母啊，我的儿子不像你的儿子一样是个圣人，但他不是坏人。我总是要他去多做几次弥撒，要他去受圣

餐，不幸的是他是那么……年幼，只知道寻欢作乐，和姑娘们混在一起，她们比我儿子更有责任。圣母玛利亚，我们俩都是女人，我们不能孩子这样作为而谴责他，男人们就是这样的，不是这样吗？责任全在那些坏女人身上……而我不可能知道这件事，不过上帝在天，洞察一切，会知道有关银钱的事。圣衣会的圣母，你是这个教堂的庇护神，在这个时刻你帮帮我，因为我害怕我儿子没有得到安息，还在受罪。他拿了后勤处那肮脏的钱，一直没有忏悔过。但愿在科尔多瓦他作过几次忏悔。我曾问过他，而他……因为还是个孩子……跟我讲没有去忏悔过。有没有可能是他为了显示自己的坚定不移呢？我的孩子跟我讲，在科尔多瓦有许多漂亮的小教堂，他可能钻进哪一个教堂去祈祷请求宽恕过了，不过为了不让我心满意足，他给我说了谎话。他从来没有进过教堂的门。我担心上帝因为他是小偷而不要他了，而事实上是某个坏女人引诱他去这样干的。他的妹妹正在慢慢地偿还所有他偷走的钱。偷钱后再归还还会有罪吗？圣衣会的圣母，请你跟我们的上帝讲一讲，向他说明我可怜的儿子是因为他们没有同意他的假期而愤怒得失去了理智，他乘人不备的时候拿了那笔肮脏的比索，肯定是那一个女人向他要的……圣衣会的圣母，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像圣母玛利亚一样，也曾是母亲，那么你会理解我现在我所经受的痛苦。每当我想到这些天来对他发生了什么不妙的事情，我就难过。在这个世界上他因咳嗽和呼吸困难已受够了苦。圣母啊，在另一个世界里他还会继续受苦吗？

万能的上帝，万物的创造者，我为已死去的丈夫的安息而祈祷。我是那么地爱他，他离我而去已经好多年了。在此以

后，我孤身一人遍偿了那么多的人间辛酸。上帝，我要不是孤身一人待着的话，我的生活将会那么不同呀！不过那是你的意愿，也许是为了让我在受难的同时，明白我失去的一切。而现在我明白了，一个好丈夫是谁也无法弥补的。他大概已在你神圣的天堂里了吧。我请求你赐恩给我的女儿，使她成为贤惠的妻子和母亲。她心地善良，而且会永远保持下去，就像她的父亲那样。如同我每天向你请求的那样，希望我的两个外孙健康成长。至于我自己，我并无他求。那家小客店能卖就卖掉吧，要是被拍卖，对我来说也无所谓。我对山区生活已十分厌倦了。我唯一的请求是能身体健康，这样我就能够干活，不致成为我女儿的累赘。我不希望她知道我在街上……我请求能身体健康，要是我的小客店能拍卖掉，在付清押金以后还能留下一点钱，就全部交给我女儿。她父亲留下的不多遗产中她有应得的一份……我觉得很羞愧，还要向你请求一件事，这是为了那个可怜的年轻人。我和他同居是有罪的，而现在他不在世了。我的上帝，他是个头脑空洞的人，已经死了，已经不可能伤害别人了，我并不怨恨他，我原谅了他，我对什么也不抱怨，因为一切我都忍受得了。要是去做女帮工，我也忍受得了，因为我应该受到惩罚。漫不经心地挥霍掉属于我的东西是一回事，不过要是挥霍掉了我女儿的，我就无法原谅自己。既然我知道他对银钱的事一窍不通，为什么还要同意他把属于我女儿的东西抵押掉呢？我对自己一无所求，只是希望身体健康，这样我可以自食其力，那怕干什么都行，而不必成为我女婿的一个累赘。我只是为我的女儿祈求，希望她幸福，为外孙们祈求，为了那个已永眠了的可怜家伙祈求，因为说真的，我对他已不再怨恨。

上帝在天，你的名字是神圣的，将你的天国降临给我们吧，不管在天上还是人间行使你的意愿吧！我们每天的食粮就在今天给我们吧，请宽恕我们的罪过，让我们也宽恕那些有负于我们的人，不要让我们受到诱惑，把我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吧，阿门。不过我不能忍受，我不能，耶稣，因为他没有一点责任，一切都是他人的责任，我哥哥是个好人，而现在剩下妈妈和我两个孤孤单单。由于命运的安排而发病是另一种情况，他的发病是因为有人挑起来的，于是我就无法克制。要是那个女人不引诱他，他也不致于发病。耶稣，我请求你主持公道，让那个女人得到报应。我哥哥是个体弱又患感冒的青年，而她却让他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待在那个前厅门旁直到清晨，用她那套甜言蜜语让他待在那里！我请求能让那个女人马上得到报应，因为要不然的话，出于对她的深恶痛绝，我也无法再活下去了。我敢肯定为了她，他才去后勤处偷了钱。是她向他要的！为的是和他私奔，为此他们假装吵了架。幸好在路上我从未碰见过她，要不然，我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愿苍天不作这样的安排！我不想知道她在哪里，是活还是死！不过但愿在路上不要碰见我，要是碰上了，我将把她撕个粉碎……

第十五章

……蓝色，傍晚的蓝色，如同女人的眼窝，如同蓝色的彩旗。

阿古斯丁·拉腊①

科罗内尔·巴列霍斯

1947年8月21日

亲爱的妮娜：

我希望这几行字能给你带去身体健康。首先，请你能原谅我迟至今日才答复你的信，不过，你可以想象得到其中的原因。像我这样年岁的人，我的孩子，宿疾不让我做所想做的事，日复愈甚。

---

① 墨西哥作曲家。

事实是，我有点感冒，不能上邮局去。我对谁也信不过，因此，直到几天前才从信箱里取回了你的信。我得提防塞莉纳，不能引起她的怀疑。当我知道你也沉浸在痛苦之中，心中是多么难过啊！因为无辜者已离开了我们，有过错的人却活着。我以为应该让命运给那个放荡的女人应得的惩罚。让我们不再去想谁该对此负责吧，为什么非得揭露她呢？反正不幸已经酿成。

最好的办法是我们互相通信，谈谈自己的生活，彼此能愈来愈接近。亲爱的，我能给你说些什么呢！我的日子快要完了，只有像你那样的朋友来帮助我。你真好，还总记得我，也还记得胡安·卡洛斯，愿上帝已把他召进了天堂。

在你最近发出的一封信中，我发现你有点生气了。不过现在你知道了，没有给你去信是因为健康的原因。我真心希望你们的夫妻生活更美满。你们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也许我能以自己的经验为你提供一些建议。我认为，甚至在一个你所不喜欢的男人旁边，你也是幸福的，只要懂得理解和宽恕就可以了。他有什么严重的缺陷吗？我是指个性方面的缺陷。每到下午，我也有这种伤感。在四点到晚上八点之间，从开始天黑到吃晚饭之间，时间似乎是停滞不前的。为了度过这段时间，我只得找些无关紧要的事做做，或缝缝补补，或做些轻微的针线活。你的孩子不是使你的生活更充实了吗？他们使你感到有些失望吗？

请原谅我那么爱管闲事。不过因为我把你当作亲人看待，想知道你的生活，从中能给你一些帮助。这算是我对你的请求吧。

还望原谅让你久等我的回信。请尽快来信，接受我的问候。

莱昂诺尔·萨尔迪瓦·德埃切帕雷

附言：我忘了感谢你提醒我胡安·卡洛斯要火化的愿望。即便此事不符合我们的信仰，我们也应该抛掉自私之心，按他的意愿办事，不是这样吗？

在开信封之前，她看了一眼坐在几公尺之外一把扶手椅里正在编织的母亲。编结的节奏是持续的，说明她还不累。这就令人想到老太太还会再坐上几分钟。乘她不备，她抓紧时间开了一个信封。然后跟她母亲讲去一下药房，离家向邮局走去。

科罗内尔·巴列霍斯

1947年 9 月10日

最最亲爱的妮娜：

接到你亲切的来信，我是多么高兴呀！欣悉你能原谅我迟迟给你作复，并十分感谢你对我的信任，给我讲了你遇到的问题。我也需要有能讲心里话的人。妮娜，我女儿的事使我心烦意乱。事情的经过是：我们这里来了一位马伦戈博士，他是个年轻的医生，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在一所新的疗养院工作。小伙子十分可爱，前程远大，所有的姑娘都在追求他。有一天，他来见我，向塞莉纳求婚。因为对他并不了解，加之我近来也是心神不安，便请他等待几个月，至少是等胡安·卡洛斯的服丧期满后，再决定是否接受这桩婚事。塞莉纳很听话，接受了

我提的条件。你以为我这样做好吗？但愿他是个好小伙子，那样塞莉纳将与村镇上最理想的一个对象结婚了。

我请你不必为胡安·卡洛斯火化而难过，一旦要火化，我们将会在合适的时候通知你。这是他的意愿，应当得到尊重。我知道你艰难度日，当男孩的妈妈真不容易呀！不过，你信上没有讲起你的丈夫，连名字都没有提到过一次。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了吧？你知道我是个可信赖的人。

上封信中忘了告诉你，我正在寻找，并把已找到的胡安·卡洛斯的信件分类。你可以放心，我很快就会把信给你寄去。

现在要麻烦你一件事，如果你愿意的话，请把你丈夫办公的地址告诉我。因为这里有一位皮亚齐奥太太最近要去首都，她想买块地皮，我已跟她讲过了你丈夫是拍卖行老板。对她来说，和熟人打交道心里就踏实多了。在此，谨向你表示感谢。

就此搁笔，下次再见。很想知道你的情况，特别是考虑到我女儿很快将离开这个家，更是想念你，也许你将成为我的又一个女儿。尽管你和塞莉纳没有往来，亦请来信告知，对她可能和那个医生结婚，你意如何？我知道你是个好心人，会为此而高兴的，是这样吗？和一个医生结婚，那不是所有的姑娘梦寐以求的吗？

拥抱和吻你！

莱昂诺尔·萨尔迪瓦·德·埃切帕雷

她只穿了一件衬衣在写信，觉得身子发冷，抖索起来，想到她哥哥的病开始时也是感冒。她母亲正睡在旁边一张床上。她把信封藏在一只放学生作业的活页夹里。她躺上床以后，用两只脚在摸着找热水袋。第二天从学校回

来时去邮局把信寄出。

科罗内尔·巴列霍斯

1947年9月26日

先生：

今寄上这些信件，以便让你了解你的妻子是怎样的人。她对我干尽了坏事，我不能让她逃脱应有的惩罚，也不能让她再去损害你或别的人了。

你不必问我是谁，虽然你不难了解到。她自以为每次都能达到目的，但总有人会揭露事实真相的。

顺致敬礼！

一个真正的女朋友

门锁着。冷水龙头的水流声掩没了其他一切声音。她坐在洗澡池子的边上，往一个公文信封上写地址：“多纳托·何塞·马萨先生　布宜诺斯艾利斯不动产公司　萨米恩托大街873号四楼　联邦首都”捡起两封以“亲爱的莱昂诺尔夫人”开头和署名“妮娜”的信。在第一封信上，标出了下面一段话：

有时，我跟孩子们在一起，听到他们讲的各种天真的傻话，我理解了好多从未想过的事。我最小的孩子总是喜欢用提问来打扰我或他的哥哥，他问什么是我们最喜欢的动物，什么

是我们最喜欢的房屋，最喜欢的汽车、机枪、左轮枪、步枪等等。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只有我们两人在，因为学校里正流行性感冒蔓延，他感冒了）："妈妈，在世界上一切东西之中，你最喜欢的是什么？"我很快就想到了一样东西，当然我不能跟他讲，那就是胡安·卡洛斯的面孔。因为在我的一生之中，我所看到的最漂亮的东西是已安息了的胡安·卡洛斯的面孔。我的孩子都长得很丑，小的时候都还可爱，而现在却长着小眼睛和大鼻子，愈来愈像他们的老子了。看到他们那么丑，我甚至都不爱他们了。在街上，只要见到一个母亲带着漂亮的孩子走过，我就要恼火……最好是让我的孩子走在我的前面，因为我为他们的长相而感到窘困。

在第二封信上，标出了如下一段：

……我一听到走廊上的脚步声，就想远远离开这个世界。无论我做什么事，他都不满意。难道他就那样完美无缺？我不知道他怎么搞的，大概已知道我并不爱他。为此，对我老是发脾气……但是，莱昂诺尔夫人，我向您保证，我尽了一切可能把对他的恶感掩饰起来。当然，在他对我发脾气，对孩子发脾气时，我确实希望他快死。我不知道上帝是怎么决定的，哪些人得死去？哪些人继续活下来？您一定非常难过，轮到了你的儿子死去。

如果一个人想得到什么，而事先跟别人说了，就再也无法得到，这可信吗？无论如何，我还是照样告诉您，因为说到底，您跟我就像是一个人。好吧，事情是这样：孩子们只要看到一匹白马经过，就说"小白马，小白马，给我带来好运气。"然后低声地提出两个愿望。昨天，我从市场回来，看到了一匹白马，立即祈求了两件事。但是我说了，上帝会不会答应给我

呢？我祈求的第一件事是，在另一个世界里经过最后审判，上帝能宽恕我，因为上帝肯定已宽恕了胡安·卡洛斯，于是在再生再世中，我可以和他相会在一起了。我祈求的第二件事是，我的孩子随着年岁的增长，会长得更美，这样我就会更爱他们了。我不是说要像胡安·卡洛斯那样漂亮，但是也不能像他父亲那样丑。我们刚结婚时，他还没有那么丑，但是几年一过，越来越胖，简直都认不出来了。不过，谁也不知道孩子们长大后会怎么样，是不是？这是无法预料的。

要是您能离得近一点就好了，我们可以在一起相互宽慰。我聊以自慰的是总有一天一切都将结束，因为我将死去，对此我坚信无疑。是的，有那么一天，一切都会结束，因为我将死去。

她把两封信重又折叠起来，连同她自己写的一封信，一起放进一只准备好的公文信封里。又拿起了一只同样大小的信封，写上了地址：奈莉达·费尔南德斯·德马萨太太　奥列罗斯街4328号二楼B　联邦首都　她取出六封落款为“我亲爱的”和署名“胡安·卡洛斯”的信，把它们放进第二只信封里，她认为自己已把事办完，把两只信封藏在胸口，走出了浴室。

“为什么在浴室里那么拖拉？”

“我在拔眉毛。你不是只差两个袖子了吗？”

“是的。我生了炉子，孩子，我觉得冷。”

“已是春天了，妈妈。”

“日历与我毫无关系！我觉得冷。”

“妈妈，人家给我讲了一件事……我感到很高兴。”

“什么事情？”

“人家给我讲妮娜那个臭女人跟她丈夫吵起来了。”

“谁给你说的？”

“只能讲这件事，不能讲谁说的。”

“别这样，孩子，告诉我。”

“不，他们要我发誓不跟任何人讲，你就让我只说这些吧。”

“那么她的日子过得怎样？大概已知道胡安·卡洛斯过世了吧？”

“是的，妈妈，应该知道。”

“可能已给我们来信表示哀悼了吧。玛贝尔已写信来了。也许由于孩子的事忙得很。她有几个孩子？两个吗？”

“是的，妈妈，两个男孩。”

“那么，她不会孤单的，家里总有一个男人在……妮娜的母亲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有两个外孙，我不明白她为何要待在巴列霍斯。要是你结了婚，情况早就不一样了……”

“妈妈，你又啰嗦了。我给你讲一件事，不过你不要生气。”

“我不生气，你说吧。”

“妮娜曾来信慰唁，但是为了不使你回忆起往事，我没有给你看。”

“那么说她还记得起我们，可怜的妮娜。”

“是的，妈妈，她还记得起。”

“哎哟，……要是我有了小外孙，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了……上帝把我的儿子带走了，女儿又不想让我一个人待着，要

是我死了，你很清楚我担心的是什么……”

“妈妈……”

“好啦，妈妈，妈妈，跟男人你得有心一点。你认识了那么多人，都不过是朋友关系，对他们要殷勤一点。”

“要是我一个都不喜欢，那我怎么办……”

“这个马伦戈博士呢？你不是跟我讲过他常带你去跳舞吗？”

“是的，也只是朋友关系。”

“孩子，有人跟我讲，说看到你在他的汽车里，为什么没有给我讲呢？”

“不，那是开玩笑。在胡安·卡洛斯出事的前几天，我想那天下着雨，他送我到九号大街口。”

“我想认识认识他，据说人挺可爱。”

“是的，妈妈，不过他已订婚，并准备结婚了。未婚妻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人……”

“孩子，你怎么了？”

“妈妈，你使我太激动了。”

“你很紧张，一个姑娘那么年轻又那么紧张。”

“我已不那么年轻，快完蛋了！”

“来吧，孩子，别跟我发火了……不要再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了……”

“下午好！圣·罗克医院里的人让我来的。胡安·卡洛斯·埃切帕雷先生曾住在这儿吗？”

“是的，有何贵干？”

“不过，我似乎在哪儿见过您？”

“我不知道……您是谁？”

“马萨太太，还有我的两个孩子。”

“您是妮娜！不记得我了吗？”

“不会是……埃尔萨·迪·卡尔洛？”

“是的，我是这家小客店的主人，你们要在科斯金住几天吗？”

“不知道……可能不会了……我们的手提箱还留在汽车站。”

“我有一个两张铺的房间。不过，请坐，太太，你们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的呢？”

“医院里的人让我来的。我去了那里，问胡安·卡洛斯最近几年住在哪里？”

“您看，太太，要是您愿意的话，我再在房间里放张小床，三个人还是挺舒服的。您丈夫没有跟您一起来？”

“没有，他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不过，看来我们得继续去拉法尔达，今天，有班车吗？”

“有，不过你们要抓紧，还有半个小时。”

“是呀，最好是乘班车。”

“孩子多活泼，我看你生活中什么都不缺了。孩子不去上学吗？在旅途中耽搁好几天了吧？”

“孩子们，到院子里去一会，我要和这位太太讲几句话。”

“您知道胡安·卡洛斯在巴列霍斯过世了吧？他三月底离开这里去和家里人一起住几天，可没有再回来……”

“是的，我知道，他去世已有半年了。您在这里已好久了吧？”

“是的，有几年了。我开了这家小客店，他就来到这里。家里给他寄的钱很少，付了膳宿费，就付不出治疗费，为此，我办了个客店，不过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要牵连进去。客店的活永远干不完……在十月份度假多妙！这时间选得好，人不多，天气不冷又不热。”

“胡安·卡洛斯还记得我吗？”

“是的，有时提到您。”

“那他爱您吗？”

“妮娜，别向我提这类问题。”

“您知道我是真心爱他的，不是吗？”

“是的，不过谁也没有权利向我提任何问题。您该知道，我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女人，不求助于别人；而您是一位已结婚的太太，什么都有。我不想谈及胡安·卡洛斯，他已安息了。”

“我已不再是有丈夫的太太了，我和丈夫分手了，为此我来了这里。”

“这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

“胡安·卡洛斯在信里总是跟我谈到科斯金，我想来认识认识，找人谈谈，请他们给我讲讲胡安·卡洛斯的事。”

“那时人真瘦，妮娜，他还是那个样子，总去酒吧间，使我头痛极了，虽然讲他的背话是不好的……他经常赌博，最后赌博成了他的唯一消遣。你不知道我在这客店里什么事都得管。妮娜，要不这样，女厨师就要花去我不知多少钱。我自己打扫卫生、买东西，而且我得如人们所说的什么都管。开客店可以挣一点钱的唯一办法是女主人得什么都干。你看我多衰老，不是吗？”

“已好几年过去了。”

“不过，我为你丈夫的事感到遗憾……怎么搞的？您不想给我讲一讲吗？”

“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不久之前，有两个星期了吧……所以我才到这里来。是他先离开了家，因此我也没有什么顾虑了。”

“会不会有另一个女人插在中间？”

“不会，不过他已知道我们两人之间的一切都已了结。现在他后悔了，还来送我们上火车，然而我认为这样反而更好些，即使孩子掉了几天课，我还是应该到这里来，要不然，我的心会软下来，会再次对他让步。”

“孩子呢？没有父亲不难受吗？”

“成天看着我们像猫和狗一样争吵，那更糟糕。”

“您明白自己该怎样做。”

“我一生中唯一爱过的男人是胡安·卡洛斯。”

“特别是最后一年，可怜的小伙子很难受。晚上我得起床替他换被汗浸湿的床单，给他一套干净的内衣。他随时觉得肚子饿，我要不时给他东西吃，每次盘子里都要剩了近一半。但在这里，最严重的问题是女佣，因为科尔多瓦女人太少了。我特别需要的是洗衣女工，替换下来那么多衣服和床单，有做不完的事情。妮娜，我不知道那时为什么不给他留出几条专用的床单。有一阵子每天要给他替换床单。您想让我带你去看看房间吗？他住的是分开的房间，有张土耳其床，您想看看吗？”

“好吧……”

“他好几次提到了您，妮娜！”

“他还提到谁呢？”

“玛贝尔，也经常提到她。”

“是吗？”

“不过他并不爱她，说她是个自私自利的人。而谈到你时总说您的好，您是他想与之结为鸾凤的唯一姑娘。我这给您讲，一点也不妒忌。妮娜，人生的道路坎坷不平，是吗？”

“他还讲了我些什么？”

“噢，还讲您是一位好姑娘，差一点要同你结婚了。”

“您不知道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想见见我吗？我是说作为朋友……”

“您看……事实是当他讲起女人的时候，我就恼火。因此，好多事情他没有给我讲……您得赶紧去车站了，来看看房间吧，要不，就赶不上班车了。”

“我不知道是走还是留下来？”

“不，最好是走吧！妮娜，您看，白色的房间多好，这是他的床，最好让房间里的东西保持原样，您不这样认为吗？请别介意……”

“他常待在这间屋子里吗？”

“在他病情恶化的时候……喂，特奥多罗先生，请停一停。……妮娜，刚好有辆出租汽车经过，您想搭乘吗？”

“好的……”

“您看我多么衰老，是吗？妮娜？”

“不，对所有人时间都不饶人。”

“等一会，特奥多罗先生！”

“孩子们，来吧，要晚了！”

“总算您运气好，这里出租汽车少得可怜。”

“太太……我想留下来。”

“不，最好不要留下来。妮娜，我不想再谈过去的事了，我希望把过去的一切都忘掉。”

“我想请您再多讲一些……”

“不，我已经够苦的了，何必再让您难受呢？……等一分钟，特奥多罗先生，这位太太马上就去……请快把她送到汽车站……”

“在谈到您时总说您的好，您是他想与之结为鸾凤的唯一姑娘”……在天堂的上帝，这你应该听到，你不会忘记的，是吗？“去拉法尔达——40公里”我漫无方向地向前，去哪里呢？不知道。……“他还讲了我些什么？”……“噢，还讲您是一位好姑娘，差一点要同您结婚了”……同我结婚？是这样，是同我，我一生中只爱过他一个人。“50公尺处弯道，谨慎驾驶。”谁来驾御人的心呢？我们甚至毫无一点预感，从远处传来了号角声，接着，身穿羽纱云裳的金发天使在蔚蓝色的天空中出现。“什么是科尔多瓦最出名的？是拉塞拉尼塔矿泉水。”天堂之最是什么呢？天使很快会给我指明的。天使把我带到哪里去呢？大地在脚下，人间的生命在消失，灵魂向太阳飞奔而去。突然发生日食，上帝的天堂黑蒙蒙的，可以听到远处的号角声，是在宣告谁热烈追求自己所钟爱的人可以不用害怕了吗？宇宙一片黑暗，天使已不再和我在一起……“格拉巴马索托，阿根廷令人偏爱的地方”我受到谁的偏爱呢？如果今生活着没有的话，死后会有吗？人们过世了。我家里人的僵硬的躯体躺在地底下，那个想轻轻捏自己一下以便从梦中醒过来的人，徒劳地用他那棉花或云朵般的手指去碰摸皮肤，因为身上

的肉都已挥发了。为了爱情，为了他的幸福，我向上帝提议进行交换。“70公尺处弯道，谨慎驾驶。”在我得到拯救之前，他也能得救。他将离我近还是远呢？透过这些漆黑的乌云，隐约可见一座白色的公墓，我对它似乎并不陌生……就在我从前采集过野花的那片草原上。是哪一股奇异的力量使我来这里呢？这个公墓靠近巴列霍斯的公墓吗？我父亲站在一座毫不显眼的坟墓旁，他向我走来，对我说为了胡安·卡洛斯，为了我的幸福，与我告别。他吻了一下我的前额，离开了我，挽着我母亲的手臂，一步一步地去远了。我所看到的是真的吗？他们的步子扬起了一阵尘土。死了的人能恢复其肉体的重量吗？我在什么地方呢？我是谁？我过去是怎样的人？上帝已经宽恕了我的灵魂，宽恕了我所有的罪孽和过错吗？我曾生活在刺丛之中，因无以享受爱情的欢乐而自叹命薄。要是胡安·卡洛斯走近我，向我说一声“亲爱的”，将会像摘取一朵鲜红色的花朵把我带走。胡安·卡洛斯，要是你能跟上帝说话，上帝将告诉你，我决不会忘记你。肮脏的碗碟、婴儿的尿布、以及躲避另一个男人的吻，这种生活可能抹去对你的爱吗？哈哈……不过你，谁知道你去哪里？谁知道你今天会选择哪一个为未婚妻？你会选择那个行为不端的老女人而不选我吗？或者不是别人，而是她，比我更美吗？请安静！世界变得黯然无光，因为他迈着坚定的步伐最后重新出现了……他漂亮的脸部显露出寻觅的热望……没有找到所寻觅的，继而漫无目标地在荒落的街头上行走。他找谁呢？我害怕得躲藏起来。他向何处去呢？一群打扮入时的女人走了过去，他看了看她们，让她们过去。我们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他要到店里来找我呢？我穿的工作服太不合身了，想到这一点……黑人的寡妇在两个柜台之间挡住了他的

去路……他看看她，对她讲十分感激她作出的牺牲……她不给他让路，他温顺而坚定地把她拦在一旁。在柜台后面塞莉纳出现了，在她之后是穿着华丽的玛贝尔！为什么玛贝尔会和这条毒蛇在一起呢？塞莉纳藏了起来，为此魔鬼没有碰上她！不过她的脚踩到的地方大地在颤抖、开裂，黑色的烟雾吞没了她们，两个人都不见了。我不敢再看……我的双手发抖，是的，全身在发抖。为什么你今天挑了件皮外套穿上呢？我爸爸取笑你“像个庄园主”……你看，我们过份地担忧不是做了件蠢事吗？到了最后我们不是又在一起了吗？你认为那种病……是一个障碍，但它只是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的一次波折。……你的妹妹恨我……今天已不能再搬弄是非了……你那位轻蔑的母亲已远远离开……至于那个淫秽的阿斯切罗，谁还管他呢！在另一个世界里，一切都成为过去……我丈夫呢？他并不算坏，不过我从未爱过他。我的儿子呢？……他们和天使一起，组成了优美的合唱团，在歌颂上帝！我母亲呢？她离开人世了，我父亲和她在一起，他们留给了我们这所房子……把手伸过来，来吧，握住我的手，白昼即将过去，很快就凉爽了……我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带来了新的窗帘……你说得有道理，前厅门使我们触景生情，不过我们得小心，还是进门去吧。那一切都是从伤风开始的。你连一点感冒也没有了吗？……来吧，在这间我还未结婚时住过的小房间里……我们可以度过未来的岁月。一种充满爱情的生活吗？那是由上帝安排的。胡安·卡洛斯，我们在上帝面前，根据教义的宣告，这就是复活，是最后审判的结果。难道你不高兴吗？这就是称之为世界末日时全体死者的总复活。不过我不会是在作梦吧？怎样才能毫无痛苦而从梦中醒来呢？要是我自己拧自己呢？怎么？我的手指已不像棉花那样柔软。

不，就用我的手指去触摸我的身体，别战战兢兢，我一拧就醒了，我并不在做梦。上帝让我们的躯体和灵魂复活！这是上帝的意愿，他觉得羞愧吗？炉灶上燃烧着熊熊火焰，当我妈妈听到天使用号角召唤她时，她可能正在做饭呢…… 胡安·卡洛斯！我要讲讲让你吃惊的事。在我们分手以后的这些年头里……我学会了做菜！是的我可以为你做最喜爱吃的菜。胡安·卡洛斯，你要我今天和你一起睡吗？一起睡一个赎罪的午觉。你还记得在一次信中，你让我穿了工作服睡吗？那次接吻是怎么回事？意味着什么？上帝会允许你吻我吗？胡安·卡洛斯！此时此刻，我看得清清楚楚。最后我理解到一点：如果说上帝让你长得那么漂亮，那是因为看到了你善良的灵魂，是给你的奖赏。现在，我们手挽手跪在我当姑娘时睡的简陋小床旁（我们的窝吗？）通过新窗帘的边饰，仰望天空，遥问上帝，他是否会向我们宣布：我永远是你的妻子，你永远是我的丈夫？

“妈妈，我要撒尿！”

“很快就到了，亲爱的，你憋一下。”

“妈妈，我憋不住了。”

“一会儿我们就到拉法尔达了。一下车你就到车站厕所去……”

“妈妈，我腻烦透了。”

“你们看窗外，山多美呀！你们看到上帝创造了那么多美好的东西了没有？”

第十六章

深感
生活转瞬即逝，
二十年弹指一挥。
热烈的目光
游荡在阴影中
寻找你，呼唤你。

阿尔弗雷多·莱·佩拉

讣告

奈莉达·恩里克塔·费尔南德斯·德马萨于1968年9月15日逝世。愿她安息吧！她的丈夫多纳托·何塞·马萨，儿子鲁伊斯·阿尔贝托和恩里克·鲁文，儿媳莫尼卡·苏姗娜·苏尔兹·德马萨，孙女玛丽娅·莫尼卡，未过门的媳妇阿莉西娅·卡拉西奥洛，公公鲁伊斯·马萨（不在场），她丈夫的兄妹埃

斯特万·弗朗西斯科·马萨和克拉拉·马萨·德伊里亚特（不在场），侄儿和其他亲属恭请诸亲朋今天下午十六时扶送遗体去查卡里塔公墓。

奈莉达·恩里克塔·费尔南德斯·德马萨于1968年9月15日逝世。愿她安息吧！马萨不动产交贸公司恭请诸同仁今天下午十六时陪送遗体至查卡里塔公墓。

1968年9月15日下午十七时，奈莉达·恩里克塔·费尔南德斯·德马萨在经受阵阵剧痛之后，停止了呼吸，享年五十二岁。她几个月来一直卧床不起，仅在最后几天才预感死神即将来临。去世前一天，她接受了涂油礼①，之后，她要求丈夫单独留下来。

她的大儿子医学博士鲁伊斯·阿尔贝托·马萨与儿媳离开了房间，后者自从化验结果证实她脊梁骨上患恶性肿瘤以来，一直在病人身旁照料。儿子和媳妇把神甫和侍童送到门口，之后，他们去了厨房。在厨房两岁的孙女在女佣的照看下正喝着一杯牛奶加香子兰。女佣给他们递上了咖啡，他们接了过去。

妮娜在注射吗啡针后，剧痛有所减轻，但有点昏昏沉沉。当她丈夫单独待在她身旁时，她费力地解释道：两年前，在购买他们现在所住的这套房子时，为了签署几张文书，曾找了公证人。当时她偷偷地托付给他一只信封，里面装有她的遗嘱以及三十年前写的几封信。遗嘱首先提出她死后不要火化，接着要求把前面提到的一札信放在她的棺木里，放在她的寿衣和胸口中间。

但是她现在要改变涉及到信件的愿望。她要求在棺木中放

① 教士给临终人施行的仪式。

进其它的东西：在她的手心里放入她唯一的孙女的一绺头发，她送给第二个儿子在首次领圣餐时的礼物———一块小的儿童手表、以及她丈夫的订婚戒指。她丈夫问她为什么要把戒指带走，因为这可能是她留给他的仅有的一件东西了。妮娜回答说她一直想带走一点他的东西，但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特别要戒指。现在她既已提出，就请答应了吧。此外，她要求销毁公证人所保存的信件，这件事应由她丈夫亲自去办，因为她担心有一天哪一个不懂礼貌的年轻人读到后，她要被取笑的。她丈夫答应满足她所有的要求。

片刻后，她第二个儿子，土木工程师恩里克·鲁文·马萨和他的未婚妻阿莉西娅·卡拉西奥洛进入房间。妮娜当着他们的面重复了有关手表的要求，因为她怕丈夫忘记这件事。此后她就慢慢地失去了知觉，并要求把她早已去世的母亲叫来。以后就再也没有恢复知觉。

前面提到的1968年9月15日，星期四这一天下午十七时，科罗内尔·巴列霍斯公墓里安葬胡安·卡洛斯·埃切帕雷遗体的墓穴上摆着两只花盆，这两只花盆常年在那里，只是没有花朵，看守人员近日取走了两束枯萎的花枝。在旧的牌子边上，又加上了一块长方形的新纪念牌，凸起的图案代表紧贴海面的旭日或夕阳，旁边写着下列字样："胡安·卡洛斯，你忠厚善良，今天是你离开我们的第二十个周年。　没有忘记你的妹妹塞莉纳　1967年4月18日"高墙里的其它墓穴都已被占满了，在一边又筑起了两处高墙。在一连串的名字中间可以读到下面一些人的姓名：安东尼奥·萨恩斯，胡安·何塞·马尔布兰，莱昂诺尔·萨尔迪瓦·德埃切帕雷，贝尼托·海梅·加西

亚，劳拉·伯齐·德巴尼奥斯，塞莱多尼奥·戈罗斯蒂亚加等等。

前面提到的1968年9月15日，星期四这一天下午十七时，玛丽娅·玛贝尔·萨恩斯·德卡塔拉诺准备在家中接待当天的最后一个学生。她是卡瓦利多区私立学校的教师，上午教课完后，每天下午在自己家里给低年级的孩子们上辅导课。门铃响了，她二十四岁的女儿玛丽娅·劳拉·卡塔拉诺·德加西亚·费尔南德斯打开了门，进来了一个女学生。她远远看见老师的外孙在屋角落里，请求能允许她把孩子抱在手里。玛贝尔看了看她两岁的外孙玛尔塞洛·胡安在女学生的怀抱里笑着。玛尔塞洛·胡安得过小儿麻痹症，现在左边的肢体还夹在矫形器械里。玛贝尔尽管作为公立学校的教师已工作了三十年，可以享受退休金了，仍是一刻不停地工作着，以弥补医疗费用的开支。她的外孙目前正由最好的专家在治疗。

前面提到的1968年9月15日，星期四这一天下午十七时，弗朗西斯科·卡塔利诺·帕埃斯的遗骸已只剩下了一堆骷髅，平放在科罗内尔·巴列霍斯公墓的公用墓穴里。它被腐烂程度不同的其他尸体所掩盖，其中新近扔进去的一具尸体还裹着麻布。尸体在从墓穴入口处扔进去之前都是裹在麻布里的。入口处用一块木板盖住，来公墓参观的人，尤其是小孩，经常为了观察墓穴内部而把木板掀掉。麻布接触到腐烂的物体，一点一点地燃烧，经过一定时间后，光秃秃的骨头就暴露在外了。公用墓穴在公墓的最里头，与它相连的是最简陋的土葬地，一块铁皮牌子标着“埋尸骨处”，周围长起了各种杂草。公墓远离城镇，设计成长方形，在它的四周种上了柏树。离得最近的一

无花果树长在一公里以外的一个小庄园里。在这个季节，可以看到果树上长满了浅绿色的嫩芽。

前面提到的1968年9月15日这天下午十七时，洛迭戈的寡妇安东尼娅·何塞法·拉米雷斯乘了双轮马车，由二十一岁的女儿安娜·玛丽娅·洛迭戈陪着从自己的小庄园来到十四公里外的科罗内尔·巴列霍斯商业中心。她女儿将和邻近的一个奶牛场主结婚，这次是来添置嫁妆的。拉瓦对于进城感到很高兴。丈夫前妻的四个子女都住在城里，并且已是称她为祖母的十一个孩子的爸爸妈妈了，但是她最大的满足是能看到居住在新盖起的一幢木房里的儿子潘乔。拉瓦问安娜·玛丽娅想在“帕洛梅罗之家”还是在“阿根廷廉价商店”买床单和毛巾。她女儿回答说；她不想买最便宜的，而是要买最合意的东西，在床单和毛巾上她不想省钱。拉瓦想起了包装女工妮娜，已多少年没有见到她了。妮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火车站送她上车该是三十年前的事吧？她想起了要是妮娜还在巴列霍斯的话，一定请她来参加女儿的婚礼。后来她又想起了潘奇多，想起了带给潘奇多的一袋子新鲜蔬菜和一箱鸡蛋。潘奇多有了一幢新的房子，安娜·玛丽娅正筹备婚事，拉瓦想到这里，不禁高兴万分。这一天晚上她们要去潘奇多家吃晚饭。她已备上了很好的礼物，不会被看作是一个包袱了。双轮马车由于在途中碰到一个深坑而晃动得厉害。拉瓦看着鸡蛋箱，她女儿则责怪她不该带那么多的鸡蛋。拉瓦想安娜·玛丽娅是在妒忌潘奇多的新房子。自从那孩子进入机修工场后，一切都称心如意。老板很赏识他，老板的女儿爱上了他。当然，由于潘奇多有着运动员的体魄和长着一双大大的黑眼睛，在城里的姑娘眼中是个很潇

亮的小伙子。他本可以挑选一位更美丽的姑娘作妻子，不过老板的女儿的确是一个贤惠的家庭主妇。她长得并不美，眼睛还有点毛病，可是她的三个漂亮的孩子中没有一个生来像母亲一样是斜眼的。潘奇多的房子是由他的岳父出资盖在宅基地的里院，宅基地的前部紧挨人行道则是机修工场。房子作为结婚礼物，是以他们夫妻的名字通过法律手续进行了登记公证。

多纳托·何塞·马萨会见公证人之后回到公寓，他感到很疲倦。房间里黑洞洞的，女佣人像往常一样在下午三点钟就离去了，他小儿子要更晚一些时候才能回来。尽管他一再坚持，他大儿子没有答应同妻子、女儿像妮娜生病期间的最后几个月那样待在家里。这第一年是最难忍受的一个年头——马萨先生想——，不久，他第二个儿子将要结婚，把他的妻子带来，住在这套对于两个单身男子来说太大的公寓里。他开了那盏羽纱罩子的旧台灯，坐到了客厅的沙发里。一套用法国缎子蒙起来的沙发没有用咖啡色的平滑的布套子罩起来。为了避免损坏，妮娜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把套子取下来。她的媳妇在守灵的那天晚上取下了套子，没有再套上去。马萨先生手里拿着一只信封，他打开以后，看到里面有两叠信，一叠是用天蓝色带子扎的，另一叠是用玫瑰色带子扎的。他立刻发觉用玫瑰带子扎的那一叠信是妮娜的笔迹……他解开了用天蓝色带子扎的那一叠，并取出了其中的一封信，但是只读了几行字。他想到妮娜无疑不会同意他这种拆看他人信件的行为。他看看沙发的缎子，好像还是新的。守灵的那天晚上溅上的咖啡和酒渍几乎已难以察觉。屋子里一片寂静，他想妮娜给屋里留下了谁也无法填补的

真空。他记起了好多年之前，由于一个痛苦的事件他们分离了两个月，她和两个儿子去了科尔多瓦。他克服了强烈的自尊心，到科尔多瓦去寻找他们，对此他并不感到后悔。他面对楼面上电梯一侧的焚化器，把信装进了信封，扔进了黑色的管子里。

用玫瑰色带子扎起来的信扔进火堆之后，没有散开就燃烧了起来，而另一叠原先用天蓝色带子扎起来的信，在燃烧的时候渐渐蜷曲，在焚化炉里四处散开，一页页纸都伸展开来，在火焰的吞噬下发出短暂的光亮，最后化为黑色的灰烬。“……明天一个星期结束了……” “……不要相信金发女郎，你会去和枕头商量吗？……” “……几滴鳄鱼的眼泪……” “……去电影院吗？谁给你买巧克力糖呢？……” “……不要干任何傻事，否则我会觉察的……” “……吻你，直到你满意为止。 胡安·卡洛斯” “……我脾气越来越坏，这样下去我真的要生病了……” “……每当空出一张床位来时，那是因为有人死去了……” “金发姑娘，我向你发誓，能吻你一下我就心满意足了……” “……请不要向任何人说，也不要向你家里人提起，我没有完成疗程就回去了……” “……今天，我作出了保证，我真的要循规守矩了……” “……洋娃娃，纸已写完了……” “……因为我现在觉得我是那么地爱你……” “……你瞧，金发姑娘，和你扯一会后我就觉得好一点了，见到你时，该又是怎样呢？……” “……我爱你胜过爱任何人……” “……在科斯金，还有一所医院……” “还没有来得及得到更多的消息，我又给你写信了……” “……河里的水有一点温热……” “……你也离得很远……” “……不过每当读到你的信时，我就信心倍增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红唇
作者＝（阿根廷）马努埃尔·普伊格著徐尚志　张志良译责任编辑：刘存沛　郭素芹
页数＝２２４
ＳＳ号＝１０３３９２５８
出版日期＝１９９１年０６月第１版